

孤山再梦 （明清）渭滨笠夫 编次

目录

第一回订兰水芸窗成交契

续孤山梦中卜良缘

第二回美情郎陡遇美娇娃

妒心人暗施妒奸计

第三回真婚配拆散假婚配

好姻缘翻作恶姻缘

第四回避灾星浪迹寄江湖

逢众侠扬名在荆楚

第五回献真才赴考到客台

赐衣锦荣归过故里

第六回游虎丘还魂完夙债

赴杭州挟家事清福

附录：

清抄本《孤山再梦》褚家伟

孤山再梦序

《孤山再梦》一书，脍炙人心久矣。评者以为梦梦醒醒，色色空空，真会作者之微意于言外矣。或疑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何弗写风云之变态，一踵夫先后天之阴阳奇险乎。何弗状云龙之会合，一绘夫古今来之盛衰幻景乎。何弗证龟蛇之升降，一阐夫虚无中之园静真如乎。而独寄情风月，托意丝萝。写离合之悲欣，著因果之机缘，明幽独之情状，似多所未尽之意也。不知变化诉合之蕴，莫著于花鸟。盛衰哀乐之情，莫大于唱随。显见自在之真，莫切于梦寐。然则读此书者，当有以会其意矣。大抵山河鬼神往来，可即一梦通之也。古今荣悴，乍得乍失，可即一梦遣之也。一真在前，时与之偕，醒也梦也，色也空也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
孤山再梦序

读玉茗堂二记，靡不啧啧，转且诧之。大抵以觉为实际，梦则荒唐莫稽，殊不知：梦，觉之迷；觉，梦之醒也。悼兹世人，执迷不醒，非朝伊夕矣。吾朱圉先生者出，欲尽世梦而觉之。种种愿力，或杂见诸花溅鸟惊之歌咏，或汇述于卜医星相之技学，其中含针寓灸，瘴恶彰贞，辑帙行世者，不一面足。及胜渚宫一时名流，咸景仰丰采而争覩其手笔。会有客自姑苏来，谈及钱生事甚悉，先生欣然曰：“是又不可不为好迷梦下一觉棒也。”遂手不停挥，娓娓数百言，不三日而集成。真如尼山慎独，觉兹色臭梦。阁新一枝，觉兹风幡梦

。函谷五千，觉兹恍惚梦。更有如降魔杵、烛妖鉴，醒醉石、涤胃茗，且时发菩提心，或复律广长舌，直欲以迷处寻觉，觉时见梦，思过半矣。或曰：“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，梦未必若是其机也。”然不知张云姊，乃玉环侍女也。自骊山梦后数百年，会安陆尉于兰昌官，偕伉俪而同栖金陵，又何疑于钱生甘露三年返魂之宵娘哉。且鬼可生儿，爰出车中之碗；童思作婿，载投墓下之珠。槐官为守，乌国称宾，梦耶觉耶，更复何辨。余也偃蹇林泉，颇与诸不经作缘，但连夕困于醉乡，又二豎为祟，倏观兹集，不觉奋然。索颖弃之，顿忘身之伏枕。即可谓陈德瑜之愈头风，田水月之退疟魔，不独奉为觉世书已也。是为序。

时丙辰岁麦秋月下天放子题于龙山草庐

孤山再梦序

余少时闻有渭滨笠夫者，自号梦醒主人，著作满座头，大约欲唤世之梦梦，而觉之醒醒。秋水伊人，入吾梦久矣。丙辰春，伏剑游荆楚，适晤于旅次，掀髯一谈，有如旧识。二十年梦想不及者，今靦面遇之。痛饮之余，翻阅邸帖，得《孤山再梦》一册。其中叙钱生事，梦梦醒醒，色色空空，绰有深意，非泛泛剧谈者比。灯下披阅再四，恍惚置身亦在梦中。执卷就寝，梦中颠倒，忽荣忽悴，乍笑乍涕，虎狼怒号，风雨狂作，幻态不可举，似梦中点破，微笑而寤。乃知天地升沉，日月消息，人事反复，种种物类之不齐，悉可作如是观。平生梦梦，今日方醒，觉我良深矣。不几冷水浇背，陡然一惊，唤醒人世间大梦乎。阅者解悟此旨，庶不失作者本意。余睡乡墨甜，复何能赘一词，但序其慕之久、遇之奇、相见之晚，知交之深有如此。

时康熙丙辰岁黄梅月晦日关中千亩主人题于荆南客邸

孤山再梦序

乾坤一梦境也，古今一梦场也。荣枯得失，梦中反复之事也。离合悲欢，梦内变换之景也。世人不悟，梦过一生，一生是梦。攘攘蕉鹿场中，忙忙邯郸道上，不几梦中梦梦乎。余旅荆邸，有客自姑苏来，语及钱生事。梦耶真耶，真耶梦耶。编次成帖，名曰《孤山再梦》。使阅者知梦固梦也，即真亦是梦。如认梦作真，则认空是色。知真为梦，则即色是空。此书大旨，作如是观。如必欲求其人、实其事，则又是痴人说梦矣。呵呵。

时康熙丙辰岁桃花月上巳日惊梦主人题于龙山邸中

第一回

订兰水芸窗成交契

续孤山梦中卜良缘

漫道文章惊世，且夸才调绝伦。只为夙昔锺情根，惹下风流债恨。不想腾

蚊起风，终朝握雨携云。窗前一梦透前因，再续还魂有分。

一去金门献赋，何须拘定科名。吴山楚水任■■，到底荣归昼锦。须要赤绳系足，定然红丝牵成。风流不减《牡丹亭》，因此《孤山再梦》。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诗曰：

人生一世在人伦， 天性自然付我身。

惟有夫妻并友侣， 颠颠倒倒认难真。

这四句诗，单说人生在世，一有我身，便有五伦。然五伦中，君臣以义，父子兄弟以恩，俱出天性生成，不假安排。惟有夫妻与朋友，这两件却不是性，只是一个情字。朋友情之好者，则同声同气，如水如兰。情之偏者，或面是心非，或匿怨友人，甚至负义忘恩，以德为仇。从古来有几个管、鲍，雷、陈？至于夫妻，因是情，尤有情中之情。用情之正，则为淑女君子。用情之笃，则为贞夫烈妇。用情之邪，则为姣童淫女。故情到至极处，虽小小风流一事，可感天地动鬼神。生者可以死，死者亦可以生。有如《牡丹亭》一本传奇，当日杜丽娘何曾认得柳梦梅，只为被花神撮合，在牡丹亭一梦遂相思而死。后柳梦梅拾得小姐遗容，感触生情，幽魂相会，还魂开棺，成为夫妻，百年偕老，你说这奇也不奇。又有《孤山梦》一本传奇，小青何曾会过舒心谈。只因孤山一梦，遂得诗一首说：

新妆竟与画图争，知在昭阳第几名？

瘦影自临春水照，卿须怜我我怜卿。

因这一首诗，朝思暮想，后过南山，有一老人，引至风流院中，得见小青还魂，重为夫妻，后竟仙去，你说这又奇也不奇。然此二本记，犹属传闻，恐才子文人，别有寄托，借此点缀，不足深信。如今见有似此二事的一桩奇事，说来且听。

话说江南姑苏有一人，姓钱，名居先，别号慎言，本贯徽州人也。后移居阊门外之南，娶妻袁氏，夫妻相敬如宾，虽无陶朱之富，可也颇足度日。慎言平日为人，广行善事，多积阴功，济危扶困，买物放生。家中素供观音大士像一尊，夫妻朝夕焚香顶礼，极其诚敬。一夜袁氏梦观音大士，手执梅花一枝，插在袁氏头上，醒遂有孕。十月满足，生下一子。夫妻喜不自胜，因忆梦中之事，取名叫做梅生。年长五岁，又生一子，因重阳日所生，取名叫做菊生。

且说这梅生年及八岁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如樱桃，眉弯新月，眼横秋波，虽无子建之才，却有潘安之貌。《西厢》本上有一词，足以形容：

眉黛远山铺翠，眼横秋水无尘。俊的是庞儿，俏的是心。若能蓦地乍相逢，疑是救苦难的观世音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梅生年及十五，父亲欲教出外攻书。附近有一石佛禅林，内有一人，姓田名在中，别号左人。原系杭州名士，因游姑苏未归，在此哲寓设馆。为人年方弱冠，秉性风雅，心性中正。先有一弟子，姓白、名加色，别号雁鸿，年十七岁，在此攻书。为人负性狡诈，心多阴谋。一日师徒正讲论之余，见钱居先引子梅生，后捧盒酒，至前拜揖毕，分宾主坐下。居先言，“犬子年已十五，虽在家诵过小学，今欲拜田先生为师。指引后学，异日成立，恩比君亲。”遂酌酒下拜。田左人曰：“小生学疏才浅，不堪为人师范，但蒙老居士见托，何敢自推。又何劳过赐酒也。”遂设坐同饮。唤过梅生，一见非常。田左人曰：“此子容姿清秀，异日远到之器也。居士可谓后继有人矣。”遂取名钱之继，字雨林。居先别去。自此雨林在寺攻书，与白加色情笃莫逆。一日加色谓雨林曰：“我二人联床风雨，足为道义之交，但恐日后贪富易心，我欲拈香设誓，结为异姓骨肉，何如？”雨林曰：“兄之所见，大为有理，但恐先生知之不雅。”加色曰：“古之管鲍雷陈曾传至今，有何不雅？我就告知田先生，令他作个主盟何如？”雨林曰：“如此更好。”两生遂告知田先生，于芸窗陈设香案，拜天订盟，结为昆仲。自此朝夕相依，情同鱼水。一日田先生讲论之余，三人在月下共酌兴酣。田先生曰：“诗、对虽非举业正务，然才子于吟风弄月之际，却不可少。吾今试汝二人一对，对不来者罚水一碗，对来者赏酒一杯。”二人曰：“愿领教。”遂出对云：

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

雨林对曰：

南江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

田先生大奇曰：“好对！好对！”即酌酒一杯，钱雨林饮而尽。白雁鸿寻思半日，竟不成对。田先生即令取水罚之。又曰：“我今拈韵，作诗一首，汝二人依韵和之，赏罚如前。”田先生取韵，拈得“乎”字，遂吟曰：

诘是猖狂慕酒徒，桃源曾见避秦无。

半生竟向流离老，七尺空惭命世吾。

松菊未荒聊自适，马牛不惜任人呼。

闲闲十亩吴山外，宁有移文到我乎。

吟毕付与二生观看，钱雨林遂和曰：

萧条四壁笑家徒，试问新刍漉得无。

润屋已多书共伴，衔杯何事锺随吾。

胡然天也殊难问，彼美人兮尚可呼。

屈指浮尘今古事，斯文宁不在兹乎。

吟毕递与田先生现之。曰，“新清风雅，足追李杜，然子入学不几日，我

又未尝教平仄，何如此之敏捷也？”雨林对曰：“弟子自五岁上，家父即口授平仄，已推敲矣。”田先生大喜，又酌酒饮之。白雁鸿思索半日，不能措一字，田先生命取水饮之。白雁鸿曰：“弟子受罚，乞先生代吟，以盖弟子之羞可也。”田先生曰：“你不服钱生，令他代汝和一首，何如？”白雁鸿曰：“正要如此。”雨林亦不辞，又吟之曰：

风流曾不负吾徒，酒社诗坛近有无。

惨矣烽烟愁且暮，萧然囊橐费支吾。

一枝泽国凭谁借，五夜寒乌祇自呼。

短剑应能戮暴乱，误人头白是之乎。

吟毕，田先生大加称赏曰：“古人言‘诗有别才，不在八股中论好歹’，信哉。白生我终日教以平仄，一词莫措，何意钱生锦心绣口，不减长吉当年。”遂大家酣饮而尽散。白生因诗对不成，自觉羞惭，又连饮冷水，遂觉心闷，乃告假归家。馆中止钱雨林一人，焚香静坐。因日间吃了几杯，不能温习经史，取案头一本杂记观看，乃是《孤山梦》小青、舒心谈故事。遂戚戚于心曰：“我今年已及婚，尚未获佳耦，若能得才女如小青者，亦不虚我一世风流才子矣。”再三观玩，不觉失声大叫曰：“小青、小青，你何独与舒生有缘？当今若再转世，我雨林亦不亚舒生，何不一再入梦耶？”只管自言自语，不觉神思困倦，遂伏案而寐。忽见白鹦鹉一双，上下飞舞，雨林向前逐捉，忽然飞出馆外。雨林心爱不舍，随而逐之，忽至一山，青苍可爱，上无别树，一片尽是梅花。至一院中，上坐观音大士，与家中父母所供奉者一般。雨林近前礼拜，忽大士言曰：“汝在馆中思念小青，却不知汝即舒心谈后身也。今小青后身亦转世矣。去汝居不远，虽不是汝结发正配，亦是汝钟情佳人，但若要团圆，亦如前生。今后汝遇一浑身素缟，头带梅花者，即是也。此乃孤山旧梦之所，故遣鹦鹉诱汝至此以告之。吾因汝父母供奉虔诚，故悉为汝告。若问功名，不在科名，却在科名。龙尾蛇头，可求前程。汝须牢记，慎勿泄人。”雨林听言，正欲再问，忽然展鸡一声，猛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，心中大异。不敢告人，以待后验。且看下回分解如何。

第二回

美情郎陡遇美娇娃

妒心人暗施妒奸计

佳人才子两相当，一思难忘，一见难忘。窃玉频频又偷香，说不牵肠，怎不牵肠。妒花风雨来何狂，惊起鸳鸯，惊散鸳鸯。情郎情女各杳茫，说不思量，怎不思量。

右调《一剪梅》

话说钱雨林，一日在书房中与白雁鸿诵读。正值春和天气，只见“双双瓦雀行书案，点点杨花入砚池。萋萋芳草埋阶砌，细细莺声过短墙”。钱雨林语白生曰：“春和景明，正可郊外踏青，寻花问柳。只管埋头案上，不几令春色笑人寂寞乎？我同汝告知田先生，待三月三日，曲水流觞之辰，前往虎丘游玩一番，何如？”白雁鸿曰：“正合我意，日在此间闷坐，真如楚囚，不知人世间更有乐事矣。”两人议定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姑苏有一人，姓万名锺，别号典之。家道富豪，广有钱财。但为人趋势赴炎，结交权贵，性情怪吝，真是一个守钱奴。娶妻李氏，生下一女，年已及笄。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花羞月之貌。《西厢》本上有几句，足以形容：翠裙鸳带金莲小，红袖鸾绡玉笋长。淡白梨花面，轻盈杨柳腰。妖娇，满面儿扑堆着俏，窈窕，一团儿纯是娇，这女子，因正月十五日元宵所生，取名宵娘。赋性聪明，女工之外，吟诗作对，书画琴棋，无不通晓，且无一不妙。求亲者日至其门，他父母只不轻许。此是何故？只因宵娘美貌高才，自誓必须要貌若潘安，才如子建者，方许牵丝。若是俗子白丁，纵堆r篡金积玉，他也看不到眼里。父母因爱惜他，凡求婚者，必与他商量。那有一个如他意的？所以桃夭未咏，徒赋标梅耳。当日生他之时，原在虎丘祈保，如今一十五岁。三月三日，父母要往虎丘还愿。到了三月三日，准备轿马，安排香烛，宵娘与母各乘轿而来。万典之引童仆，乘马随之。一路上柳绿花红，山明水秀，看不尽的好景致。宵娘在轿中，诗兴勃勃，遂口占伤春诗一首：

春光知我早来迎，春草春花遍野生。
春树暮云增感叹，春江涨水阻离情。
春诗牵惹文魔兴，春酒扫除榆鬼横。
只有春思思不尽，无端春闷闷春城。

吟毕，不觉已至虎丘。下轿，参拜观音大士。宵娘因记得小青当日参拜菩萨诗一首，遂述而告菩萨之前曰：

稽首慈云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
愿将一滴杨枝水，洒作人间并蒂莲。

拜毕，父母拈香酬愿。诵经已完，山僧供柏子茶，松花菜，用饭完，宵娘同侍女喜儿自去游玩。父母在僧舍闲谈，且按下不提。

又说钱雨林与白雁鸿至三月三日，遂将欲往虎丘游玩之意，告知田先生，先生大喜，说：“昔李青莲道：‘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。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况今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’寻花看柳，正是吾辈快心事。但昔日圣门狂士游春，也要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。可再邀几个知己，方不寂寞于春光。”钱雨林素有相知二人，皆年方二八

，长于诗歌，一名柳长卿，一名梅含香。即请二人到，相见礼毕，五人共往虎丘。不乘轿马，缓步而行，互相谈论，一路而来。只见桃花乱飞，人踏千片红玉，柳絮横舞，鸟啄万缕黄金。万紫千红，试问春价值多少；绿暗红稀，不知肥瘦竟何如，行至半途，见一坞中，秣桃锦杏，梨花含笑，杨花飞雪。又有一小桥流水，芳草芊芊，尽自可人。田左人曰：“我等且少憩此处，茵草而坐，各拈一花，题诗一首，如不成者，罚依金谷酒数。”众皆从之，请各拈花。遂将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杨花，写成四阕。柳长卿曰：“我辈五人，如何只用四样花？”田左人曰：“小徒白雁鸿诗学尚浅，不通推敲，只付在某花之下，作一绝句足矣。”四人笑笑说：“也罢。”钱雨林首拈杏花。遂吟曰：

桃花开罢杏花开，一望江城锦绣堆。
孔圣坛中沾雨化，董仙林内倚云栽。
枝头红闹惹诗兴，村里香闻问酒杯。
墙外游人虽可爱，何时得衬马蹄回。

吟毕，众人称赏不已，曰：“字字推敲，真诗坛飞将，直驾鲍、庾而上之矣。且末二句，取古诗‘一色杏花红十里，状元归去马如飞’之意，意气亦自不凡。”田左人拈得桃花，遂吟曰：

春光到处将无同，入眼桃花分外红。
小院深深藏国色，低墙树树缀天工。
浓妆妖艳宜含雨，妖态轻盈不胜风。
仙种观中疑尚在，武陵问渡为何空？

吟毕，众人观看，咸曰：“好诗、好诗！构思新雅，视吾辈真大巫之与小巫之矣”。田左人曰：“吾素不爱雕琢艰僻之句，不过信口拈成，但勿喷饭足矣，何劳过誉乎。”梅含香拈得梨花，遂吟曰：

浓李夭桃太早狂，梨花留得殿青阳。
枝枝绽蕊玉含笑，瓣瓣呈芳雪带香。
独洗铅华放素色，不堆脂粉斗新妆。
惟愁雨打闭门日，落尽琼瑶春去忙。

吟毕，众曰：“句句清新，足堪压倒元、白矣。梅兄可谓诗中之仙风道骨者也，惜李、杜不及见今人耳。”柳长卿拈得杨花，遂吟曰：

不与群花一样妆，也无娇艳也无香。
纷纷飘雪灏江岸，点点飞绵过女墙。
坠地片时起又落，迎风半刻伏仍扬。
武昌扑面知多少，那管离人泣路旁。

吟毕，众人赏曰：“不幽深险僻，真诗中有画手也。”田左人曰：“众人

皆成诗，白加色可将杨花题一绝句，庶不负今日之胜游。”白雁鸿亦一时兴发，遂吟绝句曰：

乍触帘栊又过墙，不成娇艳不成妆。

只因轻薄从天赋，颠倒春风直恁狂。

吟毕，众咸曰：“谁道白兄不知诗也？此诗引而不发，写尽杨花之妙矣。”田左人曰：“曾子固亦能诗矣。”众笑曰：“自是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足见先生训迪之功。”众遂起行，至虎丘。见游人两两三三，共赏春景。五人茶罢，在寺前寺后一游，来至千人石上，坐谈观景。忽见一女子，身穿白罗衫，腰系白纱裙，露出一双三寸浅红色鞋，头戴白玉琢成的梅花簪一枝，手执素扇一柄，遮遮掩掩露半面，正从千人石畔过来，后随一侍女，发方齐眉，色亦秀媚，穿青罗衫，系白纱裙，足下穿秋色鞋一双，亦随过来。低声谓曰：“千人石上有人，小姐须遮面而过。”众人在石上看见，齐声曰：“谁家好个女子，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帝也。”众口称美不已。钱雨林一见，触起观言大士梦中之言，身穿缟素，头插梅花便是小青后身，与我有缘。不觉叹曰：“今日正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也。”不禁自言自语，几至出神。众人下石，各自散步。钱雨林急赶女子，随尾其后，见出山门上轿，父母随之而去。追问童仆曰：“此是谁家内眷？”内一人答曰：“是万家小姑娘。”钱生不舍，又随至轿旁，见女子自轿窗中，频频顾盼，似若留情。雨林随至半里之遥，轿内宵娘细细观看曰：“世间有此玉人，觉我形秽。但外貌虽佳，不知才学何如？若得此子同梦是甘，亦不负我一段才名。”自思自想。轿走得紧，钱生不能随，遂立柳树下。盖宵娘前因千人石上人多，故掩面而过，未及见钱生，至钱生随来，方看个明白。

话说钱生正在柳树下沉吟，忽众人齐到，柳长卿曰：“雨林何不老成，独自在此看佳人也？”梅含香曰：“佳人遇佳人，两美相逢，自然恋恋不能忘情。”田左人曰：“勿得狂言，路人闻之不雅。”柳长卿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见路旁有酒馆一所，甚是清雅，惟时日已及午，众人入馆坐定，叫主人陈列酒肴，大家饮酒取乐。田左人曰：“今日之游，四美具矣，二难并矣。且又美酒嘉肴，高歌畅饮，较古之典春衣者，不更快乎？”梅含香曰：“王羲之三月三日一游，流觞曲水，千古夸为盛事。吾辈今日，少长成集，一觞一咏。不减兰亭，何乐如之。”柳长卿曰：“昔曾点暮童冠，浴沂咏归，圣人叹曰：‘吾与点也。’然系言志，未见诸行事。我等今日，比曾点浴沂之狂，更觉过之。”白雁鸿亦曰：“春游固乐，但少一丽人佐春觞耳。”众皆笑语大饮，独钱雨林默默无言，酒亦不吃。众曰：“雨林今日，何故莫兴也？”雨林曰：“不知何故，今日心烦意乱。”柳长卿曰：“我知道了，你的魂灵儿都被那人儿勾

将去也。”田左人曰：“是那个？”柳长卿曰：“适间千人石畔走过来，穿一套缟素衣裳者是也。”田左人曰：“须老成些，勿得取笑。”众见日已沉西，遂咏歌而归。雨林至馆，越思越想，乍相逢又记不真娇模样，反来复去，好难为情。夜半不寐，见月朗星稀，遂题一诗，于窗上曰：

一轮淡月窥芸户，数点疏星透纸窗。

此夜相思无计策，除非魂梦到兰房。

吟毕，就寝。梦中恍恍惚惚，如见女子。次日早起，急至阊门外访问，忽遇昨日所见侍女，手执碧槐花一枝，笑嘻嘻的走来。钱雨林向前问曰：“汝莫非万小姐之侍女乎？”其女不答，点头面去。雨林又追至门首曰：“烦你传言，昨日虎丘路边所遇小生钱雨林专来拜小姐也。”女又不答，一竟进去。雨林站立良久，见此家门第清幽，房屋爽垲，又转东边，乃是一闲地。雨林循墙而走，至后，见一后门紧闭，乃是花园一所，内里桃花盛开。门旁边坐一小家独院，门前站一老妇人。雨林走向前，乃作揖唱礼，老姬回礼，乃问曰：“谁家小少年，到此何干？”雨林曰：“我有一事动问，请问，此是万家住宅否？”老姬曰：“正是，你问他做什么？”雨林曰：“实不相瞒，小生尚未有婚，闻他家有小姐，生得标致，意欲求亲，但未知他家浅深，且又不得冰人撮合，故此动问。”老姬曰：“事既如此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请入敝居一话何如？”雨林欣然进去。但见老姬家，院虽不大，也有桃花数株，亦甚清幽。坐下茶罢，雨林遂问老姬姓名。老姬曰：“妾夫姓木，名易，妾乃韩氏。因先夫去世，子又早亡，只有幼孙与老身，无可度日，专与人家作冰人，人都称我为木易媒婆。你若问万家事，我说你听。这万典之家中豪富，只生一女，容貌绝世，真是我苏州萝苧西子再出。且不徒有容，凡书、画、琴、棋、诗、词、歌、赋无不通晓。常言欲嫁一个有貌，有才的丈夫，决不作俗子白丁之妇。所以求亲者虽多，或是有钱豪富之子，多是貌如蓬篚。或是宦家贵胄之子，多半目不识丁。都不中他父母与他的意思，故今日一十五岁，还未许人。”雨林闻之，喜曰：“我欲央你求婚，不知何如？”木易婆曰：“我看你的容貌，十分清秀，必是中他意的，但不知你内才何如耳？”雨林曰：“我内才亦不必言，但小姐所会的，我也都会。你可先见小姐，你就说居三月三日在虎丘道上相顾盼的，他就知道了。”木易婆笑曰：“原来你两个儿，已是张生、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了。我今且不向他父母说，先与小姐说知。”雨林曰：“如此极妙，但不知小姐是何名字？”木易婆曰：“他是正月十五日元宵所生的，名叫宵娘。丫头名唤喜儿。”雨林遂取出白银一两曰：“些须薄敬，暂为利市，待成就之后，自当重谢月老耳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未见功，先受赏，殊有愧耳。今是初四，明日月忌，待初六日我去，初七日你可到我家探信。”雨林告别而回，专听

好消息也。

却说至初六日，木易婆早起梳洗，穿一套新鲜青布衣服，白布裙，两脚如飞，走至万家门首。正撞见喜儿买翠花二朵回来，遂同入内，见万典之夫妻。问曰：“这几日小姐亲事若何？”万老曰：“我小姐有了亲事，汝岂不知？今日到此何干？”木易婆曰：“我有好珠花一对，乃是一女子托转卖的，问小姐要不要？”万老曰：“你可亲去房中问他。”木易婆走入小姐房中，见小姐尚未梳妆，伏枕而坐。乃曰：“几日不见小姐。今春和天气，何不园中看花，而乃恹恹独坐乎？”小姐曰：“几日不见你老人家，今日甚风吹到此也。我因前日虎丘一游，不知是春寒了么，不知是冒风了，这几日神思困倦要睡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春闷撩人，自然如此。但不知小姐有何烦闷，何不告我？”宵娘曰：“这些个事恼人肠，古人云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我心上有事，难以告人。”木易婆曰：“别人难以告，老身在小姐门首坐，就如自己家里人一般，有何心事，但告我，或老身有可用之处，就便效力。”小姐长叹曰：“你也说得是，我今告汝，谅你是老人家，也不见笑，也不与别人说，只可你我知之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我活了半世人，难道这个也不知，我极是口稳的。”小姐忽然面红，语又不语。木易婆曰：“小姐有话直言，如何半含半吐？我老人家根前，你莫要害羞。”小姐曰：“着实羞人，难以出口。”木易婆曰：“古之佳人，如卓文君一听琴，便私奔相如，红拂女一见李靖，便寻至店中。古之佳人，不惟具慧眼，且有胆气，忍小羞而成大计，至今尤为美谈。这都是小姐在传书内知道的，何如此之怯弱也。”小姐曰：“你这番议论，正大光明。使我心胸洞然。我今只得对你露泄真情。三月三日，在虎丘随父母还愿，路中轿窗看见一人，容姿清奇，气度潇洒，就如潘安再见，卫玠重生，若得此人，成为夫妻，也不负我一个才女。但外貌虽好，却不知腹中可有学问否？怎能勾相会一面，考他一番，以决好歹。然我女儿家，深处闺中，怎能会他？”木易婆曰：“却是这个缘故，正好投机。我今来此，非是卖珠花，亦为此事而来。”小姐惊曰：“你何为此而来，莫非见我吐了真情，故意要我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我老身与千家作媒，极是老成的，何敢作耍。前初四日，有一少年，到我家，央我在小姐家作媒。他说你可先见小姐，说就是前日虎丘道中相遇的郎君。我问他姓字，他说姓钱，名之继，号雨林。所以令我到此。其实好一个美貌少年也，小姐不可错过了他。若要会他，这也不难，我教他男扮女妆，做卖花的引进来何如？”小姐曰：“这也使得，当在何日？”木易婆曰：“事不宜迟，兵贵神速，我明日就领他来。”说罢，去了。

却说初七日早，雨林至木易婆家，相见曰：“好事何如？”木易婆一五一十，一一对雨林说毕，雨林大喜而去。

至次日早，到木易婆家中，欲扮女妆。木易婆曰：“我家莫有细软衣服。”雨林急取银一两，曰：“可往典当铺内，贷两件来。”木易婆即往铺中，将银二钱赁衣裙，藏了八钱。回来于雨林妆扮起来。用乌帕裹头，身穿着青缎衫儿，腰系着白细裙儿，脚下将木易婆两只青花鞋穿上，还嫌大些。耳上用白丝系上耳坠，可是雨林生得十分白净，也远看不出，盖色与线一色耳。取出家中商人所寄翠花两对，放在盒中，令他捧上，然后取出镜子一照，雨林大笑曰：“我今日反做个须眉妇人也。”木易婆曰：“好一个美貌女子，纵有丹青画不成，不施脂粉天然态，那里认得是假的。”两人说说笑笑，走到万家门首。见万典之正出门来，木易婆曰：“小姐要翠花，这小娘子有翠花，我引来与小姐看。”万典之转叫喜儿，引进小姐房中。心疑曰：“那有这等美貌女子卖花耶？”有事遂去。雨林进房，见小姐同母坐。其母见二人进来，礼毕，问曰：“这一位是谁？”木易婆曰：“他是徽州女子，到此卖花。”母曰：“好一个美人，多少年纪？”雨林曰：“晚生一十五岁了。”母笑曰：“女子何称晚生？”

雨林通红了脸。木易婆曰：“此是他徽州乡俗。”母曰：“如此一个好女儿，如何脚与你老人家的一般大？”木易婆曰：“幼年因他父母爱惜、怕疼未缠，故大。”母细看耳上曰：“如何不钻眼儿。”木易婆曰：“说是父母爱惜，脚也怕缠，还肯钻眼儿哩！”母曰：“脚已长成，不可为矣。眼儿还要日后钻一钻，不要怕疼，可惜你一表人才了。”说罢吃茶，后取花看，问要多少价。雨林曰：“任凭吩咐，一花何足轻重乎。”母曰：“与你五钱丝银。”雨林曰：“穀价了。”遂递花收银。母曰：“他远方人，女儿可留吃饭，我往前边看饭来，你三人坐坐。”其母去了。木易婆语小姐曰：“此就是钱郎，小姐可相见。”两人四目交视。雨林曰：“自虎丘一见小姐之后，一日三秋。今幸蒙小姐传召，得见玉容，真是千古奇逢，何以克当。”小姐含羞言曰：“前日一见郎君，宛如玉人，但我之意，须要才貌双全，方许百年偕老。故令诱君至此，以试真才耳，非别有他意。今日只可淡诗论赋，若一言涉于邪淫，即当鸣鼓而攻，幸惟谅之。”雨林曰：“小姐正言侃侃，令人佩服，自当守约候考，何敢再及他事乎。”小姐曰：“我先出一对，你对。”遂出对云：

入则孝，出则弟，守先王之道。

雨林应声对曰：

诵其诗，读其书，畏圣人之言。

小姐听毕曰：“对得切当。但用成语，尚属易对。我再出一对，你对。”遂出对曰：

文宣王，周宣王，司马宣王，一君一臣，一不君不臣。

雨林应声对曰：

邹孟子、吴孟子、寺人孟子，一男一女，一非男非女。

小姐听曰：“此对甚难，你对凑巧，足见才矣。仍须考诗，有我去年在中秋前一日，作的一首，限你和韵。”乃念诗曰：

一窗好月照衾寒，来夕天涯人尽看。

虽忆酒非偕静侣，未能瓜破散乡团。

湘帘半卷钟未远，巫梦常闻捕到残。

最恨佳期偏杳杳，谁怜悄坐寄依欢。

雨林听了，不待思索，即和之曰：

桂影扶疏月影寒，中秋前夕举头看。

清光艳似黄金波，皓魄皎如白玉团。

旅邸把杯频照影，深闺敲韵待更残。

应知明夜冰轮满，几处寓愁几处欢。

和毕，小姐大加称赏曰：“字字不脱前一日，方是作手。只恐是你平日做下的，又或窃取他人的，你再作一首，何如？”雨林不辞，遂吟曰：

长空月净云辉寒，不待中秋人尽看。

玉镜尚和一厘缺，冰轮犹欠半分圆。

光摇花影疑郎至，亮透纱窗惊梦残。

馀兴再留明夜赏，只愁把酒与谁欢。

小姐听毕曰：“愈出愈佳，字字是中秋前一日。若在他人口中，未免是中秋赏月而已，真才子也。我已知才貌双全矣。可归于父母言之，通媒妁之言可也。”正说间，喜儿掌饭到了。雨林戏曰：“小姐须要举案齐眉。”小姐曰：“须要庄重，不可轻薄。”三人同食毕，雨林犹徘徊不去。小姐促之曰：“大事不在今日，可急归去。若我母再来，看出破绽，反为不便了。”雨林不得已，别小姐而出曰：“愿小姐留意。”方欲再言，其母又至曰：“吃过饭了，再坐一时也好。”雨林曰：“正欲谢一饭之恩，何敢再赐坐耶。”其母曰：“此女大样，好象个男子。”遂出去。

却说雨林到木易婆家，卸去女妆，笑曰：“我今日复见我本来面目矣。”遂与木易婆言曰：“初十是开日，你可往他父母前作伐，我自谢你。”说罢去了。木易婆将前所赁衣服，还于当铺中。至初十日，又至万家，在小姐父母前，言钱雨林求亲之意。万典之曰：“此生我也见过，可以做得门婿。但不知小姐之意何如？”遂同妻到小姐房内，曰：“今日钱家求亲，此子甚是清秀，但不知我儿之意何如？”小姐曰：“婚姻之事，一任父母主之可也。”出来与木易婆说：“我再商量。”木易婆去回钱生曰：“好事已有八九分了。”不

意钱雨林父母，因子大未婚，又央李媒婆在程家求亲多时了。却说这程家，原与钱家有瓜葛之亲，一见求亲曰：“古人下玉镜台，传为佳话，何不可之有。”递即允诺了。雨林不知，又与父母言往万家求亲之意，父母言程家已许了。

雨林闻之，忧郁成疾，连日茶饭不进，奄奄待毙，父母惊惶，遂商议曰：“好男儿占得九妻，使媒往万家求亲，有何不可？”雨林曰：“须木易婆作媒，方好。”父母遂央木易婆往万家求亲。万典之见女儿喜此门亲事，夫妻慨然允了。

木易婆回报，雨林大喜。走至书馆中，正值白雁鸿在馆，问雨林曰：“数日何不到馆？”雨林曰：“我有天大好事，何暇来此。”白雁鸿曰：“有何好事？”雨林起初不说，白雁问之再三，曰：“你我订盟，此事不说，何足为兄弟乎？”

雨林遂将会万宵娘的事，一一说明。说：“你看这是大事不是？”却不知白生一见宵娘之后，也有求婚之意，今乃被他占去，心甚不悦。假意答曰：“好固是好，但无故入人家，未免越理了。”雨林自悔失言，只得默默不语。

却说白生千思万想曰：“我欲求亲，白白被他占去。他又有了程氏，万小姐岂肯于他做次妻。我有计了，拆散他后，不患不是我的。”遂写一书，备前备后，假作雨林笔迹，言初七日相会之事，又言父母已订程氏。令石佛寺一小沙弥，名唤月荷者，将书传去。你说是钱相公寄来的，月荷原与白生有龙阳之交情，遂不辞，竟自送去。万典之一见书，大怒曰：“我前日原疑非卖花的。”其妻曰：“我见他脚大异样，耳又不钻眼儿，且口称晚生，谁知竟是假的。这个丑陋，一概不言，只是他已订程氏之女，我儿岂可于他作妾乎？你明日叫木易婆退婚就是了。”其夫依言，次日叫木易婆到家，大骂：“老贱人，做得好事，我今不成钱家亲事，你若再有一言，我把你送到官，打断你的筋！”木易婆知事有泄露，不敢发一言，竟报雨林，言如此如此，已退婚了。又不知后来何如。

第三回

真婚配拆散假婚配

好姻缘翻作恶姻缘

喜团圆，恨团圆，错配鸾凤颠倒颠，只是怨苍天。

好姻缘，恶姻缘，红颜薄命最堪怜，一梦赴黄泉。

却说雨林闻得万家悔亲，气得目瞪口呆，半晌不言。

徐曰：“此是那一个谗言害我也。”因此终日怨恨，忧愤成疾，百方调治，全然不应。父母无计可施，至馆中告知田先生。先生曰：“我有一计，可救

他病。你可央木易婆，向他说万家又成亲了，即日过门。你可将程氏女娶来，就说是万家女儿，勿令他知。待至夜成亲之后，他虽知道，贪着夫妻恩爱，也就将万家宵娘忘了，病即可愈。除了此计，恐多少医生，难治此相思病也。”钱居先听了，遂至木易婆家，与银三钱，说知此事，木易婆亦允了。至次日早到钱家，看雨林在床，木易婆曰：“相公恭喜，我今朝又往万家，于你说亲，他依旧允了。即日就要过门，相公你道喜也不喜？”雨林曰：“你因我病，故来谎我。”木易婆曰：“你父母央我去的，如何谎你？你不信时，三两日就要过门，难道也是谎的？相公可自宽心养病，待三两日好做新郎也。”雨林似信不信，只得答应。心是日父母亦来言：“万家又成亲了，已看定四月初八，浴佛吉日合卺。我儿可扎挣精神，那日好迎新人。”雨林见父母说，方半信半疑，病渐渐好了。至四月初七日，父母又言：“我儿新愈，恐怕过劳。明日也不必你亲迎，只在家伺候可也。”雨林也允了。至次日孔雀屏开，大会亲邻吃酒，鼓乐喧天。至将晚之时，见一顶轿子，大吹大打，娶新人来也。拜了天地祖先，送入洞房，直至亲朋散去。雨林至房中，吃合卺交杯，挑去盖头，用目一视，全不像万宵娘的模样。眉觉浓些，色觉红些，眼觉大些，只是足下一双金莲一般亦觉丰艳动人。心甚疑之，不好动问。吃交盏毕，越看越不像了。乃不觉微吟曰：

花正新时烛正新，如何今夜似非真。

自疑新女非才女，却是何人唤美人。

吟毕，女子正色而言曰：“我虽丑陋，乃是郎君父母，六礼聘来，今夜如何不喜，反自沉吟，是何道理？”雨林曰：“我因数日有采薪之忧，将你家姓字忘了，故自沉吟以思，非有他故也。”女曰：“我自姓程氏，难道你家做亲日久。还记得？”雨林知是父母因他病久，故将程作万，以解我忧。乃转笑曰：“是了、是了，我何懵懂至此乎！”遂与就寝，成夫妇之事。次日亦不言语，只是病复加重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日甚一日。父母心惶，乃往街与他盘命。见一人挂招牌，上写王非仙谈命处。三钱银一命。乃入馆中。茶罢，王非仙曰：“居士欲算何命？”居先曰：“乃小儿的命，属猴相，今年一十五岁，十一月十七日未时生。”

非仙盘了一回，写了八字，再三推看，乃是：

丙申、二十二、癸未。

庚子、三十二、甲辰。

辛酉、四十二、乙己。

乙未、五十二、丙午。

六十二、丁未。

良久，非仙曰：“此命取食神格，身下坐禄，年上透出正官。时上偏财有印，是有功名之命。但金寒水冷，骨肉无情。却喜丙与辛合，为人性格温厚，心术端正，交人有情。时上有财不聚，妻宫犯羊刃，为人克妻，且有意外之妻。子宫冠带，三子必奇。初年运行平平，至甲辰、乙巳，丙午运中大发，当有异路功名。今年己卯日，犯岁君，且卯酉一冲，子平云：‘日犯岁君，灾殃必重。’再逢战之乡，必主刑于本命过此则利，须往西北恩星之地避之，方保无虞，此是真言。”

钱居先听罢，取银还了命钱，王非仙送出而归。居先至家中，对妻袁氏说道：“王非仙将儿子的命，俱都算着，言今年犯岁君，须出外方好。”夫妻遂对雨林说知，欲他出外。雨林曰：“术士之言，未足深信。‘父母在，不远游’。岂有父母在堂，朝越水而暮楚山，是何道理？”父母亦不深强他，与他调养病症。自娶妻之后，病亦渐渐的好了些，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万宵娘自考钱生之后，心里思想钱生才貌双全，真可相配，但不知天从人愿否耶？终日放心不下。自父母允亲之后，心中大悦。忽闻被石佛寺和尚不知送的何书，遂大骂木易婆悔亲，心中闷闷，几番踟蹰，乃问母曰：“前日那秃光光送的何书？我父看了，就退了婚。难道是钱家退婚的书？可于儿说知才好。”母曰：“你父因爱惜你，不肯言出，你倒反问。可是你与木易婆三月初七日做的故事，不知何故写在上面，那老王八也不对我念念，就把婚退了。”宵娘知事有露，瞒之愈彰。乃正色而言曰：“此事原来是实，我因钱郎有貌，未知他才，故令木易婆引来，当面一考，以完终身大事。所考诗对见存，不惟有貌，而且有才，何尝一官涉于非礼？待一饭之后，即便出去，这是母亲知道的。”母曰：“你父也不怪你这一件，只是他又娶程氏为妻，岂有你于他作妾之理，故此退了。”宵娘一听此言，忽然变色，半晌不言。徐曰：“果有此事，果是实言？”母曰：“四月初八日娶去，大吹大打，街上人都晓的。还有在他家吃过喜酒的，岂是假的？”宵娘闻之，不觉泪下数行。顿小足曰：“钱郎、钱郎，何薄幸一至此也！当日虎丘一遇，何等留情，今日又娶别人。俗言，痴心女子负心汉，信不虚矣。但不知是何缘故，娶得如此太忙，令人心疑。母可瞒我父亲，暗叫木易婆来，我吩咐令他访问。”母爱女儿，真个瞒丈夫，令喜儿叫木易婆进来，到小姐房中说话。木易婆闻叫，遂随到房中，一见小姐曰：“小姐、小姐，你连累我了。三月初七日之事，是你教我引他进来。你要做个学道考他，与我何干？昨日被你父亲，将我千老贱人、万老贱人，骂我臭死，还要把我送官。你道如今的官，明镜高悬，至公无私，如当日包老爷的有几个？若一纸送到里边，将我的老命断送了也罢，只恐扯出钱生，拖着箕来斗便动。还牵连出小姐来，出衙入府，饱了那个色中饿鬼的眼睛。我老身所以

千忍万忍，一字儿也不敢回答，他方才了休。若我当日讲起来，如今也不知七颠八倒，弄成个怎么的模样了。还看你在绣房中，安安稳稳的坐着里么？”小姐曰：“你老人家的一片好心，我也知道了。我父亲也不怪此一件事，只为钱郎于四月初八日，又娶了一位妻，所以退亲。我看钱生虎丘一遇，甚是顾盼，又男扮女妆，以进我家，在我身上也可谓极是留情的了。不知何故，又变起卦来，娶程氏的女儿，令我心疑。欲写几字，令你送去，看他如何回复？”木易婆曰：“是了、是了，那一日浴佛节，我往华藏庵烧香去，路上见一家迎亲的，却不见新郎，只是轿子，大吹大打，好不热闹，谁知就是他家。钱郎真是薄幸，这个天杀的，小杂种，囚根子，如此杂情。如随风的柳絮，逐波的桃花。看来前边一番殷勤，都是假意虚情，既得陇，复望蜀。俗语云：见吃着碗里，又看着锅里。真可恶，真可恶！”宵娘曰：“你也不要太骂他，或者别有缘故，出乎不得已，未可知也。你一访，自然明白，天下抱不白之冤者极多。我且写书，你拿将去。”宵娘走笔如飞、写毕，付于木易婆去了。又叫回曰：“问得清白，我有礼谢。”木易婆袖书，也不到家去，竟往钱家门前。正遇钱雨林扶杖散心，遂问曰：“钱官人恭喜！老身不知，才来与你道喜，你新娘子却不知比你虎丘遇的那个学道何如？”雨林曰：“我有无限心事，因病不能到你家一告，今幸你来此。家中不便说话，可就此旁弥陀庵中坐坐。”木易婆同行，不几步入庵，坐定。幸此日众僧于人家道场请去，止有一小沙弥看家，殿上无人，两人就地砖上坐下。木易婆曰：“钱官人有何病？既在病中，又何娶妻太忙？难道老婆是个女医，交盞做得药饵。”雨林曰：“只为此病，所以生出许多葛藤。也不知那一个畜生，将你我做的事都传万典之。万典之退了婚，就生起此病，实是为小姐而成的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既为小姐，如何又娶？”雨林曰：“只因病重，吃药不应，父母用计，叫你来，说万家允亲，就要过门。我也当真，你何忘了？”木易婆曰：“我岂不知，只是不好对小姐说，恐后他怪我不是。他今叫我去，与你一个柬帖儿，我又不是《西厢》上的红娘，令我与你传书递柬。”雨林忙问曰：“书在那里？”木易婆曰：“在我袖里。”雨林曰：“快拿来我看。”木易婆曰：“你要快，我却要慢。小姐的书，你要礼拜开读。我捧书的也先要礼物相赠，方许你看。”雨林曰：“手中无物。”木易婆曰：“你无物我也无书。”雨林曰：“有了，我现带银烟袋一支。权当礼物。”木易婆曰：“这一根正好使用，只是还嫌细些儿。”接了烟袋，方袖内取出书递于雨林。雨林看了又看，点点头儿，跌跌脚儿，忽失声叫曰：“小姐、小姐！你怎知我万种情怀，一腔心事也。”木易婆方欲问书上写得什么话，忽见雨林色变，倒地卧下，不省人事。木易婆急抱扶，呼唤半日，方才醒来。将木易婆吓得一身冷汗。曰：“钱官人莫非为此烟袋，故卒然气死

，仍与你，我去也。”往外就跑。雨林曰：“那为此。我是病久的人，一见此书，不由我心上疼痛，所以跌倒。你既来，可不明不白的就去乎？”遂忙唤小僧，借来笔砚，将佛前吊纸，扯了一片，写了几行。不过说他父母瞒他，只说是娶的小姐，却不知又是替身的话。木易婆袖了书，急忙就走，只恐雨林又跌倒，倘叫不醒，如何是好。水易婆去尚未远，雨林出门叫曰：“你当回信来，我自谢你。”水易婆曰：“不来了，你只一谢，也谢彀了。”雨林方歌再叫，忽父亲走来，曰：“我儿病未大愈，不可过劳。”遂扶归家。

却说木易婆回到万家，见了小姐曰：“为你只一书，如催命的符，迫魂的票。他一见书就跌倒在地，死了半晌，几乎将我唬杀。幸叫醒了，与你草草回字。你看，我去。今后再不管此闲事了。”说罢袖中取书，付与小姐，往外就走。小姐曰：“你可吃了饭去。”木易婆曰：“只一惊就吃彀了！再不吃了！再不吃了！”竟自出去。小姐看毕，方知是父母瞒他，雨林不知，也出于不得已。又闻见字跌死，不胜心疼。遂自思曰：“原来钱郎不是薄情的。如此钟情于我，就与他做次妻执小星之义亦所甘心。但我父母必是不肯，此段姻缘竟付之南柯一梦了。”越思越愁，越愁越恨，遂成郁症。数日不起，茶饭不进，其母昼夜守涕，父抽签问卦，却无吉兆。卧床四十馀日，梦寐中时见钱郎，醒来愈加沉重。忽一夜梦观音大士曰：“汝与钱生有缘，但不在今日，除非如小青之与舒生，方可会合。今我因你父母吃斋虔诚，送你魂暂入风流院中。将杨枝水你饮一点，你身不坏，好待将来与钱生相会。”宵娘正欲再问，忽被母啼哭惊醒。谓母曰：“儿适间一梦，见观世音言我与钱郎有缘，但不在今日，须如小青之会舒生。这话也可信可疑。又与我杨枝水一点吃上，说我身不坏，又言将我魂暂送入风流院中去了。是我真魂已去，病必不能好了。待死之后，可依我言，不可入土，将棺寄放虎丘观音殿旁。日后或菩萨之言有应，却不再见父母了么？切记，切记！”说毕，泪下如雨。母亦痛哭，仍将此言，对万典之说。典之亦哭来看，宵娘曰：“儿今病重，必不能起，身后之言，已于我母说了，父可允从。”父亦痛哭曰：“你言岂有不从，但我老两口，如何舍得下？”宵娘曰：“观音之言，定然不虚，还有相会之日，也未可知。”从兹遂不饮食，过了三四日，竟呜呼了。可怜如花似玉女，化作彩云散作霞。死后颜色不变，父母痛哭，自不必说，用棺殓了。

却说万典之见女儿死了，思恨不过。待七日烧纸，请石佛寺众僧，来诵经礼佛。道场完毕，对月荷和尚曰：“我女之死，全是钱雨林所致。我今将棺寄在虎丘寺上，告他个调戏良京闺女，以致杀性命事，要你同木易婆作证。”月荷亦不敢回言，木易婆闻此消息，携孙不知何处去了。月荷到寺，再三踟蹰，乃竟私自走来，告知钱郎。不知后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避灾星浪迹寄江湖

逢众侠扬名在荆楚

灾星照、意彷徨，书箱琴剑走他乡。

鹊桥翻成雀角怨，暮树江云天一方。

逢众侠、意气扬，天涯知己共流觞。

白雪阳春同唱和，问柳寻花兴致狂。

右调《捣练子》

却说雨林自见宵娘书后，又见程氏甚是贤淑，亦颇相得，病渐渐好了。一日正要往石佛寺中，探谒田先生，方出门来，忽见小和尚月荷，气喘喘的走来，急语钱生曰：“你的祸到了，还往那里走？”雨林惊问曰：“我是个读书人，有何祸事？”月荷曰：“你还不知道么，几日前万家小姐死了。”雨林大惊，半晌失语。徐曰：“果然是么？你故吓我！”月荷曰：“首七纸已烧过了，这还是假的？”雨林忽倒在地，痛哭不止。月荷曰：“还有大事与你说，你且止了哀罢。我前日万家请去，追荐小姐，道场已毕，万典之言说：‘我家女儿，被钱雨林勾引，良家闺女，以致杀命。他前男扮女妆，暗入人家，我全不知，后被你送书来，方才晓得。我今定要告他偿命，你与木易婆就是干证。’说得其实利害。我想此事，一入衙门，如今的官，那有如当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，替你遮盖的。况你是个怯弱书生，把你到堂上，如那做歪诗的人，推推敲敲，一声拖倒，将你那嫩屁股上敲敲打打，你怎过得！又你父手中无钱，虽然姓钱，其实没钱。俗言说：天下衙门往南开，有理无钱休进来。你既无钱，他上下通通，皂隶将刑弄的重了，书吏将稿做的狠了，可不将你弄坏了么。又恐牵连我的屁股，也要弄的疼痛哩！如今闻木易婆已避了，你也可远逃，被告不见，干证自然免提了。我将来告你，你不可缓。”雨林听言，冷汗从沟子流出。曰：“此事谁于他说来？”月荷曰：“你还不知，这是白相公前将一书，说是你的，使我进去。”雨林曰：“白雁鸿与我订盟，如何害我？”月荷曰：“他也有求婚之意，故下此毒手。”雨林曰：“好个拈香兄弟，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也。”月荷曰：“你且不必者也之乎，先寻生路，我今去也。”雨林别了到家，急于父母言知此事。父母曰：“前王非仙原说今年不利，宜出外避之。如今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今日七月初一，明日成日，宜出行，可就前去。但无斧资，奈何，奈何！我今往亲戚朋友，借贷些去。”雨林曰：“世态炎凉，人情冷热，相谈尽道轻财利，谁把千金肯赠人。不必往求守钱奴。我有两个交友，柳长卿、梅含香，颇有义气，父亲可去请来。”其父去了。雨林到房中，于妻程氏言及此事，程氏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惟有逃

避，可以免祸。”雨林曰：“父母亦是此说，但无路费若何？”程氏曰：“此事因我所致，今可将我首饰衣服典当，以充路费可也。”雨林犹未回言，妻已令侍女叫卖婆来，拿去典当。须臾得银十两，方欲与生，忽父母亲请柳、梅二生到庭。雨林出见，言：“我今遭此奇祸，欲走他乡，奈无斧资，乞二兄义气，助我数金，异日当效衔结。”柳生曰：“兄罹此奇冤，我等不能代伸，一旦远别，从此鸡鸣风雨之思，秋水伊人之怀，曷能自己。”梅生曰：“兄有急难，弟辈惟有况也咏叹而已。但今事急，我等且告回，与兄措置路费。也再不必来家，明日就在江边等候送兄了。”柳生曰：“言之极是。”茶罢去了。雨林转见父母，恋恋涕哭曰：“父母在堂，吾弟又小，何忍舍膝下而远游。”父母曰：“男子生而志在四方，何必恋恋作儿女之态。况我年尚不大老，还可自办衣食，你放心去。王非仙言你有功名在异路，又你前梦观音大士言龙头蛇尾，当有前程。或者此行，得一官半职，可也未料。只要你路上小心，不比在家，勿亲匪人，凡事谨慎可也。”说罢泪下。雨林咽哽入房，妻取银，缝在雨林里衣内。曰：“妾首饰衣服止凑十金，与君前去。但此去，云情雨意，虽不念两月之夫妻，霜鬓雪发，当常记六旬之父母。早去早归，一路风餐露宿，戴月披星，须要事事谨慎。不可亲近匪人，更不可窥探人家女子，若在外惹出事来，更不比在家了。”言毕，泣下数行。雨林亦下泪曰：“贤妻之言，当铭肺腑。但我父母在堂，要你早晚孝顺，那《琵琶记》上有云：‘宁可将我来埋怨，莫把爹娘冷眼看。’”遂深深作下揖去。程氏忙回礼曰：“奉侍翁姑，乃妇道之常，何劳再三吩咐。”说话之间，不觉已鸡鸣了。父母急唤雨林曰：“可早出到江边去，若待天明，恐万家知道不便。”雨林别妻掩泪而出，见父母悲切不已。父母亦含泪勉强曰：“不必泣哭，放心前去，古人曰：‘丈夫非无泪，不洒别离间。’我儿快走，鸡已叫五次了。”雨林拜辞母亲，母亲进出大门，徘徊哭泣，倚门而望。

雨林同父走到江边，天已明了。见柳、梅二生走来谓雨林曰：“我二人到家收拾，每人只办得银十两，以为吾兄途中之用。且吾兄如此美才，必遇豪侠，古人云：‘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何人不识君。’”雨林曰：“蒙君盛情，何以克当。七襄之报，当在何日乎？弟有老父母在堂，望二兄看顾一二。”遂拜下揖，二人急扶住曰：“古人托妻寄子，况兄之父母，即弟等父母一般，自然点检，不劳吩咐。”雨林曰：“我这一去，不知流落天涯，成个甚人！与二兄得再会否耶？”柳长卿曰：“昔司马万里归来，便成个文士。范蠡五湖出游，便成个富翁。兄今日一游，安知异日不高车驷马衣锦荣归乎！放心前去可矣。”三人洒泪将别，雨林又曰：“我走的忙，未辞田先生。祈二兄转致弟意。”遂登舟。其父悲痛。二人挽之而去。

却说钱雨林是日登舟，相伴祇是琴剑书箱，孤身只影，并无一人作伴。一日一夜，到了金陵泊舟。舟中独坐，如《西厢》所云：“离恨重叠，破题儿第一夜。”灯下独坐，船家各去后舱睡了。对月徘徊，好生难过。乃赋客身孤影诗一首曰：

恹惶独自谁为邻，举目惟伊与我亲。
月下衔杯影对照，灯前搦管意同匀。
幻中看幻俱知幻，身外寻身不是身。
孤影随形成两个，可怜影伴可怜人。

吟毕，就寝。忽见观音大士在前，雨林再拜。大士言曰：“宵娘真魂，我已交付风流院中，后会有缘。但汝此去有难，或至急时，即念救苦观世音，我便默佑。但不可如太史公随牛马走耳。”雨林方欲再问，忽船家叫曰：“好顺风，可放夜船了。”猛然惊醒，自记于心。遂放舟至扬州。雨林谓船家曰：“扬州古称佳丽地，可暂停舟，待我上岸，一看琼花何如？”舟人乃挽舟，雨林上岸，竟在琼花观中。见琼花已枯，无甚可观。忽一人文不文、武不武，村不村、俗不俗，见雨林秀丽，乃向前作揖曰：“小生姓牛名何之，乃一富商也，相公何处人氏，因甚到此？”雨林曰：“小生乃姑苏钱雨林，欲遨游江湖，故到扬州，一看琼花。不意人道洛阳花似锦，偏我来时不遇春。”牛何之曰：“原来是苏州相公。”急邀到馆中，酌上海曰：“小生亦欲遨游江湖，乞相公同船，方不寂寞。”雨林一时不记菩萨之言，遂允了。同到船中，又同吃酒，兴酣之后，牛何之出言嘲耍，捏手掐脚。雨林正色言曰：“我乃天地间一丈夫，岂是龙阳小子，牛兄何不尊重？若再如此，当以无情剑砍之。”牛何之知事不谐，待雨林醉卧，乃窃雨林行囊而去。至次日醒时已乌有了。雨林急问船家，船家曰：“料就是相公昨夜吃酒的那牛儿拐去，何又问我？”雨林遂不做声，只长叹了一声：“罢了！只是路上无费，如何是好？”

次日开船，吃船家的饭。走了三四日，已到江州。都是船家管饭，是日要过钞关换船，泊舟城畔。船家曰：“相公如今要换船，可将船钱见赐几文，且连日饭钱，也要算个明白。”雨林曰：“我路费被牛儿拐去，将何还你？”船家曰：“官家不使闲人，况那有白白的吃饭？今日无钱，必定和你算账。”雨林不得已，遂画几幅画，题几首诗，进城去卖。只见买画看的还有。但曰：“如何不妆上好颜色？”雨林叹曰：“早知不中时人眼，多买胭脂画牡丹。”自后也算还卖了几幅，得银一两二钱，清还船家。至于所题之诗，人人笑曰：“这一个穷途酸汉，他也题诗！岂不知官大好吟诗。我这里张翰林、楚进士的诗也用不了，谁来要你这几首穷诗做甚么事？”雨林听言，乃长叹作诗一首曰：

漫道名高好吟诗，单寒何事费神思。

推敲须出有钱口，平仄空调无运时。

偶写弄獐不是误，故吟糕字反成奇。

文章亦自随凉热，老杜千秋真我师。

雨林吟毕，正自叹息不已，忽见一人，不履不衫，非儒非仙，走到面前。问雨林曰：“小兄何故长叹？请到敝寓共话。”雨林见此人气概不凡，遂收拾字画跟来。不几步到了寓所。坐定，乃问曰：“老先生贵处贵姓？”那人曰：“学生姓王，也不必说名，别号非仙。天文地理，星相奇门，略晓一二，歪诗也做几首。最爱结交江湖豪侠，只是素性直率，不好巧佞奉承，所以人多冷眼，并无知己。适见小兄丰采不俗，秋水为神玉为骨，异日必有奇遇。何故在此长叹？”雨林曰：“小生姓钱名之继别号雨林，姑苏人也。因有雀角鼠牙之诬，故逃避至此耳。老先生既精虚中之术，将小生贱造看一看。”乃念八字。非仙曰：“贵造我在闾门时已看过了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雨林曰：“原来先次看命的，就是老先生，如今都应了。请问先生何故又到此？”非仙曰：“我朝游北海，暮过苍梧，有何定踪？前自贵处，游到洪都，访一故人不遇，今又在此卖卜耳。请问小兄今欲往何处去？又如何在此卖诗画？”雨林曰：“欲往西北方，亦未有定向，因路费被人拐去，不得已卖字画，以作斧资耳。”非仙曰：“如今肉眼多、慧眼少，识诗画者，能有几人？我昨观天象，见德星聚荆楚分野，必有许多这豪侠在那方。我今亦欲往荆州，与兄同船，路费自有。”说罢，遂收拾书箱四宝，同雨林到船■■■酌谈诗。雨林问曰：“题诗以何为佳？”非仙曰：“三百篇之后，莫盛于唐，虽有初盛中晚之别，然大要以清真切当为上。如李青莲之豪迈，少陵之真切，自足千古。当时以诗取士，二人竟不入选，可千古而不可一时。迄今言诗，只推李、杜，那些应制的，反出其下。又贾浪仙以僧而能诗，高适五十学诗，皆名重千古，何尝在科目乎？但诗亦有遇不遇耳。如古人有得意于猫儿狗子者，有失意于南华第二篇者，如孟浩然以‘不才明主弃’的一句，致拂上意，终身不用。苏子瞻以‘地下惟有蛰龙知’的一句，几遭奇祸。若非遇明主，亦与‘上方珍馐来珠域’之句，同付法场了。吾兄适间‘文章亦自随凉热’之句，足尽此意了。”

雨林曰：“承领大教，顿开茅塞矣。但诗之好歹，以何为上？”非仙曰：“只要说题真，寄兴远，不失温厚和平之旨，斯佳矣。你看唐人的诗，何尝有一句打人牙齿。李长吉之诗，称为鬼才，只是太艰深耳。近日诗人，以纤巧为新，以幽僻为奇，百端扭捏，反失大雅风味矣。”雨林曰：“当哉斯言，可与言诗矣。”二人饮至夜分，乃寝。次日放舟至黄州地面，赤壁下泊舟。至夜见月白风清，二人又弹琴吹箫，共酌船头。凭吊当年，举酒酬诗曰：“明月在水，孤鹤在天，东驶未往，常在此间。”酬毕共饮。雨林问曰：“赤壁两赋孰

佳？”非仙曰：“赤壁鏖兵，公瑾雄才奇谋，诚足为一世之雄。而东坡不言，只言曹公兵容之盛，正是借曹公说法，惊醒世人。言如此权势，如此气焰，而今安在哉？令千古奸雄，如冷水浇背，陡然一惊，此是文章妙处。至‘自其变者观之’、‘不变者观之’二段，意自高妙，然词调未免落宋人理障矣。所以不如《后赤壁赋》空灵。至羽士化鹤一段，尤入非非想天矣。”二人谈饮。酒酣，乃取文房四宝，欲作诗吊古。雨林曰：“不必分题，我二人可共联一诗，何如？”非仙曰：“兄请先唱。”雨林曰：“还让老先生。”非仙曰：“兄雄姿英发，自当先步，老夫随后尘可矣。”雨林曰：“僭了，乃是簸之扬之，糠秕在前耳。”非仙曰：“不敢，正是淘之汰之，瓦石在后耳。”二人大笑，雨林乃首吟曰：

长江万里放孤舟，（雨林） 赤壁尤存古迹留。（非仙）
作赋雄才偏忆轼，（雨林） 崖兵奇策独怀周。（非仙）
文章功业成何济，（雨林） 明月清风尚未休。（非仙）
击楫中流凭吊古，（雨林） 烟波一望一添愁。（非仙）

吟毕，二人谈笑共酌，不觉东方之既白。次日顺风放舟，不几日至汉口泊下。二人又酌酒曰：“此去荆州不远，吾二人可将一路风景，联成一赋，以志岁月何如？”乃共作赋，一人一联。非仙首曰：

一孤湖水，万里长江。住集文昌，夜半钟声惊细梦；停舟焦石，清晨玉韵起苍心。鞋山涨中流砥柱，湖口塞一郡咽喉。金陵郁千秋之佳气，江州收九水之狂澜。吴郡自此隔界，楚邦由是分流。兰溪为驿递之公所，黄州属苏子之旧游。三江夏口，流不尽英雄血泪；团风市镇，见几多山水奇观，漠漠汀洲，半座渔船拖白鹭；悠悠绿水，有个嘉鱼跳碧波。日击石头，尚有祭风台迹；耳聆江面，如闻赤壁歌声。白萝山边，有个道人敲玉板；神灵矶上，见一渔人弄钓竿。荆襄据上流，诚哉用武之地；武昌多佳丽，允矣文献之邦。

赋毕，共酌。舟人乘风放舟，不几日到了荆州。二人同寓福昌寺中，王非仙仍卖卜，以供二人之费。时已近中秋，二人寺中陈设瓜果，饮酒赏月，又同联诗曰：

今年看月在荆州，（非仙） 几处笙歌几处忧。（雨林）
天上晴光分外满，（非仙） 人间离恨愈添愁。（雨林）
客窗对影惊乡梦，（非仙） 旅邸停杯念旧游。（雨林）
况复庾楼无兴致，（非仙） 最怜此地过中秋。（雨林）

吟毕，共酌。自此在荆州。日月如梭，三秋过了，又到严冬时候。二人在寓，并无一人青目，冷落殊甚。雨林乃作一对云：

富贵多知己，贫贱少故人。

非仙曰：“我亦有一对，写出你看。”

无钱虽是知己少，有酒却喜故人多。

题毕，雨林嗟叹不已。非仙曰：“我前与你算命，我今又与你相一面。你神气爽朗，骨格清奇，眉如远山，眼如秋波，自是聪明之子。最喜准端正，有若悬胆，为人心怀中正，中年必大发。两耳明珠出海，功名可望。但口似妇人，笑眼带花，多有桑间濮上之约，幸得是个男子，可也罢了。如今滞气未退，至明年黄气发于天苍，便有许多好处，只恐应接不暇也。你再伸左手来，我看一看。”雨林伸之，非仙捻一捻，曰：“好手，好手！锦囊之中，富贵可期。但手背青筋多露，恐一世劳碌，不得安闲耳。”

二人自此在荆州，捱过三冬，已至岁暮除夕之夜，乃沽酒同饮，曰：“今夜不可无诗。”非仙乃吟曰：

兔去龙来岁又更，寒灰拨尽待天明。

老同旧历当前弃，愁逐春风到处生。

鹤唳风声魂欲断，春消酒冷梦难成。

明朝又是新年也，怕听晨鸡报晓鸣。

吟毕、雨林看了。亦自吟一首曰：

钟送黄昏雁过斜，那堪又见换年华。

军前守岁频添岁，梦里寻家不是家。

旅邸谁人共柏桑，客窗独自看梅花。

最怜乌兔催人老，愁向江头听暮笳。

吟毕，就寝。次日起拜新年，几日闲游无事。一日雨林曰：“闻此间有仲宣楼，我二人何不一游？”遂携手登仲宣楼，徘徊观望，不胜伤今吊古之怀，雨林乃援笔作歌一首，大书墙上，歌曰：

忆昔登楼有仲宣，今日重登仲宣楼。

异代豪气适相符，千古伤心意亦投。

仲宣当年曾作赋，愧我无才祇自羞。

惟有拭目远眺望，聊舒楚囚一段忧。

西望龙山烟漠漠，东望汉水浪悠悠。

浪悠悠，天限南北两地愁。

安得神禹再出世，凿引长江别去流。

题毕，后书姑苏钱雨林题，忽一日荆州豪士，绅衿，束游斯楼。见了此歌，遂相访雨林，彼此拜望，终日往来。其中也有爱雨林的姿色者，也有爱雨林的才名者，也有爱雨林的吹弹雅操者，也有爱雨林的山水墨画者，也有怜雨林年少，天涯举目无亲，故意亲目者。遂有求诗的、求画的、求弹琴的，求吹萧

的，或有赠金者，或有解衣者，或有推食者。雨林也是时运将转，比前大不相同。一日邸中忽忆家乡，乃题诗于窗上曰：

春光触目动愁肠，行役何时返故乡？

常忆椿萱偏切念，每思棠棣亦难忘。

鱼书欲写凭谁寄，蝶梦频仍似觉狂。

记得离期多感慨，整装拟在百花香。

雨林吟毕，感怀不已，又题绝句三首曰：

春来万物自添新，犹幸天涯有主人。

忽到漆园蝴蝶梦，梦回伏枕惟思亲。

其二：

细雨幽窗冷气侵，相思几度泪沾襟。

含情欲寄孤山梦，翻覆频听玉漏深。

其三：

和衣寐坐却伤春，睡醒从头记梦真。

一望残灯犹结蕊，又看明月照孤身。

雨林吟毕，正自独坐思乡，忽见荆旅几友，共入寓所。见雨林吟诗伤感，乃曰：“如今日暖风和，春光明媚，正可郊外踏青。兄何闷闷独坐乎？”遂共邀雨林郊外寻春。却说那几人是谁？一名王家修、一名朱之潢、一名商紫垣，又同王非仙五人，出城游玩。或堤畔看柳，或坞外观桃，或泛舟江上，或随喜古刹。共到水月林饮酒。王非仙曰：“今日胜游，不可无诗以记之。”乃首作诗曰：

结伴寻春到草堂，主人留客具壶觞。

湖连琳刹桥连市，花罩烟村柳罩墙。

乐听莺鸣并燕语，笑看山色与水光。

二难四美今咸备，暂放愁眉且醉枉。

吟毕，朱之潢和之曰：

共踏春春憩讲堂，旅怀无聊暂飞觞。

如茵草绿平铺野，带雨桃红半出墙。

自是辟疆多客兴，应教投辖醉春光。

座中谁和惊人句，短发萧疏一楚狂。

吟毕，商紫垣又和曰：

旅约偕游到梵堂，相逢知己共流觞。

花新柳嫩迷芳径，燕语莺声过短墙。

八岭岚云开翠色，一江桃浪映天光。

阳春不弃离愁客，细雨和风助兴狂。

吟毕，雨林和之曰：

问花寻花过法堂，芝兰相聚尽酣觞。

远观棹橹摇江岸，近看秋千出粉墙。

李白桃红真美景，山青水绿好风光。

咏歌童冠偕归去，不异圣门点也狂。

吟毕，众曰：“如今挨着王兄了。”家修曰：“我今日虽做几首歪诗，然却不喜作诗，这是何故？只为平日多假斯文，人前谈诗，说的天花乱坠，及看他所作，却令人喷饭满案。我最恶此一等人，所以不好作诗，我今只作一春词，以博诸兄一笑。何如？”众曰：“更妙，更妙！”王家修乃拍手大笑曰：

才到春来，日已更长。只见那游春的，尽到东郊、南陌去寻芳。天偏苦了那无臭铜的，无钱、无银、无酒、无浆。偏撞着了莺舞燕声百花香。你道这个时节，教人如何不兴狂？只落得两两三三，玩耍过韶光。惟恐韶光虚度，也还好当。单是被窝里没个佳人最感伤。

吟毕，呵呵大笑，众人亦大笑。朱之潢曰：“王兄春心动了，何不暂请五姊妹来一救急耶。”王家修曰：“这是我家常茶饭，权把雨林兄作个美人一用何如？”商紫垣曰：“王兄醉了，出言大狂，罚酒一碗。”家修曰：“我不过托之空言，未尝见之实事，如何就要罚？”朱之潢曰：“圣人云：‘非礼勿言’，况钱兄远客，又是斯文才子，安可如此褻渎。王兄何不好德，而只好色也？”王家修曰：“今日众人游春，原是取笑行乐。如何又讲起道学来，也未免有腐儒气了，该罚。”众人大笑，遂各饮一碗。王家修曰：“此事从钱兄身上生来，亦该饮一碗。”雨林曰：“素不吃大杯。”王家修曰：“素日只吃小些儿的亏，我偏要你今日吃大些儿的亏。”遂强灌口中，雨林避席。王非仙曰：“待我代饮。”取过碗来，一饮而尽。雨林曰：“王兄可谓一口吸尽西江水矣。”非仙笑曰：“不过一酒徒耳。忆我二十年前吃酒，真是‘酒渴思吞海，诗狂欲上天’。”雨林曰：“试详言之。”非仙作诗一首，答之曰：

二十年前一酒徒，于今豪兴全然无。

水萍风絮疑同伴，地角天涯莫定吾。

量减黄流增感慨，颇添白云叹呜呼。

心头多少伤情事，搔首惟天知我乎。

吟毕、众人称赏。此时都吃醉了。日已挂山，众人遂咏歌入城。次日，王非仙卖卜回寓，谓雨林曰：“我今到市，观看赦条内，求山林隐逸才德之士。如有志许赴春官考。考中者不次官之。有此机会，吾兄负此美才，不可错过，况你运将转了，明日可辞众友，收拾行李，上京去也。”雨林闻之喜曰

：“弟虽有才，但四海之内，有才者不知多少，如何就得中选？”王非仙曰：“有志者事竟成，不必自惰志气。”至次日，雨林辞了众友，众人都到寓中来看。王家修曰：“与兄方契合，倏又别去，恨相见的迟，怨归去的早，何苦如之？”朱之潢曰：“求功名乃是大事，何必恋恋。但雨林兄年幼，更得一人同行方好。”王非仙曰：“我同他前去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得王兄同去，我等放心矣。”遂各出赠仪曰：“明日送别处恭候了。”不知雨林同非仙此一去何如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献真才赴考到客台

赐衣锦荣归过故里

求贤良，莫商量，惟将奇才献君王。不负男儿志气昂，默告穹苍、默告穹苍，指曰教眉舒气扬。衣锦光，姓字香，高车驷马返故乡。笙簧鼓吹闹门墙，喜见爹娘、喜见爹娘，方显得有用文章。

右调《忆多娇》

却说雨林次曰，同王非仙各觅牲口，收拾琴书剑佩，自荆州起程。正值暮春天气，道上杨花扑面。红雨满空，正是动人离愁光景。行至十五里龙北桥上，只见众友在此等候饯别。遂下了马，裊草而坐，斟上酒来。朱之潢曰：“乐莫乐兮聚相欢，悲莫悲兮生离别。弟等与兄盘桓未几，又唱骊驹，教人何以为情？”商紫垣曰：“兄此一去，定中青钱之选。取青紫如拾芥耳。但古人云：‘一贵一贱，乃见交情。’乘车戴笠之言，愿兄无忘。”又斟上酒。王家修曰：“劝兄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我亦在此旅寓，独守孤灯，得兄共相盘桓，顿觉乐以忘忧，不知身在他乡。今一旦言别，寸心如割。自此以后，如东坡所云：‘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’握手谈心，不知更在何日也？”言罢泪下。雨林曰：“此行弟非得已，只为世人俗眼，不做官难回故里。今一旦与众知己言别，柔肠真断矣。我今与兄各画扇柄，题江堤新柳诗一首于上，不惟弟去后，兄等见扇如见弟，亦以为他日相会之一券也。”乃取扇出来，每人赠送。一面画山水甚巧，一面写诗，诗曰：

细柳营前柳色鲜，长丝嫩绿垂江边。

未飞白雪挹朝露，先拖黄金映晓烟。

陌路摇风伤别日，渭城带雨消魂天。

依依频入征人赋，牵动离愁情黯然。

众人看毕致谢。朱之潢曰：“古人云：‘黯然消魂者，惟别而已矣。’吾辈未免有情，谁能遣此？请各赋诗以赠别。”朱之潢乃作诗曰：

客中送客难为情，今日伤心在楚城。

君去燕台市骏骨，我留郢邸守寒檠。
魂消黯黯江边雨，肠断声声树上莺。
从此龙桥相别后，一灯孤影梦难成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客中送客，千古伤心，吾兄写尽矣。”商紫垣乃作诗送之曰：

相逢相伴在军前，一旦离兮各异天。
江汉无情摧去棹，澜浪有恨滞归鞭。
传杯敲韵知何日，把臂谈心在甚年。
惜别潸潸频落泪，骊驹歌罢不成咽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分别之苦，情见乎词矣。”王家修乃作绝句以送之曰：
一曰三秋思已深，思深祇向梦中寻。
愿将梦境成真境，万里关山五夜心。

吟毕，又酌上酒。雨林曰：“小弟力不胜酒了，还要行路。”遂起与众友共揖，作别曰：“常蒙过爱，又承远送，此情此意，当铭佩终身矣。倘天从人愿，后会正自有期也。”众人犹恋恋不忍言别，挽手步送。王非仙曰：“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”遂止了众友，令牵马来。二人上马曰：“多谢诸兄盛情。”众友曰：“前途保重。”二人前行几步，又勒马回顾。正是马行十步九回头的光景。王家修等不胜徘徊，伫立而望，又登高处望之，直到望不见了，三人方抑郁而回。

却说钱雨林与王非仙一路行来，饥食渴饮，夜宿晓行，到处游山玩景，吊古论今。南阳游了卧龙岗旧县，谒了光武庙，都有诗句，不能悉记。一曰至河南荥泽，渡黄河上船，二人联诗。王非仙曰：“黄河之水本穹苍，”雨林曰：“亘古流今昼夜忙。”吟了两句，忽至中流，风浪大作，众人惊惶。钱雨林记前梦中之言，即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忽风平浪静，已过此岸，曰尚未午。非仙曰：“今日冒风波之险，如今斜阳幸无事，当沽酒听渔歌矣，不必前去。”遂寻一柳阴树歇下，两人对斟。正欲寻题拈韵，忽见白燕一双，上下飞舞。雨林曰：“前看《平山冷燕》，其中白燕诗尽好，以为无人再赓。我二人今日，亦以白燕为题，各作一首，看比旧诗何如？”非仙曰：“正是。”乃吟曰：

乌衣队里自成行，今日如何换缟裳？
春冷疑蒙遍体雪，晓寒似带一身霜。
银河飞过惟留影，玉宇栖来不见翔。
卸尽铅华独淡素，羞妆浓艳到昭阳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字字是白燕，无一闲句，足堪压倒元白矣。”雨林乃吟

曰：

皎皎丰姿淡淡妆，乌衣更拟雪衣娘。
梨花过处浑同色，阆苑飞来觉有光。
映水还疑灌素魄，迎风想见舞霓裳。
夜深明月照虚室，白璧双双绕画梁。

吟毕，非仙曰：“字字清新，更字字贴切，若山、冷二小姐在今日，当不许平如衡、燕白颌矣。”遂大醉而寝。次日起程，不几日至彰德。雨林曰：“闻其地有铜雀台，愿同往游。”非仙曰：“止登高望之可也。”乃共上高处，望铜雀台。非仙曰：“予作诗一首，兄可和之。”乃吟曰：

铜雀荒台一望秋，奸雄堪恨亦堪愁。
登高作赋怀真壮，卖履分香气尽休。
当日二乔空未锁，于今三国总成丘。
霸王事业都灰尽，惟有无情漳水流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此诗若令曹瞒读之，亦自点头矣。”乃依原韵和之曰：

断草荒台四野秋，行人遥望亦添愁。
一棺数冢终何用，百战三分尚未休。
东汉山河才到手，西陵风雨又临丘。
当年歌舞彩云散，瓦冷碑残水自流。

吟毕，非仙曰：“此作令阿瞒读之，亦当猛然惊醒矣。”

二人到店中，次日就道，不几日至北京。进了彰仪门，在报国寺西，后方丈海棠院内歇下。当春夏之交，海棠盛开，城中大老，多有置酒来看花的，常无虚日。雨林二人，次日早起，见海棠前后四株，枝叶茂盛，花开烂漫，二人旁坐，酌酒玩赏。雨林曰：“此僧院海棠，比别不同，我二人正可和诗。不然令名花笑人无才矣。”非仙曰：“正是此花极品。但有二恨，一恨无香，二恨当年杜少陵因母名无诗。”雨林曰：“今日在僧院，也有香了，子美无诗，我二人补之，二恨可俱释矣。”非仙曰：“好议论。”乃吟曰：

古刹春风见海棠，无香却惹旃檀香。
当年料伴笑拈手，今日应开散彩场。
曾向唐官爱醉睡，犹来萧寺献新妆。
欲知色色空空理，花老胭脂谢去茫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字字是僧院海棠，方不是单吟海棠矣。”乃别韵和曰：

梵王宫里海棠开，疑是天边乱坠来。
羞与君妃斗色艳，悟从佛子绽怀胎。
鲜妍趁赴优昙会，偏反陪翻贝叶回。

客邸寻春频看赏，此身似傍雨花台。

吟毕，非仙亦加称赏。此时天气大暑，雨林曰：“须待新秋，方好投见春官。”因此曰在寺中，又到西山游玩避暑。至来青轩中坐下，忽闻树头新莺，两两三三鸣叫。非仙曰：“可将古寺闻莺为题和诗。”乃吟曰：

古寺萧条客邸情，静中忽尔听流莺。

上林不借一枝宿，梵刹何劳百啭声。

鹰隼相催宜守默，豺狼当道莫争鸣。

天空海阔须高举，乔木未如幽谷清。

吟毕，雨林赏叹。乃依原韵和之曰：

天涯正自恼离情，何事搅人报啼莺。

剑翼建章不锻翼，空声琳宇却传声。

倦飞岂学寒蝉笑，知止非同伏马鸣。

游客一闻猛省悟，筌篲月下一般清。

吟毕，非仙亦加称赏。非仙诗兴不已，又和一首诗曰：

兰若凄凉最感情，松阴深处唤花莺。

离群风冷全无定，绕树月寒偏有声。

枳棘耻逐燕雀队，梧桐愧侣凤凰鸣。

愁音似对愁人听，惊转南柯午梦清。

吟毕，雨林称赏，乃同归寺。不觉大火西流，金风渐至，又到孟秋天气，二人又联诗曰：

大火西流音又商，（非仙）梧桐一叶报秋凉。（雨林）

倏惊节气频年换，（非仙）还叹浮生竟日忙。（雨林）

宦邸烽烟魂欲断，（非仙）故园松菊梦犹荒。（雨林）

愁来且尽杯中物，（非仙）漫付离思易水旁。（雨林）

吟毕，共酌。

七月初三日，雨林赴部报呈。出示本月十五日听考。至日，钱雨林赶部入考。大宗伯曰：“举子会试，都考八股，似属套格。你今日自负有才，吾知非八股中论长短者也。今不考八股，上拟诗题三个，限你立刻作诗三首，方见有才。”雨林曰：“愿领教。”大宗伯乃拟题，一个是：

刘阮入天台遇仙女（限横字）

钱雨林打一躬，即吟曰：

迷路天台云色横，胡麻香处美人迎。

山中啼鸟声声粹，洞口飞花点点明。

笑捧霞觞浹洽意，乐偕鸳侣殷勤情。

眼前风景虽堪爱，只是思乡梦不成。

吟毕，大宗伯又拟第二个题。是：

仙女送刘阮出洞归（限还字）

雨林又打一躬，应声吟曰：

欲去送君出洞还，相传好事到人间。

千秋奇遇难分手，三月良缘愁别颜。

离恨真如柯梦幻，销魂惟听涧流爱。

徘徊相送频瞻顾，只恐重来空有山。

吟毕，大宗伯又拟第三个题，是：

刘阮复到天台不见仙女（限游字）

雨林又打一躬，即吟曰：

再去天台访旧游，还思重话作风流。

岂知云雾埋幽径，谁料烟霞隐洞楼。

相别无几不记曰，隔离已是永千秋。

低徊惆怅难寻觅，流水落花空惹愁。

吟毕，大宗伯曰：“我再出一对，你对。”雨林曰：“愿领教。”宗伯乃念对云：

新月挂碧天，金钩斜挑锦帐。

雨林应声对曰：

寒露浮荷叶，珍珠乱滚翠盘。

吟毕，大宗伯曰：“对得巧。且三诗俱佳，有唐人风味，真才子也。我今送名到吏部，指曰受职，你静听便是。”

雨林回至寺中，与非仙备言所考的事。非仙曰：“若有书可读，不怕无官可做，今日方知文章有用矣。吾兄恭喜，指曰为新贵人，但勿易初心可耳。”雨林大笑。二人在寺中，终日谈笑，吟诗作对。至八月十三日夜，月下共酌。雨林曰：“平分一轮秋色满，常伴银河万里明。中秋已近，吾二人月下看月可也。”月下共饮，忽见明月如镜，四围五色，光气可爱。雨林曰：“此何祥瑞？”非仙曰：“此乃月华，国家文明之象。见之者大吉。今吾与兄见此，不可无诗以志喜。”乃共联诗云：

烽烟指曰靖沅湘，（非仙）兵气销为皓月光。（雨林）

龙女散花绕玉镜，（非仙）天孙濯锦映霓裳。（雨林）

赤黄瑞现冰轮里，（非仙）绿红辉呈兔魄旁。（雨林）

更喜中秋前两夜，（非仙）先开五色桂花香。（雨林）

吟毕，共酌，尽兴方休。至中秋又酌大醉，有诗不能记述。至二十四日出

序，二十五日大选。钱之继在金水桥边，应名掣签，掣出浙江杭州府推官。大喜回来。非仙曰：“恭喜、恭喜！”雨林曰：“不喜别的，吾喜杭州上任，从苏州过，可以定省父母。”至次日，领了文凭，拜客已毕，乃写票一张，发去杭州，令马夫迎接扬州等候。又写家书一封捎去，看定十月初三日起程。一日王非仙曰：“吾陪兄到京，兄之功名已成就了。我前所推算的不差，我欲仍往荆州，意要先兄而行。”雨林曰：“承兄厚爱，未得酬报，正欲同到杭州，共享富贵。何遽然要去？”非仙曰：“我亦自有功名，但待时耳。人生有合亦有离，我明日就要行，兄可与诸友修书。”雨林知非仙去志已定，不可挽留。乃排席送行，叫鹤宵班戏。王非仙点《同窗记》，乃是梁山伯祝英台的传奇。唱完酒散，二人谈心，夜分乃寐。次日非仙起程，雨林送至芦沟桥西，洒泪言曰：“弟自江州遇兄，凡事提携到今，弟方得蜗名，兄即言别。古人所谓黯然魂消者，当更过之。不知再晤在何年也？”非仙亦含泪曰：“与兄一见，倾盖如故，今兄已成名。人世上离多合少，后会当自有期，不必恋恋作儿女之态。”雨林乃出与王家修诸友书，非仙收了。雨林曰：“吾兄此行，能无一言以教我乎？”非仙曰：“子今初登仕版，只时时体贴‘清慎勤缓’四字足矣。”雨林曰：“清慎勤三字奉教，但缓之一字未解。”非仙曰：“你思天下的事，那一件不从忙中错了。况你今职司明刑，更要宽缓，得情则矜，方无覆盆之冤矣。”雨林曰：“谨奉教，望兄前途保重。”非仙乃上马曰：“请了，承兄远送，铭刻五内了。”雨林徘徊瞻望，良久乃回。至十月初三日起了程，不日到扬州。杭州人夫门子、书办、皂快，轿夫俱接到了。雨林曰：“须走水路，要用旗帜吹响在前。”一路道处，官府拜谒，送下程，大非昔比。按下不提。

却说钱雨林父母并妻，自雨林去后，三年不见信音，终日思念，打卦问卜。一日正思念间，忽走报的几人到家，取出报单。上写新铨浙江杭州府推官钱之继，江南徽州府人，原籍苏州。居先不信曰：“吾儿浪迹江湖，未曾入场，从何得官？”正攘闹间，忽雨林家书报到，父母视之，方知其详。乃赏报子银三十两。又欠了四十两。次日长州县知道，送鼓乐上门。亲戚朋友，日日拜贺。

却说雨林去后，弟菊生，取名之绪，年已十四，读书入泮。是日对父母曰：“我兄书言十月初三日起程，今将月尽，可到来的时节。父母在家答应宾客，我往前迎一程去。”父母曰：“正是。”是日去了，迎至无锡县地方，正见上流舟中，吹响而来。问之，乃杭州新四爷船。之绪即跳上船来，拜见哥哥。雨林曰：“别吾弟三年，不觉已长成汉子了。”之绪曰：“弟托哥哥洪福，今年已游泮矣。”雨林大喜曰：“吾从异路成名，终非正觉。汝今入泮，指日木天翰馆，自是有分，胜我多矣。但我去后，不知父母并妻，安否何如？”之绪

曰：“托天默佑，俱觉平安。”又问万典之可告状否？之绪曰：“见你去了，他也未曾递状。”雨林曰：“汝唤何名号？”之绪曰：“田先生取名之绪，未有号。”雨林曰：“我即与你起号，叫做雨苍。”二人叙毕，船中坐下，叙些家常闲话。次曰已近江岸。下船之处，见田先生与柳长卿、梅含香都在此相迎，白加色也在。雨林乃揖田先生曰：“弟子前因去忙，未辞先生，至今抱歉，未获负荆。”田左人曰：“吾子献诗金门，中选青钱，与古之博学宏词科，可以过之。可谓有耀门墙，学生借光多矣。”雨林又揖柳、梅二生曰：“前承二兄厚赠，寸心耿耿，千金之报，正在今日矣。”二生曰：“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？今兄衣锦还乡，足为吾辈吐气，令守钱奴亦知吾辈文章有用矣。”白雁鸿曰：“前不知兄远去，未曾相送，负罪多矣。”雨林他顾不答。田左人附耳言曰：“你今为大人的，当宏相度，不可记旧恨。”雨林转答曰：“前因去急，未暇辞兄，弟之罪也。我二人订盟，何区区在形迹之间。”众人话毕，田左人曰：“汝今到家多事，我等也再不来看了。待你稍闲，同邀郊外一游，少叙闲话耳。”雨林致谢曰：“今蒙远迎，已不取当，何劳再邀游乎？”遂别众友，先自上轿。此时本地吹响，亦接来了。笙簧鼓乐，伞扇旗帜，摆列前道，累路亲戚迎接者，不记其数。雨林叹曰：“苏季子有云：”贫贱则父母弗子，富贵则亲戚畏惧。‘人生世上，富贵功名，盖可忽乎哉？斯言信矣。’半曰到家，拜见父母，悲喜交集。父母曰：”我儿一去三年，我老两口曰夜思想，望穿两目。谁知你今日衣锦荣归，与父母争光，实天地祖宗之默佑也。”雨林曰：“儿出外三年，望白云以兴思，怅来稔以何年。不孝之罪，久违定省。今幸荣父母之教训，祖宗之积德，侥幸荣归，得见双亲未老时，似与古人风本遗恨者过之矣。”父母曰：“你远路劳苦，可入房憩息、用饭。”雨林入房，妻程氏拜曰：“夫君万安。”雨林曰：“贤妻万安，我前典你首饰衣服，今当还你以凤冠霞帔矣。我父母赖你奉养，礼当拜谢。”程氏曰：“奉侍父母，妇道之常，何劳致谢。但自夫君去后，一曰三秋，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。不知夫君亦念我衾寒枕冷乎？”雨林曰：“那得不念，但功名未就，不能早归。今一旦侥幸，夫荣妻贵，只可说相见之喜，再不必提相别之苦了。”言毕用饭。雨林又到父母前，说了一回闲话，又与弟说了几句话。乃入房与程氏曰：“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？”乃就寝，叙夫妇之情。次曰早起，地方公祖父母，俱都往来拜贺。宾客盈门，闹了数日，竟不暇问及宵娘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游虎丘还魂完夙债

赴杭州挟家享清福

记前时旧事，此地会神仙。向月砌云阶，又寻翠袖来，拾花钿还魂了却前

债，羨一场春梦再团圆。净瓶频洒甘露，杨柳一滴生天。苏杭两处景依然，孤山草芊芊。愿急流勇退，东皋舒啸，西湖放船。双双美人金屋贮，更喜椿萱齐大年。终朝登山临水，镇曰花边柳边。

右调《木兰花》

却说钱雨林几曰匆忙，忽一夜梦见万宵娘，姗姗而来，钱雨林曰：“吾自一见郎君之后，思慕而死。幸蒙观音大士，饮以杨枝水，其尸不坏，寄魂风流院中，待汝还魂，以了前缘。汝今一旦做官，数曰以来，全不记忆于我，何薄情如此也？汝可急到虎丘，同我父母启棺。在山门杨柳树下拜祷，以净碗承之，自有甘露滴下。可润我七窍，以余灌入口中，自然还魂矣。切记、切记！不可再缓，我去与父母托梦可也。”雨林方欲再问，忽然惊觉，与妻言之。妻曰：“还魂之事，古来亦有，但今已三年，未知能还魂否？”说话之间，东方明矣。雨林方净面，忽报万典之夫妻来看，雨林出见。万典之下拜曰：“前者老夫肉眼，不识贵人，多有得罪，望乞海涵。今曰一来致贺，二来有奇梦报知。我夫妻二人，昨夜同梦亡女，他说与你有夙缘，教我同你启棺，求杨枝水灌之，自然还魂，不知果有此事否？”雨林急言曰：“我昨夜也是此梦，说的话一样，料也有此奇事，如当年《牡丹亭》的杜丽娘，《孤山梦》的小青了。可就同去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木易婆也来了，拜雨林曰：“老身一向搬桃花坞住居，昨闻钱大人得了官来，方欲拜喜，忽夜梦见万小姐语我曰：‘我今曰还魂，你可到虎丘一看。’故急急前来。”雨林、典之益觉发奇，遂各出门上马。雨林父亦同去，留弟雨苍在家候客。一路而来，正是仲春天气，风和曰丽，柳绿花红。雨林也无心观景，竟奔虎丘观音殿上，参了菩萨，拜了圣贤。众人同到殿旁，见宵娘棺木俨然，香气袭人。雨林曰：“万老夫妻，可向前开棺。”万典之曰：“律上开棺有罪，老夫未敢轻动。”雨林曰：“有我在，就官府知道，我也可讲得了他。急开、急开！”万典之遂取斧去钉，夫妻抬过盖子，只见宵娘面不改色，容颜如生，似一个春睡的美人一般。夫妻涕哭。众人曰：“且不必哭，看此光景，还魂已有八九分了。即可相见，何用涕哭？可急往山门外拜祷，求甘露来。”万典之曰：“老夫何以感格得神明，还是钱大人拜求方好。”众人曰：“说得有理。”钱雨林乃肃衣冠，净手焚香。走至山门外，见一株大柳树，正才发嫩叶，黄金拖地。雨林乃深深拜下，默祷几句。万典之将白玉碗承之。忽见杨柳枝上，疑几点白露，雨林再三拜求，口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念到六七遍上，其露滴入碗中。在树上不过如珠大的两三点儿，滴入碗中便成多半碗。雨林捧进山门，到了棺前，万典之曰：“就望大人洒之。”雨林乃拈水，先润宵娘的两目，后润两耳及鼻孔，然后以剩下的，令万典之妻同

木易婆扶起宵娘，将口扳开，将半碗露水，齐灌下去。良久，忽见宵娘口中，出一口冷气，其目遂开。再候一会，不见说话，万典之夫妻，又哭起来。众曰：“他方还魂，不可嚎啕，恐惊散了真魂。如今他未饮阳间之食，如何说得出口？急将米汤取些灌下去。”却说寺中僧人，都在此看，一闻此言，即跑去取米汤，茶来。又灌虎丘茶半盏，再灌米汤半碗。宵娘看见父母，忽失声叫曰：“爹娘、爹娘，儿死了三年，不意今日重相见也。”又指众人令退。父母曰：“此是钱大人，今日做官，与你有缘，欲成秦晋，以偕伉俪，何故亦令退去？”宵娘乃出棺言曰：“钱郎之缘，我在风流院中，观音大士与我说明。今日还魂，全为此一段姻缘未了耳，安得再有别议？但我方转阳世，阴气未退，且六礼未行，媒妁未通，若就跟他去，不说夙世有缘。反是桑间濮上了。我今回父母家将息，止令木易婆随去，同母先行，父亲等可后来。钱郎归家，可通媒具礼。待三月三日，原是我与你初遇的日子，回到那一日亲迎成亲，方是大理。”众人曰：“小姐一还人世，便如此整密，真有仙风道骨者也。”宵娘言毕，父觅轿令妻同木易婆先去。乃向前拜谢雨林父子曰：“若非钱大人夙缘，我女何得还魂？礼当拜谢。”钱居先曰：“老亲家你说那里话，如今指日成亲，你就是他泰山母丈了，如何拜他，且还称他大人？”众人曰：“此说有理。”遂辞谢众僧。雨林舍银三十两，以酬看守棺木之劳，又舍银五十两，令重修观音大士殿，金装神像，乃取笔题对一联，以志菩萨灵感。对曰：

空蕴何从，只自在无言可说；坐来月冷三摩，疑是半林寒紫。

寻声莫定，但群生有感即通，拈起心开五夜，悠然一朵馥青。

姑苏弟子之继浣手敬献

题毕，众人曰：“好对，好对。”雨林曰：“今日真如小青诗云：‘愿将一滴杨枝水，洒作人间并蒂莲’。”茶罢，辞僧众人归去。

不说宵娘到家，培养精神。却说雨林家中，闻知此事，大家惊喜。只是程氏心中不悦，恐夺所爱。然奇此一事，却也无言。次日雨林仍叫木易婆为女妁，又请田先生同柳、梅二生为男媒，往万家行了聘礼。却说此事惊动一府各公祖，又上门拜喜。渐至三月三日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正是桃夭佳期。雨林乃备鸳鸯夜月销金帐，孔雀春风软玉屏。顶戴、补服、朱衣，乘轿亲迎。鼓吹至万家门首，万钟迎入，行礼毕，请新人上轿。喜儿出曰：“小姐索催妆诗。”雨林曰：“不必别吟，只将观音大士前昔小姐所念小青的诗，改几字便了。”乃改曰：

昔叩慈云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

已将一滴杨枝水，洒作人间并蒂莲。

写毕，付喜儿传入小姐看了曰：“只改了两个字，妙不可言。一者感观音

之恩，二者志初梦之事，三者见相遇之奇，四者合今日之花烛，妙、妙！”乃上轿。迎至家中，拜天地祖宗及父母毕，入房中。是日庭上许多亲朋，都来相贺，亦看奇事。雨林大排筵席，用两班戏。一班唱的是《牡丹亭》柳梦梅、杜丽娘的还魂记。一班唱的是《孤山梦》舒心谈、小青的还魂记。大吹大擂的吃酒，至掌灯后方散。是夜程氏另宿一房，未免有寂寞更长之意。雨林乃入房中，吃了合卺杯，花烛之盛，也不暇多言。两人入帐，如久旱遇霖，渴鱼得水，成了夫妻之事。有词一阕，单道此夜好处。词曰：

烛影红摇，看天上双星，玉漏迢迢。卸却翠钿，解开裙腰，芙蓉帐里人年少。喜新婚燕尔，揉弄出百媚千娇。两情浓，几点猩红，魂散魄消。今日成就小天桃，饱餐秀色，恋情不了。恼恨晨鸡，只恐来窗前报晓。漫道一刻金，绝胜填桥。俏语低声，且收云散雨，明夜重交。

右调《春从天上来》

次日起来，拜了父母，宵娘与程氏相见，彼此谦让。程氏曰：“小姐乃夙世姻缘，又是菩萨为媒，还魂成亲，古今有几？应宜居长。妾甘拜下风。”宵娘曰：“姐姐乃先归正配，妾不过一钟情佳人，又还魂成亲，事涉鬼怪，情愿居次，以执小星之仪。”二人相让不已。雨林曰：“你二人只序年齿，以姊妹相处可也，不必提妻妾二字。”二人遂各说年庚，程氏长一岁，宵娘遂叫程氏为姐姐，程氏遂叫宵娘为妹妹，彼此拜了。家中日日寒食，夜夜元宵。一日雨林唤木易婆酬银十两，又与衣服几套。又使人与田先生答礼四十金。与柳、梅二人，各酬百金。事已完毕，请万典之夫妻到家曰：“岳父母今可搬至我家中，指日杭州上任，好同去也。”万典之依了，即日搬来。雨林乃谓父母曰：“凭限四月上任，今已三月中旬了。二十日建日出行，可以收拾，阖家同去。四月初三开日上官，可以到任。我今要去辞各公祖并田先生，众亲友。”说罢饭毕，乃出去辞人。

却说田左人等，见雨林辞了，乃约柳、梅二生同白生，四人商议曰：“钱雨林今要上任去，我等未尽一情。明日可在城外馆娃宫排酒，每人奉金三两。他如今做官的体面，不比从前也，须要叫戏唱。”柳长卿曰：“若要叫戏，今有新自京回来的鹤宵班好戏，可就叫他。”说毕各出奉金。白雁鸿曰：“你们，他各送厚礼，我只得他送了两袋息香，一包香茶，两匣肥皂，也要一般出钱？”田左人曰：“他到任后，苏杭相去不远，你抽丰一次，就把几百金来了，今日乃吝此三两银乎？”白雁鸿只得也出了。众人曰：“不必具帖，明日我众人亲去邀他便了。”遂使人向馆娃宫安排停当。次日四人各乘马，同到雨林家中。雨林出见，茶罢，田先生曰：“前日多承厚赐，未得致谢。今要赴任，又得此奇婚，我四人在馆娃宫，聊备薄酌。一者贺喜，二者饯行，三者今日

暮春天气，我等寻花问柳，取乐一番。未曾具帖，特来亲邀同行，何如？”雨林曰：“多承盛情，何以克当，弟子就去。但恐先生等未用早饭。”即命家中具饭出来。白雁鸿曰：“真是官宦人家，一说便有了。”雨林曰：“不过杀鸡为黍，有何敬献？”吃毕，众人出门，见雨林人夫轿伞，伺候出游。梅含香曰：“我等先去，钱兄好乘轿而来，不失官体。”雨林曰：“我也不用轿，只带门子二名，皂快二人，乘马同行。”出了城门，一路观景，你说我笑，不觉已到馆娃宫。下了马，让雨林先行到内，各处游毕，乃就席。雨林再三谦让，乃与田先生作揖告席，方坐首席。柳、梅二生坐主席。田左人因师弟之分，雨林避席难坐，反坐旁席，白雁鸿因陪他也坐旁席，坐定斟酒，戏子正生、正旦呈戏单，雨林熟视曰：“你二人莫非鹤宵班邹生、程旦乎？前在京中，如何又到此？”正旦曰：“老爷前来，我等随后也来。”雨林曰：“你等俱是苏州人也，是乡亲不必叩头，掌板的坐下唱。”遂点《金印记》苏秦衣锦还乡的故事。盖取世态炎凉之意也。唱起来，大家饮乐。正是开琼筵以生花，飞羽觞而醉月，大饮大嚼，俱各忘怀。戏已唱完，人散了席，遂散坐谈饮。雨林与戏子赏银十两，令邹生、程旦也陪坐饮酒。饮得兴酣，田左人曰：“今日之乐，不可无诗，雨林可以赋之。”雨林曰：“弟子自侥幸后，日在纷闹场中，推敲二字，竟似忘了。即勉强而成，亦恐无惊人佳句矣。还是先生与众兄唱和何如？”田左人曰：“谚云：官大好吟诗。我等虽吟出极好的诗，却无你的官。寒酸之诗，人多吹毛求疵，反见笑了。今日须你留几字，方令胜游生色。”柳、梅二生曰：“说的极是，钱兄不必吝教了。”雨林曰：“也罢，不必作诗，只以馆娃宫为题，作一词何如？”众曰：“更妙。”乃作词曰：

勾吴胜日，于越归朝，繁花歌舞难名。妖冶西施，君王宠爱偏深。夫差一时豪杰，岂不知倾国倾城。也只恐佳人难再，辜负生平。馆娃尚余荒趾，见颓垣断井，几度沉吟。漫道沼国，策奇哲妇阴谋。春秋列侯俱尽，岂皆因女祸相寻。风流事，让英雄独占多情。

右调《声声慢》

雨林题毕，众人曰：“造词寄意俱佳。西子有灵，当入梦以谢知己矣。”田左人曰：“不但为西子白冤，亦足为夫差洗羞，真可谓黄绢幼妇之词矣。”说毕又互相劝酬，共饮大醉。日已衔山，雨林先告归。次后众友算账毕，亦各归。

却说雨林到家，见了父母、小弟，回到宵娘房中，将今日所作的词，令看曰：“我一向闻你有才，那日考我之时，只见你中秋前一夕诗一首，略窥一斑。不知汝亦能作词否？可将此词和之。”宵娘曰：“妾也不能和此。但前在风流院中，思君所作的词，今为君写出一看。”乃取纸笔写之。词曰：

彩凤分群，文鸳失侣，红云路闻天台。旧时院落，画栋积尘埃。漫有玉京离燕，向东风似诉悲哀。主人去，卷帘恩重，空屋亦归来。涇河憔悴，女不逢春，柳毅书信难裁。叹金钗脱股，宝镜离台。万里潇湘人去也，甚曰重回？丁香树，含花到老，肯傍别人开。

右调《满庭芳》

轻轻一别两三秋，人到郎回湘水头。不把半行修，庭前霜叶盈阶、使人愁。欲排闺闷强登楼，尘满金猊香未收，刚去控双钩，鸳鸯对浴清池、不禁羞。

右调《菊花新》

孤灯夜雨，空把青年误，楼外青山无数，隔不断新愁来路。乐事于今已半虚，阳台有欢梦难做。叹楚楚蜉蝣，飘飘蝴蝶，也算春风一度。

右调《簇御林》

一对关关好逑，在河洲。猛地渔人惊棹，起离愁。

嗟云散，叹月缺，泪难收。无那夕阳西去，水东流。

右调《相见欢》

写毕，雨林看了，大加称赏曰：“名下无虚，良不诬也。虽朱淑贞、李易安，何以过之？”乃寝。次日差人谢了席，终曰收拾起程的事。忙了几天，已到二十日。乃令父母偕弟同万典之夫妻，并程氏宵娘喜儿等，先上船去。雨林次后出城上船，见各公祖众亲友送行，一一完毕。又见田先生四人，道旁相送，田左人曰：“此一别又不知何日相会？”雨林曰：“弟子到任后，即差人请先生同柳兄梅兄并白兄，同来敝任。一者得以朝夕承教，二者可以共游西湖，行当扫榻以待。”众人曰：“若承不弃贫贱之交。自当同来，观兄政治耳。”遂饮三杯，别了众友。不几日到杭州，已是四月初三。上任完毕，会了同寮，谒庙放告，为政清廉，治讼明断。退食之余，即与宵娘和吟。后将田左人迎至任中，厚待回来。田在中与柳长卿、梅含香后来都中了，会过俱为显官。白加色因抽丰银，也纳了监，做了个县丞。雨林在任五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姓爱戴。作歌曰：“姓钱不爱钱，好个钱青天。”一日报到，行取了科道。忽一夜梦观音大士示以“急流勇退”四字。雨林醒来，大悟。乃语程氏与宵娘曰：“夜梦菩萨见示，我心大悟。人生何必大官？不过多得几钱耳。古人云：‘相逢尽道做官好，林下何曾见一人。’又曰：‘万两黄金不为贵，一家安乐值钱多。’我今要告终养了。”宵娘曰：“夫君年力精壮，正可做官，何生此意？”雨林曰：“做官犹如一班戏，人世一场春戏耳。如我与你，前在梦中相会，梦固是醒。今日还魂应梦，醒亦是梦。梦固是醒，则空即是色；醒亦是梦。则色即是空矣。醒醒、梦梦，色色、空空，我今已悟了。况宦海茫茫，若不回头到岸，直到黑风四起，波浪大作，那时晚矣。古人云：‘得意浓时休进

步，须防事情多反覆。’何必直到酒阑人散，漏尽钟鸣，那时恐跳不出圈儿了。”乃又与父母言知，即曰申文，以告终养。上司准了，即曰解任，也不回苏州去，曰：“人生总在乾坤内，到处是吾家。”就在孤山之下，造起住宅。高明爽垲，背山临水。又起书房一所，花园一所。多栽奇花异草，垒石成山，引水为池。四时有不谢之花，八节有长春之景。乃谓宵娘曰：“孤山原是我与你前世所在地，今又在此，何乐如之！”或请父母、岳父母同游，则戏斑衣之舞。或挟程氏与宵娘，则效于飞之乐。闲时又寻访朋友，常在西湖去游。真逍遥快乐，足称山中宰相，烟火神仙矣。享了半世清福，后程氏生二子，宵娘生一子，应了王非仙三子之言。三子亦读书成名。弟雨苍中选，为显官。一家快乐，终其天年云。

诗曰：

万事从来梦里游，忙忙镇曰苦难休。
情系牵扯何时了，宦海沉沦不自由。
夕鼓晨钟朝又暮，闲花野草春还秋。
空空色色谁能悟，大梦惊回只点头。

（全书完）

附录：

清抄本《孤山再梦》

褚家伟

清抄本《孤山再梦》因其未经刊刻而流传未广，长期湮没，鲜为人知。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不见著录，郑振铎、胡士莹、谭正璧等著名小说研究家亦未曾论述，至今不见有评介文字。唯乾隆时所修纂的《伏羌县志》述及本书作者时提到了此书及其另一著作《怕猿闻诗》。

《孤山再梦》共二册，封面题“爱竹斋”，上有两方朱印。半页八行，行二十四字，字迹工整，且有圈点。前有四序，除第一序未著年月及撰人姓名外，其他三序均为康熙丙辰年（15年）所写：一为“康熙丙辰岁黄梅月晦曰关中千亩主人题于荆南客邸”。一为“康熙丙辰岁桃花月上巳曰惊梦主人题于龙山邸中”。一为“康熙丙辰岁麦秋月下天放子题于龙山草庐”。作者未题真实姓名，只题“渭滨笠夫——编次”，“姑苏游客——校集”。四卷六回，内容叙江南姑苏书生钱雨林和同乡守财奴的女儿万宵娘恋爱故事。钱与万相识后，由于意外的干扰，万宵娘一病身亡，钱雨林被迫离乡，后来钱中举得官，万还魂复生，二人结为夫妻。书中人物不多，语言通俗，情节离奇，显然是受《牡丹亭》和《孤山梦》传奇的影响。书的第一回，钱雨林在梦中即被观音大士点破他与万是舒心谈与冯小青的后身，而书名《孤山再梦》即是《孤山梦》的再续

《孤山再梦》显然属于才子佳人小说类，也以大团圆结尾，但却以主人公钱雨林急流勇退而告终。因钱感到“宦海茫茫，若不回头到岸，直到黑风四起，波浪大作，那时晚矣。”这种隐退的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所特有，颇有一些代表性，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侧面。这些知识分子意识到，君臣之间，是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，“狡兔死，走狗烹”；官吏之间，则是尔虞我诈，明斗暗争，虽具有治国安邦的雄心壮志，但往往行不通，反之，稍有不慎，即会遭来灭顶之灾。正是“闹嚷嚷，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看破这一点的，及早跳出圈子，找一块世外桃源，享后半世清福。书中的主人公即为这种思想所支配，正如他说：“得意浓时休进步……何必直到酒阑人散，漏尽钟鸣，那时恐跳不出圈儿了。”另外这种思想往往又和佛、道的遗世远遁、万事皆空之说结合起来，即把一切都看成虚幻，把人生做为梦境，小说的结尾即带有这种色彩，钱雨林认为做官犹如一班戏，人世一场春戏耳。他觉得“梦固是醒，醒也是梦”。“空即是色，则色即是空”。“醒醒梦梦，色色空空”，到头来是什么也没有。正如书的压尾诗：

万事从来梦里游，忙忙镇日苦难休。
情系牵扯何时了，宦海沉沦不自由。
夕鼓晨钟朝又暮，闲花野草春还秋。
空空色色谁能悟，大梦惊回只点头。

这种思想也正是作者惊梦主人王羌特的主导思想。作者王羌特，伏羌人，即是“渭滨笠夫”。他字冠卿，号梦醒主人，惊梦主人。乾隆时修的《伏羌县志》载有他的简略生平。说他幼颖悟，童时即能开口成章。有一次陇右副使王公召见他，给他出了一付上联“绿萍浮碧水”，他即应声曰：“红日挂苍天”，十二岁入泮，顺治四年选拔贡，廷试考职通判，康熙九年授云南顺宁府，康熙十二年进京，其时恰值吴三桂叛清，他随军去荆州，整整七年，后卒于军中，年六十六岁。

《孤山再梦》和另一部著作《怕猿闻诗》，就是他在荆州军中写成的。县志里说他“身处旅邸，经时七载，艰苦万状，发诸咏叹，有《怕猿闻诗》、《孤山再梦》二集。”天放子的序中也说：“会有客自姑苏来，谈及钱生事甚悉，先生欣然曰：‘是不可不为好逑梦下一觉棒也’，逐手不停挥，娓娓数百言，不三曰而集成。”他自己的序中也说：“余旅荆邸，有客自姑苏来，语及钱生事，梦耶真耶？真耶梦耶？编次成帙，名曰《孤山再梦》。”这两序的时间都是康熙丙辰，那么《孤山再梦》写成当在此年，即康熙十五年。而书中主人公钱雨林也可能实有其人，王羌特根据钱的事迹而按照自己的“梦耶真耶？真

耶梦耶？”的思想而编写。总之说来，写书的经过和时间还是比较清楚的。书写成后，在当时和以后所起的影响，据头一序中说：“《孤山再梦》一书脍炙人心久矣。”这虽是一套通话，但也可略见端倪。这个抄本有幸流传下来，确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，将为清代小说史的研究，提供又一份珍贵的资料。

孤山再梦 （明清）渭滨笠夫 编次

褚家伟 校点

扫校：江中鱼

《孤山再梦》，抄本。封面题“爱竹斋”，内封题：“此书系伏羌王羌特先生（字冠卿）著。从未出版，邑人借抄，为言情小说之孤本，在今罕见，应珍宝之。爱竹斋。”首有四序。渭滨笠夫编次、姑苏游客校集。全书四卷六回，双联回目。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四字亦迹工整，且有圈点。此书系罕见之孤本，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未著录。

目录

第一回订兰水芸窗成交契

续孤山梦中卜良缘

第二回美情郎陡遇美娇娃

妒心人暗施妒奸计

第三回真婚配拆散假婚配

好姻缘翻作恶姻缘

第四回避灾星浪迹寄江湖

逢众侠扬名在荆楚

第五回献真才赴考到客台

赐衣锦荣归过故里

第六回游虎丘还魂完夙债

赴杭州挟家事清福

附录：

清抄本《孤山再梦》褚家伟

孤山再梦序

《孤山再梦》一书，脍炙人心久矣。评者以为梦梦醒醒，色色空空，真会作者之微意于言外矣。或疑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何弗写风云之变态，一踵夫先后天之阴阳奇险乎。何弗状云龙之会合，一绘夫古今来之盛衰幻景乎。何弗证龟蛇之升降，一阐夫虚无中之园静真如乎。而独寄情风月，托意丝萝。写离合之悲欣，著因果之机缘，明幽独之情状，似多所未尽之意也。不知变化诉合

之蕴，莫著于花鸟。盛衰哀乐之情，莫大于唱随。显见自在之真，莫切于梦寐。然则读此书者，当有以会其意矣。大抵山河鬼神往来，可即一梦通之也。古今荣悴，乍得乍失，可即一梦遣之也。一真在前，时与之偕，醒也梦也，色也空也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
孤山再梦序

读玉茗堂二记，靡不啧啧，转且诧之。大抵以觉为实际，梦则荒唐莫稽，殊不知：梦，觉之迷；觉，梦之醒也。悼兹世人，执迷不醒，非朝伊夕矣。吾朱圉先生者出，欲尽世梦而觉之。种种愿力，或杂见诸花溅鸟惊之歌咏，或汇述于卜医星相之技学，其中含针寓灸，瘴恶彰贞，辑帙行世者，不一面足。及胜渚宫一时名流，咸景仰丰采而争覩其手笔。会有客自姑苏来，谈及钱生事甚悉，先生欣然曰：“是又不可不为好迷梦下一觉棒也。”遂手不停挥，娓娓数百言，不三日而集成。真如尼山慎独，觉兹色臭梦。阁新一枝，觉兹风幡梦。函谷五千，觉兹恍惚梦。更有如降魔杵、烛妖鉴，醒醉石、涤胃茗，且时发菩提心，或复律广长舌，直欲以迷处寻觉，觉时见梦，思过半矣。或曰：“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，梦未必若是其机也。”然不知张云姊，乃玉环侍女也。自骊山梦后数百年，会安陆尉于兰昌官，偕伉俪而同栖金陵，又何疑于钱生甘露三年返魂之宵娘哉。且鬼可生儿，爰出车中之碗；童思作婿，载投墓下之珠。槐官为守，乌国称宾，梦耶觉耶，更复何辨。余也偃蹇林泉，颇与诸不经作缘，但连夕困于醉乡，又二豎为祟，倏观兹集，不觉奋然。索颖弁之，顿忘身之伏枕。即可谓陈德瑜之愈头风，田水月之退疟魔，不独奉为觉世书已也。是为序。

时丙辰岁麦秋月下天放子题于龙山草庐

孤山再梦序

余少时闻有渭滨笠夫者，自号梦醒主人，著作满座头，大约欲唤世之梦梦，而觉之醒醒。秋水伊人，入吾梦久矣。丙辰春，伏剑游荆楚，适晤于旅次，掀髯一谈，有如旧识。二十年梦想不及者，今靦面遇之。痛饮之余，翻阅邸帖，得《孤山再梦》一册。其中叙钱生事，梦梦醒醒，色色空空，绰有深意，非泛泛剧谈者比。灯下披阅再四，恍惚置身亦在梦中。执卷就寝，梦中颠倒，忽荣忽悴，乍笑乍涕，虎狼怒号，风雨狂作，幻态不可举，似梦中点破，微笑而寤。乃知天地升沉，日月消息，人事反复，种种物类之不齐，悉可作如是观。平生梦梦，今日方醒，觉我良深矣。不几冷水浇背，陡然一惊，唤醒人世间大梦乎。阅者解悟此旨，庶不失作者本意。余睡乡墨甜，复何能赘一词，但序其慕之久、遇之奇、相见之晚，知交之深有如此。

时康熙丙辰岁黄梅月晦日关中千亩主人题于荆南客邸

孤山再梦序

乾坤一梦境也，古今一梦场也。荣枯得失，梦中反复之事也。离合悲欢，梦内变换之景也。世人不悟，梦过一生，一生是梦。攘攘蕉鹿场中，忙忙邯鄲道上，不几梦中梦梦乎。余旅荆邸，有客自姑苏来，语及钱生事。梦耶真耶，真耶梦耶。编次成帖，名曰《孤山再梦》。使阅者知梦固梦也，即真亦是梦。如认梦作真，则认空是色。知真为梦，则即色是空。此书大旨，作如是观。如必欲求其人、实其事，则又是痴人说梦矣。呵呵。

时康熙丙辰岁桃花月上巳日惊梦主人题于龙山邸中

第一回

订兰水芸窗成交契

续孤山梦中卜良缘

漫道文章惊世，且夸才调绝伦。只为夙昔锤情根，惹下风流债恨。不想腾蛟起凤，终朝握雨携云。窗前一梦透前因，再续还魂有分。

一去金门献赋，何须拘定科名。吴山楚水任■■，到底荣归昼锦。须要赤绳系足，定然红丝牵成。风流不减《牡丹亭》，因此《孤山再梦》。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诗曰：

人生一世在人伦，天性自然付我身。

惟有夫妻并友侣，颠颠倒倒认难真。

这四句诗，单说人生在世，一有我身，便有五伦。然五伦中，君臣以义，父子兄弟以恩，俱出天性生成，不假安排。惟有夫妻与朋友，这两件却不是性，只是一个情字。朋友情之好者，则同声同气，如水如兰。情之偏者，或面是心非，或匿怨友人，甚至负义忘恩，以德为仇。从古来有几个管、鲍，雷、陈？至于夫妻，因是情，尤有情中之情。用情之正，则为淑女君子。用情之笃，则为贞夫烈妇。用情之邪，则为姣童淫女。故情到至极处，虽小小风流一事，可感天地动鬼神。生者可以死，死者亦可以生。有如《牡丹亭》一本传奇，当日杜丽娘何曾认得柳梦梅，只为被花神撮合，在牡丹亭一梦遂相思而死。后柳梦梅拾得小姐遗容，感触生情，幽魂相会，还魂开棺，成为夫妻，百年偕老，你说这奇也不奇。又有《孤山梦》一本传奇，小青何曾会过舒心谈。只因孤山一梦，遂得诗一首说：

新妆竟与画图争，知在昭阳第几名？

瘦影自临春水照，卿须怜我我怜卿。

因这一首诗，朝思暮想，后过南山，有一老人，引至风流院中，得见小青还魂，重为夫妻，后竟仙去，你说这又奇也不奇。然此二本记，犹属传闻，恐

才子文人，别有寄托，借此点缀，不足深信。如今见有似此二事的一桩奇事，说来且听。

话说江南姑苏有一人，姓钱，名居先，别号慎言，本贯徽州人也。后移居阊门外之南，娶妻袁氏，夫妻相敬如宾，虽无陶朱之富，可也颇足度日。慎言平日为人，广行善事，多积阴功，济危扶困，买物放生。家中素供观音大士像一尊，夫妻朝夕焚香顶礼，极其诚敬。一夜袁氏梦观音大士，手执梅花一枝，插在袁氏头上，醒遂有孕。十月满足，生下一子。夫妻喜不自胜，因忆梦中之事，取名叫做梅生。年长五岁，又生一子，因重阳日所生，取名叫做菊生。

且说这梅生年及八岁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如樱桃，眉弯新月，眼横秋波，虽无子建之才，却有潘安之貌。《西厢》本上有一词，足以形容：

眉黛远山铺翠，眼横秋水无尘。俊的是庞儿，俏的是心。若能蓦地乍相逢，疑是救苦难的观世音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梅生年及十五，父亲欲教出外攻书。附近有一石佛禅林，内有一人，姓田名在中，别号左人。原系杭州名士，因游姑苏未归，在此哲寓设馆。为人年方弱冠，秉性风雅，心性中正。先有一弟子，姓白、名加色，别号雁鸿，年十七岁，在此攻书。为人负性狡诈，心多阴谋。一日师徒正讲论之余，见钱居先引子梅生，后捧盒酒，至前拜揖毕，分宾主坐下。居先言，“犬子年已十五，虽在家诵过小学，今欲拜田先生为师。指引后学，异日成立，恩比君亲。”遂酌酒下拜。田左人曰：“小生学疏才浅，不堪为人师范，但蒙老居士见托，何敢自推。又何劳过赐酒也。”遂设坐同饮。唤过梅生，一见非常。田左人曰：“此子容姿清秀，异日远到之器也。居士可谓后继有人矣。”遂取名钱之继，字雨林。居先别去。自此雨林在寺攻书，与白加色情笃莫逆。一日加色谓雨林曰：“我二人联床风雨，足为道义之交，但恐日后贪富易心，我欲拈香设誓，结为异姓骨肉，何如？”雨林曰：“兄之所见，大为有理，但恐先生知之不雅。”加色曰：“古之管鲍雷陈曾传至今，有何不雅？我就告知田先生，令他作个主盟何如？”雨林曰：“如此更好。”两生遂告知田先生，于芸窗陈设香案，拜天订盟，结为昆仲。自此朝夕相依，情同鱼水。一日田先生讲论之余，三人在月下共酌兴酣。田先生曰：“诗、对虽非举业正务，然才子于吟风弄月之际，却不可少。吾今试汝二人一对，对不来者罚水一碗，对来者赏酒一杯。”二人曰：“愿领教。”遂出对云：

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

雨林对曰：

南江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

田先生大奇曰：“好对！好对！”即酌酒一杯，钱雨林饮而尽。白雁鸿寻

思半日，竟不成对。田先生即令取水罚之。又曰：“我今拈韵，作诗一首，汝二人依韵和之，赏罚如前。”田先生取韵，拈得“乎”字，遂吟曰：

诘是猖狂慕酒徒，桃源曾见避秦无。
半生竟向流离老，七尺空惭命世吾。
松菊未荒聊自适，马牛不惜任人呼。
闲闲十亩吴山外，宁有移文到我乎。
吟毕付与二生观看，钱雨林遂和曰：
萧条四壁笑家徒，试问新乌漉得无。
润屋已多书共伴，衔杯何事踵随吾。
胡然天也殊难问，彼美人兮尚可呼。
屈指浮尘今古事，斯文宁不在兹乎。

吟毕递与田先生现之。曰，“新清风雅，足追李杜，然子入学不几日，我又未尝教平仄，何如此之敏捷也？”雨林对曰：“弟子自五岁上，家父即口授平仄，已推敲矣。”田先生大喜，又酌酒饮之。白雁鸿思索半日，不能措一字，田先生命取水饮之。白雁鸿曰：“弟子受罚，乞先生代吟，以盖弟子之羞可也。”田先生曰：“你不服钱生，令他代汝和一首，何如？”白雁鸿曰：“正要如此。”雨林亦不辞，又吟之曰：

风流曾不负吾徒，酒社诗坛近有无。
惨矣烽烟愁且暮，萧然囊橐费支吾。
一枝泽国凭谁借，五夜寒乌祇自呼。
短剑应能戡暴乱，误人头白是之乎。

吟毕，田先生大加称赏曰：“古人言‘诗有别才，不在八股中论好歹’，信哉。白生我终日教以平仄，一词莫措，何意钱生锦心绣口，不减长吉当年。”遂大家酣饮而尽散。白生因诗对不成，自觉羞惭，又连饮冷水，遂觉心闷，乃告假归家。馆中止钱雨林一人，焚香静坐。因日间吃了几杯，不能温习经史，取案头一本杂记观看，乃是《孤山梦》小青、舒心谈故事。遂戚戚于心曰：“我今年已及婚，尚未获佳耦，若能得才女如小青者，亦不虚我一世风流才子矣。”再三观玩，不觉失声大叫曰：“小青、小青，你何独与舒生有缘？当今若再转世，我雨林亦不亚舒生，何不一再入梦耶？”只管自言自语，不觉神思困倦，遂伏案而寐。忽见白鹦鹉一双，上下飞舞，雨林向前逐捉，忽然飞出馆外。雨林心爱不舍，随而逐之，忽至一山，青苍可爱，上无别树，一片尽是梅花。至一院中，上坐观音大士，与家中父母所供奉者一般。雨林近前礼拜，忽大士言曰：“汝在馆中思念小青，却不知汝即舒心谈后身也。今小青后身亦转世矣。去汝居不远，虽不是汝结发正配，亦是汝钟情佳人，但若要团圆

，亦如前生。今后汝遇一浑身素缟，头带梅花者，即是也。此乃孤山旧梦之所，故遣鸚鵡诱汝至此以告之。吾因汝父母供奉虔诚，故悉为汝告。若问功名，不在科名，却在科名。龙尾蛇头，可求前程。汝须牢记，慎勿泄人。”雨林听言，正欲再问，忽然展鸡一声，猛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，心中大异。不敢告人，以待后验。且看下回分解如何。

第二回

美情郎陡遇美娇娃

妒心人暗施妒奸计

佳人才子两相当，一思难忘，一见难忘。窃玉频频又偷香，说不牵肠，怎不牵肠。妒花风雨来何狂，惊起鸳鸯，惊散鸳鸯。情郎情女各杳茫，说不思量，怎不思量。

右调《一剪梅》

话说钱雨林，一日在书房中与白雁鸿诵读。正值春和天气，只见“双双瓦雀行书案，点点杨花入砚池。萋萋芳草埋阶砌，细细莺声过短墙”。钱雨林语白生曰：“春和景明，正可郊外踏青，寻花问柳。只管埋头案上，不几令春色笑人寂寞乎？我同汝告知田先生，待三月三日，曲水流觞之辰，前往虎丘游玩一番，何如？”白雁鸿曰：“正合我意，日在此间闷坐，真如楚囚，不知人世间更有乐事矣。”两人议定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姑苏有一人，姓万名钟，别号典之。家道富豪，广有钱财。但为人趋势赴炎，结交权贵，性情怪吝，真是一个守钱奴。娶妻李氏，生下一女，年已及笄。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花羞月之貌。《西厢》本上有几句，足以形容：翠裙鸳带金莲小，红袖鸾绡玉笋长。淡白梨花面，轻盈杨柳腰。妖娇，满面儿扑堆着俏，窈窕，一团儿纯是娇，这女子，因正月十五日元宵所生，取名宵娘。赋性聪明，女工之外，吟诗作对，书画琴棋，无不通晓，且无一不妙。求亲者日至其门，他父母只不轻许。此是何故？只因宵娘美貌高才，自誓必须要貌若潘安，才如子建者，方许牵丝。若是俗子白丁，纵堆r篡金积玉，他也看不到眼里。父母因爱惜他，凡求婚者，必与他商量。那有一个如他意的？所以桃夭未咏，徒赋标梅耳。当日生他之时，原在虎丘祈保，如今一十五岁。三月三日，父母要往虎丘还愿。到了三月三日，准备轿马，安排香烛，宵娘与母各乘轿而来。万典之引童仆，乘马随之。一路上柳绿花红，山明水秀，看不尽的好景致。宵娘在轿中，诗兴勃勃，遂口占伤春诗一首：

春光知我早来迎，春草春花遍野生。

春树暮云增感叹，春江涨水阻离情。

春诗牵惹文魔兴，春酒扫除榆鬼横。

只有春思思不尽，无端春闷闷春城。

吟毕，不觉已至虎丘。下轿，参拜观音大士。宵娘因记得小青当日参拜菩萨诗一首，遂述而告菩萨之前曰：

稽首慈云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

愿将一滴杨枝水，洒作人间并蒂莲。

拜毕，父母拈香酬愿。诵经已完，山僧供柏子茶，松花菜，用饭完，宵娘同侍女喜儿自去游玩。父母在僧舍闲谈，且按下不提。

又说钱雨林与白雁鸿至三月三日，遂将欲往虎丘游玩之意，告知田先生，先生大喜，说：“昔李青莲道：‘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。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况今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’寻花看柳，正是吾辈快心事。但昔日圣门狂士游春，也要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。可再邀几个知己，方不寂寞于春光。”钱雨林素有相知二人，皆年方二八，长于诗歌，一名柳长卿，一名梅含香。即请二人到，相见礼毕，五人共往虎丘。不乘轿马，缓步而行，互相谈论，一路而来。只见桃花乱飞，人踏千片红玉，柳絮横舞，鸟啄万缕黄金。万紫千红，试问春价值多少；绿暗红稀，不知肥瘦竟何如，行至半途，见一坞中，秣桃锦杏，梨花含笑，杨花飞雪。又有一小桥流水，芳草芊芊，尽自可人。田左人曰：“我等且少憩此处，茵草而坐，各拈一花，题诗一首，如不成者，罚依金谷酒数。”众皆从之，请各拈花。遂将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杨花，写成四阕。柳长卿曰：“我辈五人，如何只用四样花？”田左人曰：“小徒白雁鸿诗学尚浅，不通推敲，只付在某花之下，作一绝句足矣。”四人笑笑说：“也罢。”钱雨林首拈杏花。遂吟曰：

桃花开罢杏花开，一望江城锦绣堆。

孔圣坛中沾雨化，董仙林内倚云栽。

枝头红闹惹诗兴，村里香闻问酒杯。

墙外游人虽可爱，何时得衬马蹄回。

吟毕，众人称赏不已，曰：“字字推敲，真诗坛飞将，直驾鲍、庾而上之矣。且末二句，取古诗‘一色杏花红十里，状元归去马如飞’之意，意气亦自不凡。”田左人拈得桃花，遂吟曰：

春光到处将无同，入眼桃花分外红。

小院深深藏国色，低墙树树缀天工。

浓妆妖艳宜含雨，妖态轻盈不胜风。

仙种观中疑尚在，武陵问渡为何空？

吟毕，众人观看，咸曰：“好诗、好诗！构思新雅，视吾辈真大巫之与小巫之矣”。田左人曰：“吾素不爱雕琢艰僻之句，不过信口拈成，但勿喷饭足

矣，何劳过誉乎。”梅含香拈得梨花，遂吟曰：

浓李夭桃太早狂，梨花留得殿青阳。
枝枝绽蕊玉含笑，瓣瓣呈芳雪带香。
独洗铅华放素色，不堆脂粉斗新妆。
惟愁雨打闭门日，落尽琼瑶春去忙。

吟毕，众曰：“句句清新，足堪压倒元、白矣。梅兄可谓诗中之仙风道骨者也，惜李、杜不及见今人耳。”柳长卿拈得杨花，遂吟曰：

不与群花一样妆，也无娇艳也无香。
纷纷飘雪灏江岸，点点飞绵过女墙。
坠地片时起又落，迎风半刻伏仍扬。
武昌扑面知多少，那管离人泣路旁。

吟毕，众人赏曰：“不幽深险僻，真诗中有画手也。”田左人曰：“众人皆成诗，白加色可将杨花题一绝句，庶不负今日之胜游。”白雁鸿亦一时兴发，遂吟绝句曰：

乍触帘栊又过墙，不成娇艳不成妆。
只因轻薄从天赋，颠倒春风直恁狂。

吟毕，众咸曰：“谁道白兄不知诗也？此诗引而不发，写尽杨花之妙矣。”田左人曰：“曾子固亦能诗矣。”众笑曰：“自是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足见先生训迪之功。”众遂起行，至虎丘。见游人两两三三，共赏春景。五人茶罢，在寺前寺后一游，来至千人石上，坐谈观景。忽见一女子，身穿白罗衫，腰系白纱裙，露出一双三寸浅红色鞋，头戴白玉琢成的梅花簪一枝，手执素扇一柄，遮遮掩掩露半面，正从千人石畔过来，后随一侍女，发方齐眉，色亦秀媚，穿青罗衫，系白纱裙，足下穿秋色鞋一双，亦随过来。低声谓曰：“千人石上有人，小姐须遮面而过。”众人在石上看见，齐声曰：“谁家好个女子，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帝也。”众口称美不已。钱雨林一见，触起观言大士梦中之言，身穿缟素，头插梅花便是小青后身，与我有缘。不觉叹曰：“今日正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也。”不禁自言自语，几至出神。众人下石，各自散步。钱雨林急赶女子，随尾其后，见出山门上轿，父母随之而去。追问童仆曰：“此是谁家内眷？”内一人答曰：“是万家小姑娘。”钱生不舍，又随至轿旁，见女子自轿窗中，频频顾盼，似若留情。雨林随至半里之遥，轿内宵娘细细观看曰：“世间有此玉人，觉我形秽。但外貌虽佳，不知才学何如？若得此子同梦是甘，亦不负我一段才名。”自思自想。轿走得紧，钱生不能随，遂立柳树下。盖宵娘前因千人石上人多，故掩面而过，未及见钱生，至钱生随来，方看个明白。

话说钱生正在柳树下沉吟，忽众人齐到，柳长卿曰：“雨林何不老成，独自在此看佳人也？”梅含香曰：“佳人遇佳人，两美相逢，自然恋恋不能忘情。”田左人曰：“勿得狂言，路人闻之不雅。”柳长卿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见路旁有酒馆一所，甚是清雅，惟时日已及午，众人入馆坐定，叫主人陈列酒肴，大家饮酒取乐。田左人曰：“今日之游，四美具矣，二难并矣。且又美酒嘉肴，高歌畅饮，较古之典春衣者，不更快乎？”梅含香曰：“王羲之三月三日一游，流觞曲水，千古夸为盛事。吾辈今日，少长成集，一觞一咏。不减兰亭，何乐如之。”柳长卿曰：“昔曾点暮童冠，浴沂咏归，圣人叹曰：‘吾与点也。’然系言志，未见诸行事。我等今日，比曾点浴沂之狂，更觉过之。”白雁鸿亦曰：“春游固乐，但少一丽人佐春觞耳。”众皆笑语大饮，独钱雨林默默无言，酒亦不吃。众曰：“雨林今日，何故莫兴也？”雨林曰：“不知何故，今日心烦意乱。”柳长卿曰：“我知道了，你的魂灵儿都被那人儿勾将去也。”田左人曰：“是那个？”柳长卿曰：“适间千人石畔走过来，穿一套缟素衣裳者是也。”田左人曰：“须老成些，勿得取笑。”众见日已沉西，遂咏歌而归。雨林至馆，越思越想，乍相逢又记不真娇模样，反来复去，好难为情。夜半不寐，见月朗星稀，遂题一诗，于窗上曰：

一轮淡月窥芸户，数点疏星透纸窗。

此夜相思无计策，除非魂梦到兰房。

吟毕，就寝。梦中恍恍惚惚，如见女子。次日早起，急至阊门外访问，忽遇昨日所见侍女，手执碧槐花一枝，笑嘻嘻的走来。钱雨林向前问曰：“汝莫非万小姐之侍女乎？”其女不答，点头而去。雨林又追至门首曰：“烦你传言，昨日虎丘路边所遇小生钱雨林专来拜小姐也。”女又不答，一竟进去。雨林站立良久，见此家门第清幽，房屋爽垲，又转东边，乃是一闲地。雨林循墙而走，至后，见一后门紧闭，乃是花园一所，内里桃花盛开。门旁边坐一小家独院，门前站一老妇人。雨林走向前，乃作揖唱礼，老姬回礼，乃问曰：“谁家小少年，到此何干？”雨林曰：“我有一事动问，请问，此是万家住宅否？”老姬曰：“正是，你问他做什么？”雨林曰：“实不相瞒，小生尚未有婚，闻他家有小姐，生得标致，意欲求亲，但未知他家浅深，且又不得冰人撮合，故此动问。”老姬曰：“事既如此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请入敝居一话何如？”雨林欣然进去。但见老姬家，院虽不大，也有桃花数株，亦甚清幽。坐下茶罢，雨林遂问老姬姓名。老姬曰：“妾夫姓木，名易，妾乃韩氏。因先夫去世，子又早亡，只有幼孙与老身，无可度日，专与人家作冰人，人都称我为木易媒婆。你若问万家事，我说你听。这万典之家中豪富，只生一女，容貌绝世，真是我苏州萝苧西子再出。且不徒有容，凡书、画、琴、棋、诗、词、歌、

赋无不通晓。常言欲嫁一个有貌，有才的丈夫，决不作俗子白丁之妇。所以求亲者虽多，或是有钱豪富之子，多是貌如蓬篚。或是宦家贵胄之子，多半目不识丁。都不中他父母与他的意思，故今日一十五岁，还未许人。”雨林闻之，喜曰：“我欲央你求婚，不知何如？”木易婆曰：“我看你的容貌，十分清秀，必是中他意的，但不知你内才何如耳？”雨林曰：“我内才亦不必言，但小姐所会的，我也都会。你可先见小姐，你就说居三月三日在虎丘道上相顾盼的，他就知道了。”木易婆笑曰：“原来你两个儿，已是张生、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了。我今且不向他父母说，先与小姐说知。”雨林曰：“如此极妙，但不知小姐是何名字？”木易婆曰：“他是正月十五日元宵所生的，名叫宵娘。丫头名唤喜儿。”雨林遂取出白银一两曰：“些须薄敬，暂为利市，待成就之后，自当重谢月老耳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未见功，先受赏，殊有愧耳。今是初四，明日月忌，待初六日我去，初七日你可到我家探信。”雨林告别而回，专听好消息也。

却说至初六日，木易婆早起梳洗，穿一套新鲜青布衣服，白布裙，两脚如飞，走至万家门首。正撞见喜儿买翠花二朵回来，遂同入内，见万典之夫妻。问曰：“这几日小姐亲事若何？”万老曰：“我小姐有了亲事，汝岂不知？今日到此何干？”木易婆曰：“我有好珠花一对，乃是一女子托转卖的，问小姐要不要？”万老曰：“你可亲去房中问他。”木易婆走入小姐房中，见小姐尚未梳妆，伏枕而坐。乃曰：“几日不见小姐。今春和天气，何不园中看花，而乃恹恹独坐乎？”小姐曰：“几日不见你老人家，今日甚风吹到此也。我因前日虎丘一游，不知是春寒了么，不知是冒风了，这几日神思困倦要睡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春闷撩人，自然如此。但不知小姐有何烦闷，何不告我？”宵娘曰：“这些个事恼人肠，古人云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我心上有事，难以告人。”木易婆曰：“别人难以告，老身在小姐门首坐，就如自己家里人一般，有何心事，但告我，或老身有可用之处，就便效力。”小姐长叹曰：“你也说得是，我今告汝，谅你是老人家，也不见笑，也不与别人说，只可你我知之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我活了半世人，难道这个也不知，我极是口稳的。”小姐忽然面红，语又不语。木易婆曰：“小姐有话直言，如何半含半吐？我老人家根前，你莫要害羞。”小姐曰：“着实羞人，难以出口。”木易婆曰：“古之佳人，如卓文君一听琴，便私奔相如，红拂女一见李靖，便寻至店中。古之佳人，不惟具慧眼，且有胆气，忍小羞而成大计，至今尤为美谈。这都是小姐在传书内知道的，何如此之怯弱也。”小姐曰：“你这番议论，正大光明。使我心胸洞然。我今只得对你露泄真情。三月三日，在虎丘随父母还愿，路中轿窗看见一人，容姿清奇，气度潇洒，就如潘安再见，卫玠重生，若得

此人，成为夫妻，也不负我一个才女。但外貌虽好，却不知腹中可有学问否？怎能勾相会一面，考他一番，以决好歹。然我女儿家，深处闺中，怎能会他？”木易婆曰：“却是这个缘故，正好投机。我今来此，非是卖珠花，亦为此事而来。”小姐惊曰：“你何为此而来，莫非见我吐了真情，故意耍我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我老身与千家作媒，极是老成的，何敢作耍。前初四日，有一少年，到我家，央我在小姐家作媒。他说你可先见小姐，说就是前日虎丘道中相遇的郎君。我问他姓字，他说姓钱，名之继，号雨林。所以令我到此。其实好一个美貌少年也，小姐不可错过了他。若要会他，这也不难，我教他男扮女妆，做卖花的引进来何如？”小姐曰：“这也使得，当在何日？”木易婆曰：“事不宜迟，兵贵神速，我明日就领他来。”说罢，去了。

却说初七日早，雨林至木易婆家，相见曰：“好事何如？”木易婆一五一十，一一对雨林说毕，雨林大喜而去。

至次日早，到木易婆家中，欲扮女妆。木易婆曰：“我家莫有细软衣服。”雨林急取银一两，曰：“可往典当铺内，贷两件来。”木易婆即往铺中，将银二钱赁衣裙，藏了八钱。回来于雨林妆扮起来。用乌帕裹头，身穿着青缎衫儿，腰系着白细裙儿，脚下将木易婆两只青花鞋穿上，还嫌大些。耳上用白丝系上耳坠，可是雨林生得十分白净，也远看不出，盖色与线一色耳。取出家中商人所寄翠花两对，放在盒中，令他捧上，然后取出镜子一照，雨林大笑曰：“我今日反做个须眉妇人也。”木易婆曰：“好一个美貌女子，纵有丹青画不成，不施脂粉天然态，那里认得是假的。”两人说说笑笑，走到万家门首。见万典之正出门来，木易婆曰：“小姐要翠花，这小娘子有翠花，我引来与小姐看。”万典之转叫喜儿，引进小姐房中。心疑曰：“那有这等美貌女子卖花耶？”有事遂去。雨林进房，见小姐同母坐。其母见二人进来，礼毕，问曰：“这一位是谁？”木易婆曰：“他是徽州女子，到此卖花。”母曰：“好一个美人，多少年纪？”雨林曰：“晚生一十五岁了。”母笑曰：“女子何称晚生？”

雨林通红了脸。木易婆曰：“此是他徽州乡俗。”母曰：“如此一个好女儿，如何脚与你老人家的一般大？”木易婆曰：“幼年因他父母爱惜、怕疼未缠，故大。”母细看耳上曰：“如何不钻眼儿。”木易婆曰：“说是父母爱惜，脚也怕缠，还肯钻眼儿哩！”母曰：“脚已长成，不可为矣。眼儿还要日后钻一钻，不要怕疼，可惜你一表人才了。”说罢吃茶，后取花看，问要多少价。雨林曰：“任凭吩咐，一花何足轻重乎。”母曰：“与你五钱丝银。”雨林曰：“彀价了。”遂递花收银。母曰：“他远方人，女儿可留吃饭，我往前边看饭来，你三人坐坐。”其母去了。木易婆语小姐曰：“此就是钱郎，小姐可

相见。”两人四目交视。雨林曰：“自虎丘一见小姐之后，一日三秋。今幸蒙小姐传召，得见玉容，真是千古奇逢，何以克当。”小姐含羞言曰：“前日一见郎君，宛如玉人，但我之意，须要才貌双全，方许百年偕老。故令诱君至此，以试真才耳，非别有他意。今日只可淡诗论赋，若一言涉于邪淫，即当鸣鼓而攻，幸惟谅之。”雨林曰：“小姐正言侃侃，令人佩服，自当守约候考，何敢再及他事乎。”小姐曰：“我先出一对，你对。”遂出对云：

入则孝，出则弟，守先王之道。

雨林应声对曰：

诵其诗，读其书，畏圣人之言。

小姐听毕曰：“对得切当。但用成语，尚属易对。我再出一对，你对。

”遂出对曰：

文宣王，周宣王，司马宣王，一君一臣，一不君不臣。

雨林应声对曰：

邹孟子、吴孟子、寺人孟子，一男一女，一非男非女。

小姐听曰：“此对甚难，你对凑巧，足见才矣。仍须考诗，有我去年在中秋前一日，作的一首，限你和韵。”乃念诗曰：

一窗好月照衾寒，来夕天涯人尽看。

虽忆酒非偕静侣，未能瓜破散乡团。

湘帘半卷钟未远，巫梦常闻捕到残。

最恨佳期偏杳杳，谁怜悄坐寄依欢。

雨林听了，不待思索，即和之曰：

桂影扶疏月影寒，中秋前夕举头看。

清光艳似黄金波，皓魄皎如白玉团。

旅邸把杯频照影，深闺敲韵待更残。

应知明夜冰轮满，几处寓愁几处欢。

和毕，小姐大加称赏曰：“字字不脱前一日，方是作手。只恐是你平日做下的，又或窃取他人的，你再作一首，何如？”雨林不辞，遂吟曰：

长空月净云辉寒，不待中秋人尽看。

玉镜尚和一厘缺，冰轮犹欠半分圆。

光摇花影疑郎至，亮透纱窗惊梦残。

馀兴再留明夜赏，只愁把酒与谁欢。

小姐听毕曰：“愈出愈佳，字字是中秋前一日。若在他人口中，未免是中秋赏月而已，真才子也。我已知才貌双全矣。可归于父母言之，通媒妁之言可也。”正说间，喜儿掌饭到了。雨林戏曰：“小姐须要举案齐眉。”小姐曰

：“须要庄重，不可轻薄。”三人同食毕，雨林犹徘徊不去。小姐促之曰：“大事不在今日，可急归去。若我母再来，看出破绽，反为不便了。”雨林不得已，别小姐而出曰：“愿小姐留意。”方欲再言，其母又至曰：“吃过饭了，再坐一时也好。”雨林曰：“正欲谢一饭之恩，何敢再赐坐耶。”其母曰：“此女大样，好象个男子。”遂出去。

却说雨林到木易婆家，卸去女妆，笑曰：“我今日复见我本来面目矣。”遂与木易婆言曰：“初十是开日，你可往他父母前作伐，我自谢你。”说罢去了。木易婆将前所赁衣服，还于当铺中。至初十日，又至万家，在小姐父母前，言钱雨林求亲之意。万典之曰：“此生我也见过，可以做得门婿。但不知小姐之意何如？”遂同妻到小姐房内，曰：“今日钱家求亲，此子甚是清秀，但不知我儿之意何如？”小姐曰：“婚姻之事，一任父母主之可也。”出来与木易婆说：“我再商量。”木易婆去回钱生曰：“好事已有八九分了。”不意钱雨林父母，因子大未婚，又央李媒婆在程家求亲多时了。却说这程家，原与钱家有瓜葛之亲，一见求亲曰：“古人下玉镜台，传为佳话，何不可之有。”递即允诺了。雨林不知，又与父母言往万家求亲之意，父母言程家已许了。

雨林闻之，忧郁成疾，连日茶饭不进，奄奄待毙，父母惊惶，遂商议曰：“好男儿占得九妻，使媒往万家求亲，有何不可？”雨林曰：“须木易婆作媒，方好。”父母遂央木易婆往万家求亲。万典之见女儿喜此门亲事，夫妻慨然允了。

木易婆回报，雨林大喜。走至书馆中，正值白雁鸿在馆，问雨林曰：“数日何不到馆？”雨林曰：“我有天大好事，何暇来此。”白雁鸿曰：“有何好事？”雨林起初不说，白生问之再三，曰：“你我订盟，此事不说，何足为兄弟乎？”

雨林遂将会万宵娘的事，一一说明。说：“你看这是大事不是？”却不知白生一见宵娘之后，也有求婚之意，今乃被他占去，心甚不悦。假意答曰：“好固是好，但无故入人家，未免越理了。”雨林自悔失言，只得默默不语。

却说白生千思万想曰：“我欲求亲，白白被他占去。他又有了程氏，万小姐岂肯于他做次妻。我有计了，拆散他后，不患不是我的。”遂写一书，备前备后，假作雨林笔迹，言初七日相会之事，又言父母已订程氏。令石佛寺一小沙弥，名唤月荷者，将书传去。你说是钱相公寄来的，月荷原与白生有龙阳之交情，遂不辞，竟自送去。万典之一见书，大怒曰：“我前日原疑非卖花的。”其妻曰：“我见他脚大异样，耳又不钻眼儿，且口称晚生，谁知竟是假的。这个丑陋，一概不言，只是他已订程氏之女，我儿岂可于他作妾乎？你明日叫

木易婆退婚就是了。”其夫依言，次日叫木易婆到家，大骂：“老贱人，做得好事，我今不成钱家亲事，你若再有一言，我把你送到官，打断你的筋！”木易婆知事有泄露，不敢发一言，竟报雨林，言如此如此，已退婚了。又不知后来何如。

第三回

真婚配拆散假婚配

好姻缘翻作恶姻缘

喜团圆，恨团圆，错配鸾凤颠倒颠，只是怨苍天。

好姻缘，恶姻缘，红颜薄命最堪怜，一梦赴黄泉。

却说雨林闻得万家悔亲，气得目瞪口呆，半晌不言。

徐曰：“此是那一个谗言害我也。”因此终日怨恨，忧愤成疾，百方调治，全然不应。父母无计可施，至馆中告知田先生。先生曰：“我有一计，可救他病。你可央木易婆，向他说万家又成亲了，即日过门。你可将程氏女娶来，就说是万家女儿，勿令他知。待至夜成亲之后，他虽知道，贪着夫妻恩爱，也就将万家宵娘忘了，病即可愈。除了此计，恐多少医生，难治此想思病也。”钱居先听了，遂至木易婆家，与银三钱，说知此事，木易婆亦允了。至次日早到钱家，看雨林在床，木易婆曰：“相公恭喜，我今朝又往万家，于你说亲，他依旧允了。即日就要过门，相公你道喜也不喜？”雨林曰：“你因我病，故来谎我。”木易婆曰：“你父母央我去的，如何谎你？你不信时，三两日就要过门，难道也是谎的？相公可自宽心养病，待三两日好做新郎也。”雨林似信不信，只得答应。心是日父母亦来言：“万家又成亲了，已看定四月初八，浴佛吉日合卺。我儿可扎挣精神，那日好迎新人。”雨林见父母说，方半信半疑，病渐渐好了。至四月初七日，父母又言：“我儿新愈，恐怕过劳。明日也不必你亲迎，只在家伺候可也。”雨林也允了。至次日孔雀屏开，大会亲邻吃酒，鼓乐喧天。至将晚之时，见一顶轿子，大吹大打，娶新人来也。拜了天地祖先，送入洞房，直至亲朋散去。雨林至房中，吃合卺交杯，挑去盖头，用目一视，全不像万宵娘的模样。眉觉浓些，色觉红些，眼觉大些，只是足下一双金莲一般亦觉丰艳动人。心甚疑之，不好动问。吃交盏毕，越看越不像了。乃不觉微吟曰：

花正新时烛正新，如何今夜似非真。

自疑新女非才女，却是何人唤美人。

吟毕，女子正色而言曰：“我虽丑陋，乃是郎君父母，六礼聘来，今夜如何不喜，反自沉吟，是何道理？”雨林曰：“我因数日有采薪之忧，将你家姓字忘了，故自沉吟以思，非有他故也。”女曰：“我自姓程氏，难道你家做亲

日久。还记不得？”雨林知是父母因他病久，故将程作万，以解我忧。乃转笑曰：“是了、是了，我何懵懂至此乎！”遂与就寝，成夫妇之事。次日亦不言语，只是病复加重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日甚一日。父母心惶，乃往街与他盘命。见一人挂招牌，上写王非仙谈命处。三钱银一命。乃入馆中。茶罢，王非仙曰：“居士欲算何命？”居先曰：“乃小儿的命，属猴相，今年一十五岁，十一月十七日未时生。”

非仙盘了一回，写了八字，再三推看，乃是：

丙申、二十二、癸未。

庚子、三十二、甲辰。

辛酉、四十二、乙己。

乙未、五十二、丙午。

六十二、丁未。

良久，非仙曰：“此命取食神格，身下坐禄，年上透出正官。时上偏财有印，是有功名之命。但金寒水冷，骨肉无情。却喜丙与辛合，为人性格温厚，心术端正，交人有情。时上有财不聚，妻宫犯羊刃，为人克妻，且有意外之妻。子宫冠带，三子必奇。初年运行平平，至甲辰、乙巳，丙午运中大发，当有异路功名。今年己卯日，犯岁君，且卯酉一冲，子平云：‘日犯岁君，灾殃必重。’再逢战之乡，必主刑于本命过此则利，须往西北恩星之地避之，方保无虞，此是真言。”

钱居先听罢，取银还了命钱，王非仙送出而归。居先至家中，对妻袁氏说道：“王非仙将儿子的命，俱都算着，言今年犯岁君，须出外方好。”夫妻遂对雨林说知，欲他出外。雨林曰：“术士之言，未足深信。‘父母在，不远游’。岂有父母在堂，朝越水而暮楚山，是何道理？”父母亦不深强他，与他调养病症。自娶妻之后，病亦渐渐的好了些，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万宵娘自考钱生之后，心里思想钱生才貌双全，真可相配，但不知天从人愿否耶？终日放心不下。自父母允亲之后，心中大悦。忽闻被石佛寺和尚不知送的何书，遂大骂木易婆悔亲，心中闷闷，几番踟蹰，乃问母曰：“前日那秃光光送的何书？我父看了，就退了婚。难道是钱家退婚的书？可于儿说知才好。”母曰：“你父因爱惜你，不肯言出，你倒反问。可是你与木易婆三月初七日做的故事，不知何故写在上面，那老王八也不对我念念，就把婚退了。”宵娘知事有露，瞞之愈彰。乃正色而言曰：“此事原来是实，我因钱郎有貌，未知他才，故令木易婆引来，当面一考，以完终身大事。所考诗对见存，不惟有貌，而且有才，何尝一官涉于非礼？待一饭之后，即便出去，这是母亲知道的。”母曰：“你父也不怪你这一件，只是他又娶程氏为妻，岂有你于他作

妾之理，故此退了。”宵娘一听此言，忽然变色，半晌不言。徐曰：“果有此事，果是实言？”母曰：“四月初八日娶去，大吹大打，街上人都晓的。还有在他家吃过喜酒的，岂是假的？”宵娘闻之，不觉泪下数行。顿小足曰：“钱郎、钱郎，何薄幸一至此也！当日虎丘一遇，何等留情，今日又娶别人。俗言，痴心女子负心汉，信不虚矣。但不知是何缘故，娶得如此太忙，令人心疑。母可瞒我父亲，暗叫木易婆来，我吩咐令他访问。”母爱女儿，真个瞒丈夫，令喜儿叫木易婆进来，到小姐房中说话。木易婆闻叫，遂随到房中，一见小姐曰：“小姐、小姐，你连累我了。三月初七日之事，是你教我引他进来。你要做个学道考他，与我何干？昨日被你父亲，将我千老贱人、万老贱人，骂我臭死，还要把我送官。你道如今的官，明镜高悬，至公无私，如当日包老爷的有几个？若一纸送到里边，将我的老命断送了也罢，只恐扯出钱生，拖着箕来斗便动。还牵连出小姐来，出衙入府，饱了那个色中饿鬼的眼睛。我老身所以千忍万忍，一字儿也不敢回答，他方才了休。若我当日讲起来，如今也不知七颠八倒，弄成个怎么的模样了。还看你在绣房中，安安稳稳的坐着里么？”小姐曰：“你老人家的一片好心，我也知道了。我父亲也不怪此一件事，只为钱郎于四月初八日，又娶了一位妻，所以退亲。我看钱生虎丘一遇，甚是顾盼，又男扮女妆，以进我家，在我身上也可谓极是留情的了。不知何故，又变起卦来，娶程氏的女儿，令我心疑。欲写几字，令你送去，看他如何回复？”木易婆曰：“是了、是了，那一日浴佛节，我往华藏庵烧香去，路上见一家迎亲的，却不见新郎，只是轿子，大吹大打，好不热闹，谁知就是他家。钱郎真是薄幸，这个天杀的，小杂种，囚根子，如此杂情。如随风的柳絮，逐波的桃花。看来前边一番殷勤，都是假意虚情，既得陇，复望蜀。俗语云：见吃着碗里，又看着锅里。真可恶，真可恶！”宵娘曰：“你也不要太骂他，或者别有缘故，出乎不得已，未可知也。你一访，自然明白，天下抱不白之冤者极多。我且写书，你拿将去。”宵娘走笔如飞、写毕，付于木易婆去了。又叫回曰：“问得清白，我有礼谢。”木易婆袖书，也不到家去，竟往钱家门前。正遇钱雨林扶杖散心，遂问曰：“钱官人恭喜！老身不知，才来与你道喜，你新娘子却不知比你虎丘遇的那个学道何如？”雨林曰：“我有无限心事，因病不能到你家一告，今幸你来此。家中不便说话，可就此旁弥陀庵中坐坐。”木易婆同行，不几步入庵，坐定。幸此日众僧于人家道场请去，止有一小沙弥看家，殿上无人，两人就地砖上坐下。木易婆曰：“钱官人有何病？既在病中，又何娶妻太忙？难道老婆是个女医，交盞做得药饵。”雨林曰：“只为此病，所以生出许多葛藤。也不知那一个畜生，将你我做的事都传万典之。万典之退了婚，就生起此病，实是为小姐而成的。”木易婆曰：“既为小姐，如何又娶

？”雨林曰：“只因病重，吃药不应，父母用计，叫你来，说万家允亲，就要过门。我也当真，你何忘了？”木易婆曰：“我岂不知，只是不好对小姐说，恐后他怪我不是。他今叫我去，与你一个柬帖儿，我又不是《西厢》上的红娘，令我与你传书递柬。”雨林忙问曰：“书在那里？”木易婆曰：“在我袖里。”雨林曰：“快拿来我看。”木易婆曰：“你要快，我却要慢。小姐的书，你要礼拜开读。我捧书的也先要礼物相赠，方许你看。”雨林曰：“手中无物。”木易婆曰：“你无物我也无书。”雨林曰：“有了，我现带银烟袋一支。权当礼物。”木易婆曰：“这一根正好使用，只是还嫌细些儿。”接了烟袋，方袖内取出书递于雨林。雨林看了又看，点点头儿，跌跌脚儿，忽失声叫曰：“小姐、小姐！你怎知我万种情怀，一腔心事也。”木易婆方欲问书上写得什么话，忽见雨林色变，倒地卧下，不省人事。木易婆急抱扶，呼唤半日，方才醒来。将木易婆吓得一身冷汗。曰：“钱官人莫非为此烟袋，故卒然气死，仍与你，我去也。”往外就跑。雨林曰：“那为此。我是病久的人，一见此书，不由我心上疼痛，所以跌倒。你既来，可不明不白的就去乎？”遂忙唤小僧，借来笔砚，将佛前吊纸，扯了一片，写了几行。不过说他父母瞒他，只说是娶的小姐，却不知又是替身的话。木易婆袖了书，急忙就走，只恐雨林又跌倒，倘叫不醒，如何是好。水易婆去尚未远，雨林出门叫曰：“你当回信来，我自谢你。”水易婆曰：“不来了，你只一谢，也谢彀了。”雨林方歌再叫，忽父亲走来，曰：“我儿病未大愈，不可过劳。”遂扶归家。

却说木易婆回到万家，见了小姐曰：“为你只一书，如催命的符，迫魂的票。他一见书就跌倒在地，死了半晌，几乎将我唬杀。幸叫醒了，与你草草回字。你看，我去。今后再不管此闲事了。”说罢袖中取书，付与小姐，往外就走。小姐曰：“你可吃了饭去。”木易婆曰：“只一惊就吃彀了！再不吃了！再不吃了！”竟自出去。小姐看毕，方知是父母瞒他，雨林不知，也出于不得已。又闻见字跌死，不胜心疼。遂自思曰：“原来钱郎不是薄情的。如此钟情于我，就与他做次妻执小星之义亦所甘心。但我父母必是不肯，此段姻缘竟付之南柯一梦了。”越思越愁，越愁越恨，遂成郁症。数日不起，茶饭不进，其母昼夜守涕，父抽签问卦，却无吉兆。卧床四十馀日，梦寐中时见钱郎，醒来愈加沉重。忽一夜梦观音大士曰：“汝与钱生有缘，但不在今日，除非如小青之与舒生，方可会合。今我因你父母吃斋虔诚，送你魂暂入风流院中。将杨枝水你饮一点，你身不坏，好待将来与钱生相会。”宵娘正欲再问，忽被母啼哭惊醒。谓母曰：“儿适间一梦，见观世音言我与钱郎有缘，但不在今日，须如小青之会舒生。这话也可信可疑。又与我杨枝水一点吃上，说我身不坏，又言将我魂暂送入风流院中去了。是我真魂已去，病必不能好了。待死之后

，可依我言，不可入土，将棺寄放虎丘观音殿旁。日后或菩萨之言有应，却不再见父母了么？切记，切记！”说毕，泪下如雨。母亦痛哭，仍将此言，对万典之说。典之亦哭来看，宵娘曰：“儿今病重，必不能起，身后之言，已于我母说了，父可允从。”父亦痛哭曰：“你言岂有不从，但我老两口，如何舍得下？”宵娘曰：“观音之言，定然不虚，还有相会之日，也未可知。”从兹遂不饮食，过了三四日，竟呜呼了。可怜如花似玉女，化作彩云散作霞。死后颜色不变，父母痛哭，自不必说，用棺殓了。

却说万典之见女儿死了，思恨不过。待七日烧纸，请石佛寺众僧，来诵经礼佛。道场完毕，对月荷和尚曰：“我女之死，全是钱雨林所致。我今将棺寄在虎丘寺上，告他个调戏良京闺女，以致杀性命事，要你同木易婆作证。”月荷亦不敢回言，木易婆闻此消息，携孙不知何处去了。月荷到寺，再三踟蹰，乃竟私自走来，告知钱郎。不知后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避灾星浪迹寄江湖

逢众侠扬名在荆楚

灾星照、意彷徨，书箱琴剑走他乡。

鹊桥翻成雀角怨，暮树江云天一方。

逢众侠、意气扬，天涯知己共流觞。

白雪阳春同唱和，问柳寻花兴致狂。

右调《捣练子》

却说雨林自见宵娘书后，又见程氏甚是贤淑，亦颇相得，病渐渐好了。一日正要往石佛寺中，探谒田先生，方出门来，忽见小和尚月荷，气喘喘的走来，急语钱生曰：“你的祸到了，还往那里走？”雨林惊问曰：“我是个读书人，有何祸事？”月荷曰：“你还不知道么，几日前万家小姐死了。”雨林大惊，半晌失语。徐曰：“果然是么？你故吓我！”月荷曰：“首七纸已烧过了，这还是假的？”雨林忽倒在地，痛哭不止。月荷曰：“还有大事与你说，你且止了哀罢。我前日万家请去，追荐小姐，道场已毕，万典之言说：‘我家女儿，被钱雨林勾引，良家闺女，以致杀命。他前男扮女妆，暗入人家，我全不知，后被你送书来，方才晓得。我今定要告他偿命，你与木易婆就是干证。’说得其实利害。我想此事，一入衙门，如今的官，那有如当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，替你遮盖的。况你是个怯弱书生，把你到堂上，如那做歪诗的人，推推敲敲，一声拖倒，将你那嫩屁股上敲敲打打，你怎过得！又你父手中无钱，虽然姓钱，其实没钱。俗言说：天下衙门往南开，有理无钱休进来。你既无钱，他上下通通，皂隶将刑弄的重了，书吏将稿做的狠了，可不将你弄坏了么。

又恐牵连我的屁股，也要弄的疼痛哩！如今闻木易婆已避了，你也可远逃，被告不见，干证自然免提了。我将来告你，你不可缓。”雨林听言，冷汗从沟子流出。曰：“此事谁于他说来？”月荷曰：“你还不知，这是白相公前将一书，说是你的，使我进去。”雨林曰：“白雁鸿与我订盟，如何害我？”月荷曰：“他也有求婚之意，故下此毒手。”雨林曰：“好个拈香兄弟，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也。”月荷曰：“你且不必者也之乎，先寻生路，我今去也。”雨林别了到家，急于父母言知此事。父母曰：“前王非仙原说今年不利，宜出外避之。如今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今日七月初一，明日成日，宜出行，可就前去。但无斧资，奈何，奈何！我今往亲戚朋友，借贷些去。”雨林曰：“世态炎凉，人情冷热，相谈尽道轻财利，谁把千金肯赠人。不必往求守钱奴。我有两个交友，柳长卿、梅含香，颇有义气，父亲可去请来。”其父去了。雨林到房中，于妻程氏言及此事，程氏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惟有逃避，可以免祸。”雨林曰：“父母亦是此说，但无路费若何？”程氏曰：“此事因我所致，今可将我首饰衣服典当，以充路费可也。”雨林犹未回言，妻已令侍女叫卖婆来，拿去典当。须臾得银十两，方欲与生，忽父母亲请柳、梅二生到庭。雨林出见，言：“我今遭此奇祸，欲走他乡，奈无斧资，乞二兄义气，助我数金，异日当效衔结。”柳生曰：“兄罹此奇冤，我等不能代伸，一旦远别，从此鸡鸣风雨之思，秋水伊人之怀，曷能自己。”梅生曰：“兄有急难，弟辈惟有况也咏叹而已。但今事急，我等且告回，与兄措置路费。也再不必来家，明日就在江边等候送兄了。”柳生曰：“言之极是。”茶罢去了。雨林转见父母，恋恋涕哭曰：“父母在堂，吾弟又小，何忍舍膝下而远游。”父母曰：“男子生而志在四方，何必恋恋作儿女之态。况我年尚不大老，还可自办衣食，你放心去。王非仙言你有功名在异路，又你前梦观音大士言龙头蛇尾，当有前程。或者此行，得一官半职，可也未料。只要你路上小心，不比在家，勿亲匪人，凡事谨慎可也。”说罢泪下。雨林咽哽入房，妻取银，缝在雨林里衣内。曰：“妾首饰衣服止凑十金，与君前去。但此去，云情雨意，虽不念两月之夫妻，霜鬓雪发，当常记六旬之父母。早去早归，一路风餐露宿，戴月披星，须要事事谨慎。不可亲近匪人，更不可窥探人家女子，若在外惹出事来，更不比在家了。”言毕，泣下数行。雨林亦下泪曰：“贤妻之言，当铭肺腑。但我父母在堂，要你早晚孝顺，那《琵琶记》上有云：‘宁可将来埋怨，莫把爹娘冷眼看。’”遂深深作下揖去。程氏忙回礼曰：“奉侍翁姑，乃妇道之常，何劳再三吩咐。”说话之间，不觉已鸡鸣了。父母急唤雨林曰：“可早出到江边去，若待天明，恐万家知道不便。”雨林别妻掩泪而出，见父母悲切不已。父母亦含泪勉强曰：“不必泣哭，放心前去，古人曰：‘丈夫非无泪

，不洒别离间。’我儿快走，鸡已叫五次了。”雨林拜辞母亲，母亲进出大门，徘徊哭泣，倚门而望。

雨林同父走到江边，天已明了。见柳、梅二生走来谓雨林曰：“我二人到家收拾，每人只办得银十两，以为吾兄途中之用。且吾兄如此美才，必遇豪侠，古人云：‘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何人不识君。’”雨林曰：“蒙君盛情，何以克当。七襄之报，当在何日乎？弟有老父母在堂，望二兄看顾一二。”遂拜下揖，二人急扶住曰：“古人托妻寄子，况兄之父母，即弟等父母一般，自然点检，不劳吩咐。”雨林曰：“我这一去，不知流落天涯，成个甚人！与二兄得再会否耶？”柳长卿曰：“昔司马万里归来，便成个文士。范蠡五湖出游，便成个富翁。兄今日一游，安知异日不高车驷马衣锦荣归乎！放心前去可矣。”三人洒泪将别，雨林又曰：“我走的忙，未辞田先生。祈二兄转致弟意。”遂登舟。其父悲痛。二人挽之而去。

却说钱雨林是日登舟，相伴祇是琴剑书箱，孤身只影，并无一人作伴。一日一夜，到了金陵泊舟。舟中独坐，如《西厢》所云：“离恨重叠，破题儿第一夜。”灯下独坐，船家各去后舱睡了。对月徘徊，好生难过。乃赋客身孤影诗一首曰：

恹惶独自谁为邻，举目惟伊与我亲。
月下衔杯影对照，灯前搦管意同匀。
幻中看幻俱知幻，身外寻身不是身。
孤影随形成两个，可怜影伴可怜人。

吟毕，就寝。忽见观音大士在前，雨林再拜。大士言曰：“宵娘真魂，我已交付风流院中，后会有缘。但汝此去有难，或至急时，即念救苦观世音，我便默佑。但不可如太史公随牛马走耳。”雨林方欲再问，忽船家叫曰：“好顺风，可放夜船了。”猛然惊醒，自记于心。遂放舟至扬州。雨林谓船家曰：“扬州古称佳丽地，可暂停舟，待我上岸，一看琼花何如？”舟人乃挽舟，雨林上岸，竟在琼花观中。见琼花已枯，无甚可观。忽一人文不文、武不武，村不村、俗不俗，见雨林秀丽，乃向前作揖曰：“小生姓牛名何之，乃一富商也，相公何处人氏，因甚到此？”雨林曰：“小生乃姑苏钱雨林，欲遨游江湖，故到扬州，一看琼花。不意人道洛阳花似锦，偏我来时不遇春。”牛何之曰：“原来是苏州相公。”急邀到馆中，酌上海曰：“小生亦欲遨游江湖，乞相公同船，方不寂寞。”雨林一时不记菩萨之言，遂允了。同到船中，又同吃酒，兴酣之后，牛何之出言嘲耍，捏手掐脚。雨林正色言曰：“我乃天地间一丈夫，岂是龙阳小子，牛兄何不尊重？若再如此，当以无情剑砍之。”牛何之知事不谐，待雨林醉卧，乃窃雨林行囊而去。至次日醒时已乌有了。雨林急问

船家，船家曰：“料就是相公昨夜吃酒的那牛儿拐去，何又问我？”雨林遂不做声，只长叹了一声：“罢了！只是路上无费，如何是好？”

次日开船，吃船家的饭。走了三四日，已到江州。都是船家管饭，是日要过钞关换船，泊舟城畔。船家曰：“相公如今要换船，可将船钱见赐几文，且连日饭钱，也要算个明白。”雨林曰：“我路费被牛儿拐去，将何还你？”船家曰：“官家不使闲人，况那有白白的吃饭？今日无钱，必定和你算账。”雨林不得已，遂画几幅画，题几首诗，进城去卖。只见买画看的还有。但曰：“如何不妆上好颜色？”雨林叹曰：“早知不中时人眼，多买胭脂画牡丹。”自后也算还卖了几幅，得银一两二钱，清还船家。至于所题之诗，人人笑曰：“这一个穷途酸汉，他也题诗！岂不知官大好吟诗。我这里张翰林、楚进士的诗也用不了，谁来要你这几首穷诗做甚么事？”雨林听言，乃长叹作诗一首曰：

漫道名高好吟诗，单寒何事费神思。

推敲须出有钱口，平仄空调无运时。

偶写弄獐不是误，故吟糕字反成奇。

文章亦自随凉热，老杜千秋真我师。

雨林吟毕，正自叹息不已，忽见一人，不履不衫，非儒非仙，走到面前。问雨林曰：“小兄何故长叹？请到敝寓共话。”雨林见此人气概不凡，遂收拾字画跟来。不几步到了寓所。坐定，乃问曰：“老先生贵处贵姓？”那人曰：“学生姓王，也不必说名，别号非仙。天文地理，星相奇门，略晓一二，歪诗也做几首。最爱结交江湖豪侠，只是素性直率，不好巧佞奉承，所以人多冷眼，并无知己。适见小兄丰采不俗，秋水为神玉为骨，异日必有奇遇。何故在此长叹？”雨林曰：“小生姓钱名之继别号雨林，姑苏人也。因有雀角鼠牙之诬，故逃避至此耳。老先生既精虚中之术，将小生贱造看一看。”乃念八字。非仙曰：“贵造我在闾门时已看过了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雨林曰：“原来先次看命的，就是老先生，如今都应了。请问先生何故又到此？”非仙曰：“我朝游北海，暮过苍梧，有何定踪？前自贵处，游到洪都，访一故人不遇，今又在此卖卜耳。请问小兄今欲往何处去？又如何在此卖诗画？”雨林曰：“欲往西北方，亦未有定向，因路费被人拐去，不得已卖字画，以作斧资耳。”非仙曰：“如今肉眼多、慧眼少，识诗画者，能有几人？我昨观天象，见德星聚荆楚分野，必有许多这豪侠在那方。我今亦欲往荆州，与兄同船，路费自有。”说罢，遂收拾书箱四宝，同雨林到船■■■酌谈诗。雨林问曰：“题诗以何为佳？”非仙曰：“三百篇之后，莫盛于唐，虽有初盛中晚之别，然大要以清真切当为上。如李青莲之豪迈，少陵之真切，自足千古。当时以诗取士，二人竟不入选，可千古而不可一时。迄今言诗，只推李、杜，那些应制的，反出其下。

又贾浪仙以僧而能诗，高适五十学诗，皆名重千古，何尝在科目乎？但诗亦有遇不遇耳。如古人有得意于猫儿狗子者，有失意于南华第二篇者，如孟浩然以‘不才明主弃’的一句，致拂上意，终身不用。苏子瞻以‘地下惟有蛰龙知’的一句，几遭奇祸。若非遇明主，亦与‘上方珍馐来珠域’之句，同付法场了。吾兄适间‘文章亦自随凉热’之句，足尽此意了。”

雨林曰：“承领大教，顿开茅塞矣。但诗之好歹，以何为上？”非仙曰：“只要说题真，寄兴远，不失温厚和平之旨，斯佳矣。你看唐人的诗，何尝有一句打人牙齿。李长吉之诗，称为鬼才，只是太艰深耳。近日诗人，以纤巧为新，以幽僻为奇，百端扭捏，反失大雅风味矣。”雨林曰：“当哉斯言，可与言诗矣。”二人饮至夜分，乃寝。次日放舟至黄州地面，赤壁下泊舟。至夜见月白风清，二人又弹琴吹箫，共酌船头。凭吊当年，举酒酬诗曰：“明月在水，孤鹤在天，东驶未往，常在此间。”酬毕共饮。雨林问曰：“赤壁两赋孰佳？”非仙曰：“赤壁鏖兵，公瑾雄才奇谋，诚足为一世之雄。而东坡不言，只言曹公兵容之盛，正是借曹公说法，惊醒世人。言如此权势，如此气焰，而今安在哉？令千古奸雄，如冷水浇背，陡然一惊，此是文章妙处。至‘自其变者观之’、‘不变者观之’二段，意自高妙，然词调未免落宋人理障矣。所以不如《后赤壁赋》空灵。至羽士化鹤一段，尤入非非想天矣。”二人谈饮。酒酣，乃取文房四宝，欲作诗吊古。雨林曰：“不必分题，我二人可共联一诗，何如？”非仙曰：“兄请先唱。”雨林曰：“还让老先生。”非仙曰：“兄雄姿英发，自当先步，老夫随后尘可矣。”雨林曰：“僭了，乃是簸之扬之，糠秕在前耳。”非仙曰：“不敢，正是淘之汰之，瓦石在后耳。”二人大笑，雨林乃首吟曰：

长江万里放孤舟，（雨林） 赤壁尤存古迹留。（非仙）

作赋雄才偏忆轼，（雨林） 崖兵奇策独怀周。（非仙）

文章功业成何济，（雨林） 明月清风尚未休。（非仙）

击楫中流凭吊古，（雨林） 烟波一望一添愁。（非仙）

吟毕，二人谈笑共酌，不觉东方之既白。次日顺风放舟，不几日至汉口泊下。二人又酌酒曰：“此去荆州不远，吾二人可将一路风景，联成一赋，以志岁月何如？”乃共作赋，一人一联。非仙首曰：

一孤湖水，万里长江。住集文昌，夜半钟声惊细梦；停舟焦石，清晨玉韵起苍心。鞋山涨中流砥柱，湖口塞一郡咽喉。金陵郁千秋之佳气，江州收九水之狂澜。吴郡自此隔界，楚邦由是分流。兰溪为驿递之公所，黄州属苏子之旧游。三江夏口，流不尽英雄血泪；团风市镇，见几多山水奇观，漠漠汀洲，半座渔船拖白鹭；悠悠绿水，有个嘉鱼跳碧波。日击石头，尚有祭风台迹；耳聆

江面，如闻赤壁歌声。白萝山边，有个道人敲玉板；神灵矶上，见一渔人弄钓竿。荆襄据上流，诚哉用武之地；武昌多佳丽，允矣文献之邦。

赋毕，共酌。舟人乘风放舟，不几日到了荆州。二人同寓福昌寺中，王非仙仍卖卜，以供二人之费。时已近中秋，二人寺中陈设瓜果，饮酒赏月，又同联诗曰：

今年看月在荆州，（非仙） 几处笙歌几处忧。（雨林）
天上晴光分外满，（非仙） 人间离恨愈添愁。（雨林）
客窗对影惊乡梦，（非仙） 旅邸停杯念旧游。（雨林）
况复庾楼无兴致，（非仙） 最怜此地过中秋。（雨林）

吟毕，共酌。自此在荆州。日月如梭，三秋过了，又到严冬时候。二人在寓，并无一人青目，冷落殊甚。雨林乃作一对云：

富贵多知己，贫贱少故人。

非仙曰：“我亦有一对，写出你看。”

无钱虽是知己少，有酒却喜故人多。

题毕，雨林嗟叹不已。非仙曰：“我前与你算命，我今又与你相一面。你神气爽朗，骨格清奇，眉如远山，眼如秋波，自是聪明之子。最喜准端正，有若悬胆，为人心怀中正，中年必大发。两耳明珠出海，功名可望。但口似妇人，笑眼带花，多有桑间濮上之约，幸得是个男子，可也罢了。如今滞气未退，至明年黄气发于天苍，便有许多好处，只恐应接不暇也。你再伸左手来，我看一看。”雨林伸之，非仙捻一捻，曰：“好手，好手！锦囊之中，富贵可期。但手背青筋多露，恐一世劳碌，不得安闲耳。”

二人自此在荆州，捱过三冬，已至岁暮除夕之夜，乃沽酒同饮，曰：“今夜不可无诗。”非仙乃吟曰：

兔去龙来岁又更，寒灰拨尽待天明。
老同旧历当前弃，愁逐春风到处生。
鹤唳风声魂欲断，春消酒冷梦难成。
明朝又是新年也，怕听晨鸡报晓鸣。
吟毕、雨林看了。亦自吟一首曰：
钟送黄昏雁过斜，那堪又见换年华。
军前守岁频添岁，梦里寻家不是家。
旅邸谁人共柏桑，客窗独自看梅花。
最怜乌兔催人老，愁向江头听暮笳。

吟毕，就寝。次日起拜新年，几日闲游无事。一日雨林曰：“闻此间有仲宣楼，我二人何不一游？”遂携手登仲宣楼，徘徊观望，不胜伤今吊古之怀

，雨林乃援笔作歌一首，大书墙上，歌曰：

忆昔登楼有仲宣，今日重登仲宣楼。
异代豪气适相符，千古伤心意亦投。
仲宣当年曾作赋，愧我无才祇自羞。
惟有拭目远眺望，聊舒楚囚一段忧。
西望龙山烟漠漠，东望汉水浪悠悠。
浪悠悠，天限南北两地愁。

安得神禹再出世，凿引长江别去流。

题毕，后书姑苏钱雨林题，忽一日荆州豪士，绅衿，乘游斯楼。见了此歌，遂相访雨林，彼此拜望，终日往来。其中也有爱雨林的姿色者，也有爱雨林的才名者，也有爱雨林的吹弹雅操者，也有爱雨林的山水墨画者，也有怜雨林年少，天涯举目无亲，故意亲目者。遂有求诗的、求画的、求弹琴的，求吹萧的，或有赠金者，或有解衣者，或有推食者。雨林也是时运将转，比前大不相同。一日邸中忽忆家乡，乃题诗于窗上曰：

春光触目动愁肠，行役何时返故乡？
常忆椿萱偏切念，每思棠棣亦难忘。
鱼书欲写凭谁寄，蝶梦频仍似觉狂。
记得离期多感慨，整装拟在百花香。

雨林吟毕，感怀不已，又题绝句三首曰：

春来万物自添新，犹幸天涯有主人。
忽到漆园蝴蝶梦，梦回伏枕惟思亲。

其二：

细雨幽窗冷气侵，相思几度泪沾襟。
含情欲寄孤山梦，翻覆频听玉漏深。

其三：

和衣寐坐却伤春，睡醒从头记梦真。
一望残灯犹结蕊，又看明月照孤身。

雨林吟毕，正自独坐思乡，忽见荆旅几友，共入寓所。见雨林吟诗伤感，乃曰：“如今日暖风和，春光明媚，正可郊外踏青。兄何闷闷独坐乎？”遂共邀雨林郊外寻春。却说那几人是谁？一名王家修、一名朱之潢、一名商紫垣，又同王非仙五人，出城游玩。或堤畔看柳，或坞外观桃，或泛舟江上，或随喜古刹。共到水月林饮酒。王非仙曰：“今日胜游，不可无诗以记之。”乃首作诗曰：

结伴寻春到草堂，主人留客具壶觞。

湖连琳刹桥连市，花罩烟村柳罩墙。
乐听莺鸣并燕语，笑看山色与水光。
二难四美今咸备，暂放愁眉且醉枉。
吟毕，朱之潢和之曰：

共踏春春憩讲堂，旅怀无聊暂飞觞。
如茵草绿平铺野，带雨桃红半出墙。
自是辟疆多客兴，应教投辖醉春光。
座中谁和惊人句，短发萧疏一楚狂。
吟毕，商紫垣又和曰：

旅约偕游到梵堂，相逢知己共流觞。
花新柳嫩迷芳径，燕语莺声过短墙。
八岭岚云开翠色，一江桃浪映天光。
阳春不弃离愁客，细雨和风助兴狂。
吟毕，雨林和之曰：

问花寻花过法堂，芝兰相聚尽酣觞。
远观棹橹摇江岸，近看秋千出粉墙。
李白桃红真美景，山青水绿好风光。
咏歌童冠偕归去，不异圣门点也狂。

吟毕，众曰：“如今挨着王兄了。”家修曰：“我今日虽做几首歪诗，然却不喜作诗，这是何故？只为平日多假斯文，人前谈诗，说的天花乱坠，及看他所作，却令人喷饭满案。我最恶此一等人，所以不好作诗，我今只作一春词，以博诸兄一笑。何如？”众曰：“更妙，更妙！”王家修乃拍手大笑曰：

才到春来，日已更长。只见那游春的，尽到东郊、南陌去寻芳。天偏苦了那无臭铜的，无钱、无银、无酒、无浆。偏撞着了莺舞燕声百花香。你道这个时节，教人如何不兴狂？只落得两两三三，玩耍过韶光。惟恐韶光虚度，也还好当。单是被窝里没个佳人最感伤。

吟毕，呵呵大笑，众人亦大笑。朱之潢曰：“王兄春心动了，何不暂请五姊妹来一救急耶。”王家修曰：“这是我家常茶饭，权把雨林兄作个美人一用何如？”商紫垣曰：“王兄醉了，出言大狂，罚酒一碗。”家修曰：“我不过托之空言，未尝见之实事，如何就要罚？”朱之潢曰：“圣人云：‘非礼勿言’，况钱兄远客，又是斯文才子，安可如此褻渎。王兄何不好德，而只好色也？”王家修曰：“今日众人游春，原是取笑行乐。如何又讲起道学来，也未免有腐儒气了，该罚。”众人大笑，遂各饮一碗。王家修曰：“此事从钱兄身上生来，亦该饮一碗。”雨林曰：“素不吃大杯。”王家修曰：“素日只吃小些

儿的亏，我偏要你今日吃大些儿的亏。”遂强灌口中，雨林避席。王非仙曰：“待我代饮。”取过碗来，一饮而尽。雨林曰：“王兄可谓一口吸尽西江水矣。”非仙笑曰：“不过一酒徒耳。忆我二十年前吃酒，真是‘酒渴思吞海，诗狂欲上天’。”雨林曰：“试详言之。”非仙作诗一首，答之曰：

二十年前一酒徒，于今豪兴全然无。
水萍风絮疑同伴，地角天涯莫定吾。
量减黄流增感慨，颇添白云叹呜呼。
心头多少伤情事，搔首惟天知我乎。

吟毕、众人称赏。此时都吃醉了。日已挂山，众人遂咏歌入城。次日，王非仙卖卜回寓，谓雨林曰：“我今到市，观看赦条内，求山林隐逸才德之士。如有志许赴春官考。考中者不次官之。有此机会，吾兄负此美才，不可错过，况你运将转了，明日可辞众友，收拾行李，上京去也。”雨林闻之喜曰：“弟虽有才，但四海之内，有才者不知多少，如何就得中选？”王非仙曰：“有志者事竟成，不必自惰志气。”至次日，雨林辞了众友，众人都到寓中来看。王家修曰：“与兄方契合，倏又别去，恨相见的迟，怨归去的早，何苦如之？”朱之潢曰：“求功名乃是大事，何必恋恋。但雨林兄年幼，更得一人同行方好。”王非仙曰：“我同他前去，何如？”众曰：“得王兄同去，我等放心矣。”遂各出赠仪曰：“明日送别处恭候了。”不知雨林同非仙此一去何如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献真才赴考到客台

赐衣锦荣归过故里

求贤良，莫商量，惟将奇才献君王。不负男儿志气昂，默告穹苍、默告穹苍，指曰教眉舒气扬。衣锦光，姓字香，高车驷马返故乡。笙簧鼓吹闹门墙，喜见爹娘、喜见爹娘，方显得有用文章。

右调《忆多娇》

却说雨林次曰，同王非仙各觅牲口，收拾琴书剑佩，自荆州起程。正值暮春天气，道上杨花扑面。红雨满空，正是动人离愁光景。行至十五里龙北桥上，只见众友在此等候饯别。遂下了马，裊草而坐，斟上酒来。朱之潢曰：“乐莫乐兮聚相欢，悲莫悲兮生离别。弟等与兄盘桓未几，又唱骊驹，教人何以为情？”商紫垣曰：“兄此一去，定中青钱之选。取青紫如拾芥耳。但古人云：‘一贵一贱，乃见交情。’乘车戴笠之言，愿兄无忘。”又斟上酒。王家修曰：“劝兄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我亦在此旅寓，独守孤灯，得兄共相盘桓，顿觉乐以忘忧，不知身在他乡。今一旦言别，寸心如割。自此以后

，如东坡所云：‘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’握手谈心，不知更在何日也？”言罢泪下。雨林曰：“此行弟非得已，只为世人俗眼，不做官难回故里。今一旦与众知己言别，柔肠真断矣。我今与兄各画扇柄，题江堤新柳诗一首于上，不惟弟去后，兄等见扇如见弟，亦以为他日相会之一券也。”乃取扇出来，每人赠送。一面画山水甚巧，一面写诗，诗曰：

细柳营前柳色鲜，长丝嫩绿垂江边。
未飞白雪挹朝露，先拖黄金映晓烟。
陌路摇风伤别日，渭城带雨消魂天。
依依频入征人赋，牵动离愁情黯然。

众人看毕致谢。朱之潢曰：“古人云：‘黯然消魂者，惟别而已矣。’吾辈未免有情，谁能遣此？请各赋诗以赠别。”朱之潢乃作诗曰：

客中送客难为情，今日伤心在楚城。
君去燕台市骏骨，我留郢邸守寒檠。
魂消黯黯江边雨，肠断声声树上莺。
从此龙桥相别后，一灯孤影梦难成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客中送客，千古伤心，吾兄写尽矣。”商紫垣乃作诗送之曰：

相逢相伴在军前，一旦离兮各异天。
江汉无情摧去棹，澜浪有恨滞归鞭。
传杯敲韵知何日，把臂谈心在甚年。
惜别潸潸频落泪，骊驹歌罢不成咽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分别之苦，情见乎词矣。”王家修乃作绝句以送之曰：
一曰三秋思已深，思深祇向梦中寻。
愿将梦境成真境，万里关山五夜心。

吟毕，又酌上酒。雨林曰：“小弟力不胜酒了，还要行路。”遂起与众友共揖，作别曰：“常蒙过爱，又承远送，此情此意，当铭佩终身矣。倘天从人愿，后会正自有期也。”众人犹恋恋不忍言别，挽手步送。王非仙曰：“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”遂止了众友，令牵马来。二人上马曰：“多谢诸兄盛情。”众友曰：“前途保重。”二人前行几步，又勒马回顾。正是马行十步九回头的光景。王家修等不胜徘徊，伫立而望，又登高处望之，直到望不见了，三人方抑郁而回。

却说钱雨林与王非仙一路行来，饥食渴饮，夜宿晓行，到处游山玩景，吊古论今。南阳游了卧龙岗旧县，谒了光武庙，都有诗句，不能悉记。一日至河南荥泽，渡黄河上船，二人联诗。王非仙曰：“黄河之水本穹苍，”雨林曰

：“亘古流今昼夜忙。”吟了两句，忽至中流，风浪大作，众人惊惶。钱雨林记前梦中之言，即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忽风平浪静，已过此岸，曰尚未午。非仙曰：“今日冒风波之险，如今斜阳幸无事，当沽酒听渔歌矣，不必前去。”遂寻一柳阴树歇下，两人对斟。正欲寻题拈韵，忽见白燕一双，上下飞舞。雨林曰：“前看《平山冷燕》，其中白燕诗尽好，以为无人再赓。我二人今日，亦以白燕为题，各作一首，看比旧诗何如？”非仙曰：“正是。”乃吟曰：

乌衣队里自成行，今日如何换缟裳？
春冷疑蒙遍体雪，晓寒似带一身霜。
银河飞过惟留影，玉宇栖来不见翔。
卸尽铅华独淡素，羞妆浓艳到昭阳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字字是白燕，无一闲句，足堪压倒元白矣。”雨林乃吟曰：

皎皎丰姿淡淡妆，乌衣更拟雪衣娘。
梨花过处浑同色，阆苑飞来觉有光。
映水还疑灌素魄，迎风想见舞霓裳。
夜深明月照虚室，白壁双双绕画梁。

吟毕，非仙曰：“字字清新，更字字贴切，若山、冷二小姐在今日，当不许平如衡、燕白颌矣。”遂大醉而寝。次日起程，不几日至彰德。雨林曰：“闻其地有铜雀台，愿同往游。”非仙曰：“止登高望之可也。”乃共上高处，望铜雀台。非仙曰：“予作诗一首，兄可和之。”乃吟曰：

铜雀荒台一望秋，奸雄堪恨亦堪愁。
登高作赋怀真壮，卖履分香气尽休。
当日二乔空未锁，于今三国总成丘。
霸王事业都灰尽，惟有无情漳水流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此诗若令曹瞒读之，亦自点头矣。”乃依原韵和之曰：
断草荒台四野秋，行人遥望亦添愁。
一棺数冢终何用，百战三分尚未休。
东汉山河才到手，西陵风雨又临丘。
当年歌舞彩云散，瓦冷碑残水自流。

吟毕，非仙曰：“此作令阿瞒读之，亦当猛然惊醒矣。”

二人到店中，次日就道，不几日至北京。进了彰仪门，在报国寺西，后方丈海棠院内歇下。当春夏之交，海棠盛开，城中大老，多有置酒来看花的，常无虚日。雨林二人，次日早起，见海棠前后四株，枝叶茂盛，花开烂漫，二人

旁坐，酌酒玩赏。雨林曰：“此僧院海棠，比别不同，我二人正可和诗。不然令名花笑人无才矣。”非仙曰：“正是此花极品。但有二恨，一恨无香，二恨当年杜少陵因母名无诗。”雨林曰：“今日在僧院，也有香了，子美无诗，我二人补之，二恨可俱释矣。”非仙曰：“好议论。”乃吟曰：

古刹春风见海棠，无香却惹旃檀香。

当年料伴笑拈手，今日应开散彩场。

曾向唐官爱醉睡，犹来萧寺献新妆。

欲知色色空空理，花老胭脂谢去茫。

吟毕，雨林曰：“字字是僧院海棠，方不是单吟海棠矣。”乃别韵和曰：

梵王宫里海棠开，疑是天边乱坠来。

羞与君妃斗色艳，悟从佛子绽怀胎。

鲜妍赶赴优昙会，偏反陪翻贝叶回。

客邸寻春频看赏，此身似傍雨花台。

吟毕，非仙亦加称赏。此时天气大暑，雨林曰：“须待新秋，方好投见春官。”因此曰在寺中，又到西山游玩避暑。至来青轩中坐下，忽闻树头新莺，两两三三鸣叫。非仙曰：“可将古寺闻莺为题和诗。”乃吟曰：

古寺萧条客邸情，静中忽尔听流莺。

上林不借一枝宿，梵刹何劳百啭声。

鹰隼相催宜守默，豺狼当道莫争鸣。

天空海阔须高举，乔木未如幽谷清。

吟毕，雨林赏叹。乃依原韵和之曰：

天涯正自恼离情，何事搅人报啼莺。

剑翼建章不锻翼，空声琳宇却传声。

倦飞岂学寒蝉笑，知止非同伏马鸣。

游客一闻猛省悟，箜篌月下一般清。

吟毕，非仙亦加称赏。非仙诗兴不已，又和一首诗曰：

兰若凄凉最感情，松阴深处唤花莺。

离群风冷全无定，绕树月寒偏有声。

枳棘耻逐燕雀队，梧桐愧侣凤凰鸣。

愁音似对愁人听，惊转南柯午梦清。

吟毕，雨林称赏，乃同归寺。不觉大火西流，金风渐至，又到孟秋天气，二人又联诗曰：

大火西流音又商，（非仙）梧桐一叶报秋凉。（雨林）

倏惊节气频年换，（非仙）还叹浮生竟日忙。（雨林）

宦邸烽烟魂欲断，（非仙）故园松菊梦犹荒。（雨林）
愁来且尽杯中物，（非仙）漫付离思易水旁。（雨林）
吟毕，共酌。

七月初三日，雨林赴部报呈。出示本月十五日听考。至日，钱雨林赴部入考。大宗伯曰：“举子会试，都考八股，似属套格。你今日自负有才，吾知非八股中论长短者也。今不考八股，上拟诗题三个，限你立刻作诗三首，方见有才。”雨林曰：“愿领教。”大宗伯乃拟题，一个是：

刘阮入天台遇仙女（限横字）

钱雨林打一躬，即吟曰：

迷路天台云色横，胡麻香处美人迎。
山中啼鸟声声粹，洞口飞花点点明。
笑捧霞觞浹洽意，乐偕鸳侣殷勤情。
眼前风景虽堪爱，只是思乡梦不成。
吟毕，大宗伯又拟第二个题。是：

仙女送刘阮出洞归（限还字）

雨林又打一躬，应声吟曰：

欲去送君出洞还，相传好事到人间。
千秋奇遇难分手，三月良缘愁别颜。
离恨真如柯梦幻，销魂惟听涧流爱。
徘徊相送频瞻顾，只恐重来空有山。
吟毕，大宗伯又拟第三个题，是：

刘阮复到天台不见仙女（限游字）

雨林又打一躬，即吟曰：

再去天台访旧游，还思重话作风流。
岂知云雾埋幽径，谁料烟霞隐洞楼。
相别无几不记日，隔离已是永千秋。
低徊惆怅难寻觅，流水落花空惹愁。

吟毕，大宗伯曰：“我再出一对，你对。”雨林曰：“愿领教。”宗伯乃念对云：

新月挂碧天，金钩斜挑锦帐。

雨林应声对曰：

寒露浮荷叶，珍珠乱滚翠盘。

吟毕，大宗伯曰：“对得巧。且三诗俱佳，有唐人风味，真才子也。我今送名到吏部，指日受职，你静听便是。”

雨林回至寺中，与非仙备言所考的事。非仙曰：“若有书可读，不怕无官可做，今日方知文章有用矣。吾兄恭喜，指曰为新贵人，但勿易初心可耳。”雨林大笑。二人在寺中，终日谈笑，吟诗作对。至八月十三日夜，月下共酌。雨林曰：“平分一轮秋色满，常伴银河万里明。中秋已近，吾二人月下看月可也。”月下共饮，忽见明月如镜，四围五色，光气可爱。雨林曰：“此何祥瑞？”非仙曰：“此乃月华，国家文明之象。见之者大吉。今吾与兄见此，不可无诗以志喜。”乃共联诗云：

烽烟指日靖沅湘，（非仙）兵气销为皓月光。（雨林）

龙女散花绕玉镜，（非仙）天孙濯锦映霓裳。（雨林）

赤黄瑞现冰轮里，（非仙）绿红辉呈兔魄旁。（雨林）

更喜中秋前两夜，（非仙）先开五色桂花香。（雨林）

吟毕，共酌，尽兴方休。至中秋又酌大醉，有诗不能记述。至二十四日出序，二十五日大选。钱之继在金水桥边，应名掣签，掣出浙江杭州府推官。大喜回来。非仙曰：“恭喜、恭喜！”雨林曰：“不喜别的，吾喜杭州上任，从苏州过，可以定省父母。”至次日，领了文凭，拜客已毕，乃写票一张，发去杭州，令马夫迎接扬州等候。又写家书一封捎去，看定十月初三日起程。一日王非仙曰：“吾陪兄到京，兄之功名已成就了。我前所推算的不差，我欲仍往荆州，意要先兄而行。”雨林曰：“承兄厚爱，未得酬报，正欲同到杭州，共享富贵。何遽然要去？”非仙曰：“我亦自有功名，但待时耳。人生有合亦有离，我明日就要行，兄可与诸友修书。”雨林知非仙去志已定，不可挽留。乃排席送行，叫鹤宵班戏。王非仙点《同窗记》，乃是梁山伯祝英台的传奇。唱完酒散，二人谈心，夜分乃寐。次日非仙起程，雨林送至芦沟桥西，洒泪言曰：“弟自江州遇兄，凡事提携到今，弟方得蜗名，兄即言别。古人所谓黯然魂消者，当更过之。不知再晤在何年也？”非仙亦含泪曰：“与兄一见，倾盖如故，今兄已成名。人世上离多合少，后会当自有期，不必恋恋作儿女之态。”雨林乃出与王家修诸友书，非仙收了。雨林曰：“吾兄此行，能无一言以教我乎？”非仙曰：“子今初登仕版，只时时体贴‘清慎勤缓’四字足矣。”雨林曰：“清慎勤三字奉教，但缓之一字未解。”非仙曰：“你思天下的事，那一件不从忙中错了。况你今职司明刑，更要宽缓，得情则矜，方无覆盆之冤矣。”雨林曰：“谨奉教，望兄前途保重。”非仙乃上马曰：“请了，承兄远送，铭刻五内了。”雨林徘徊瞻望，良久乃回。至十月初三日起了程，不日到扬州。杭州人夫门子、书办、皂快，轿夫俱接到了。雨林曰：“须走水路，要用旗帜吹响在前。”一路道处，官府拜谒，送下程，大非昔比。按下不提。

却说钱雨林父母并妻，自雨林去后，三年不见信音，终日思念，打卦问卜

。一曰正思念间，忽走报的几人到家，取出报单。上写新铨浙江杭州府推官钱之继，江南徽州府人，原籍苏州。居先不信曰：“吾儿浪迹江湖，未曾入场，从何得官？”正攘闹间，忽雨林家书报到，父母视之，方知其详。乃赏报子银三十两。又欠了四十两。次曰长州县知道，送鼓乐上门。亲戚朋友，曰曰拜贺。

却说雨林去后，弟菊生，取名之绪，年已十四，读书入泮。是日对父母曰：“我兄书言十月初三日起程，今将月尽，可到来的时节。父母在家答应宾客，我往前迎一程去。”父母曰：“正是。”是日去了，迎至无锡县地方，正见上流舟中，吹响而来。问之，乃杭州新四爷船。之绪即跳上船来，拜见哥哥。雨林曰：“别吾弟三年，不觉已长成汉子了。”之绪曰：“弟托哥哥洪福，今年已游泮矣。”雨林大喜曰：“吾从异路成名，终非正觉。汝今入泮，指曰木天翰馆，自是有分，胜我多矣。但我去后，不知父母并妻，安否何如？”之绪曰：“托天默佑，俱觉平安。”又问万典之可告状否？之绪曰：“见你去了，他也未曾递状。”雨林曰：“汝唤何名号？”之绪曰：“田先生取名之绪，未有号。”雨林曰：“我即与你起号，叫做雨苍。”二人叙毕，船中坐下，叙些家常闲话。次曰已近江岸。下船之处，见田先生与柳长卿、梅含香都在此相迎，白加色也在。雨林乃揖田先生曰：“弟子前因去忙，未辞先生，至今抱歉，未获负荆。”田左人曰：“吾子献诗金门，中选青钱，与古之博学宏词科，可以过之。可谓有耀门墙，学生借光多矣。”雨林又揖柳、梅二生曰：“前承二兄厚赠，寸心耿耿，千金之报，正在今日矣。”二生曰：“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？今兄衣锦还乡，足为吾辈吐气，令守钱奴亦知吾辈文章有用矣。”白雁鸿曰：“前不知兄远去，未曾相送，负罪多矣。”雨林他顾不答。田左人附耳言曰：“你今为大人的，当宏相度，不可记旧恨。”雨林转答曰：“前因去急，未暇辞兄，弟之罪也。我二人订盟，何区区在形迹之间。”众人话毕，田左人曰：“汝今到家多事，我等也再不来看了。待你稍闲，同邀郊外一游，少叙闲话耳。”雨林致谢曰：“今蒙远迎，已不取当，何劳再邀游乎？”遂别众友，先自上轿。此时本地吹响，亦接来了。笙簧鼓乐，伞扇旗帜，摆列前道，累路亲戚迎接者，不记其数。雨林叹曰：“苏季子有云：”贫贱则父母弗子，富贵则亲戚畏惧。‘人生世上，富贵功名，盖可忽乎哉？斯言信矣。’半日到家，拜见父母，悲喜交集。父母曰：”我儿一去三年，我老两口日夜思想，望穿两目。谁知你今日衣锦荣归，与父母争光，实天地祖宗之默佑也。”雨林曰：“儿出外三年，望白云以兴思，怅来稔以何年。不孝之罪，久违定省。今幸荣父母之教训，祖宗之积德，侥幸荣归，得见双亲未老时，似与古人风本遗恨者过之矣。”父母曰：“你远路劳苦，可入房憩息、用饭。”雨

林入房，妻程氏拜曰：“夫君万安。”雨林曰：“贤妻万安，我前典你首饰衣服，今当还你以凤冠霞帔矣。我父母赖你奉养，礼当拜谢。”程氏曰：“奉侍父母，妇道之常，何劳致谢。但自夫君去后，一曰三秋，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。不知夫君亦念我衾寒枕冷乎？”雨林曰：“那得不念，但功名未就，不能早归。今一旦侥幸，夫荣妻贵，只可说相见之喜，再不必提相别之苦了。”言毕用饭。雨林又到父母前，说了一回闲话，又与弟说了几句话。乃入房与程氏曰：“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？”乃就寝，叙夫妇之情。次曰早起，地方公祖父母，俱都往来拜贺。宾客盈门，闹了数曰，竟不暇问及宵娘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游虎丘还魂完夙债

赴杭州挟家享清福

记前时旧事，此地会神仙。向月砌云阶，又寻翠袖来，拾花钿还魂了却前债，羨一场春梦再团圆。净瓶频洒甘露，杨柳一滴生天。苏杭两处景依然，孤山草芊芊。愿急流勇退，东皋舒啸，西湖放船。双双美人金屋贮，更喜椿萱齐大年。终朝登山临水，镇曰花边柳边。

右调《木兰花》

却说钱雨林几曰匆忙，忽一夜梦见万宵娘，姗姗而来，钱雨林曰：“吾自一见郎君之后，思慕而死。幸蒙观音大士，饮以杨枝水，其尸不坏，寄魂风流院中，待汝还魂，以了前缘。汝今一旦做官，数曰以来，全不记忆于我，何薄情如此也？汝可急到虎丘，同我父母启棺。在山门杨柳树下拜祷，以净碗承之，自有甘露滴下。可润我七窍，以余灌入口中，自然还魂矣。切记、切记！不可再缓，我去与父母托梦可也。”雨林方欲再问，忽然惊觉，与妻言之。妻曰：“还魂之事，古来亦有，但今已三年，未知能还魂否？”说话之间，东方明矣。雨林方净面，忽报万典之夫妻来看，雨林出见。万典之下拜曰：“前者老夫肉眼，不识贵人，多有得罪，望乞海涵。今曰一来致贺，二来有奇梦报知。我夫妻二人，昨夜同梦亡女，他说与你有夙缘，教我同你启棺，求杨枝水灌之，自然还魂，不知果有此事否？”雨林急言曰：“我昨夜也是此梦，说的话一样，料也有此奇事，如当年《牡丹亭》的杜丽娘，《孤山梦》的小青了。可就同去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木易婆也来了，拜雨林曰：“老身一向搬桃花坞住居，昨闻钱大人得了官来，方欲拜喜，忽夜梦见万小姐语我曰：‘我今曰还魂，你可到虎丘一看。’故急急前来。”雨林、典之益觉发奇，遂各出门上马。雨林父亦同去，留弟雨苍在家候客。一路而来，正是仲春天气，风和曰丽，柳绿花红。雨林也无心观景，竟奔虎丘观音殿上，参了菩萨，拜了圣贤。众人同到殿旁

，见宵娘棺木俨然，香气袭人。雨林曰：“万老夫妻，可向前开棺。”万典之曰：“律上开棺有罪，老夫未敢轻动。”雨林曰：“有我在此，就官府知道，我也可讲得了他。急开、急开！”万典之遂取斧去钉，夫妻抬过盖子，只见宵娘面不改色，容颜如生，似一个春睡的美人一般。夫妻涕哭。众人曰：“且不必哭，看此光景，还魂已有八九分了。即可相见，何用涕哭？可急往山门外拜祷，求甘露来。”万典之曰：“老夫何以感格得神明，还是钱大人拜求方好。”众人曰：“说得有理。”钱雨林乃肃衣冠，净手焚香。走至山门外，见一株大柳树，正才发嫩叶，黄金拖地。雨林乃深深拜下，默祷几句。万典之将白玉碗承之。忽见杨柳枝上，疑几点白露，雨林再三拜求，口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念到六七遍上，其露滴入碗中。在树上不过如珠大的两三点儿，滴入碗中便成多半碗。雨林捧进山门，到了棺前，万典之曰：“就望大人洒之。”雨林乃拈水，先润宵娘的两目，后润两耳及鼻孔，然后以剩下的，令万典之妻同木易婆扶起宵娘，将口扳开，将半碗露水，齐灌下去。良久，忽见宵娘口中，出一口冷气，其目遂开。再候一会，不见说话，万典之夫妻，又哭起来。众曰：“他方还魂，不可嚎啕，恐惊散了真魂。如今他未饮阳间之食，如何说得话？急将米汤取些灌下去。”却说寺中僧人，都在此看，一闻此言，即跑去取米汤，茶来。又灌虎丘茶半盏，再灌米汤半碗。宵娘看见父母，忽失声叫曰：“爹娘、爹娘，儿死了三年，不意今日重相见也。”又指众人令退。父母曰：“此是钱大人，今已做官，与你有缘，欲成秦晋，以偕伉俪，何故亦令退去？”宵娘乃出棺言曰：“钱郎之缘，我在风流院中，观音大士与我说明。今日还魂，全为此一段姻缘未了耳，安得再有别议？但我方转阳世，阴气未退，且六礼未行，媒妁未通，若就跟他去，不说夙世有缘。反是桑间濮上了。我今回父母家将息，止令木易婆随去，同母先行，父亲等可后来。钱郎归家，可通媒具礼。待三月三日，原是我与你初遇的日子，回到那一日亲迎成亲，方是大理。”众人曰：“小姐一还人世，便如此整密，真有仙风道骨者也。”宵娘言毕，父觅轿令妻同木易婆先去。乃向前拜谢雨林父子曰：“若非钱大人夙缘，我女何得还魂？礼当拜谢。”钱居先曰：“老亲家你说那里话，如今指曰成亲，你就是他泰山母丈了，如何拜他，且还称他大人？”众人曰：“此说有理。”遂辞谢众僧。雨林舍银三十两，以酬看守棺木之劳，又舍银五十两，令重修观音大士殿，金装神像，乃取笔题对一联，以志菩萨灵感。对曰：

空蕴何从，只自在无言可说；坐来月冷三摩，疑是半林寒紫。

寻声莫定，但群生有感即通，拈起心开五夜，悠然一朵馥青。

姑苏弟子之继浣手敬献

题毕，众人曰：“好对，好对。”雨林曰：“今日真如小青诗云：‘愿将

一滴杨枝水，洒作人间并蒂莲’。”茶罢，辞僧众人归去。

不说宵娘到家，培养精神。却说雨林家中，闻知此事，大家惊喜。只是程氏心中不悦，恐夺所爱。然奇此一事，却也无言。次曰雨林仍叫木易婆为女妯，又请田先生同柳、梅二生为男媒，往万家行了聘礼。却说此事惊动一府各公祖，又上门拜喜。渐至三月三日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正是桃夭佳期。雨林乃备鸳鸯夜月销金帐，孔雀春风软玉屏。顶戴、补服、朱衣，乘轿亲迎。鼓吹至万家门首，万钟迎入，行礼毕，请新人上轿。喜儿出曰：“小姐索催妆诗。”雨林曰：“不必别吟，只将观音大士前昔小姐所念小青的诗，改几字便了。”乃改曰：

昔叩慈云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

已将一滴杨枝水，洒作人间并蒂莲。

写毕，付喜儿传入小姐看了曰：“只改了两个字，妙不可言。一者感观音之恩，二者志初梦之事，三者见相遇之奇，四者合今日之花烛，妙、妙！”乃上轿。迎至家中，拜天地祖宗及父母毕，入房中。是日庭上许多亲朋，都来相贺，亦看奇事。雨林大排筵席，用两班戏。一班唱的是《牡丹亭》柳梦梅、杜丽娘的还魂记。一班唱的是《孤山梦》舒心谈、小青的还魂记。大吹大擂的吃酒，至掌灯后方散。是夜程氏另宿一房，未免有寂寞更长之意。雨林乃入房中，吃了合卺杯，花烛之盛，也不暇多言。两人入帐，如久旱遇霖，渴鱼得水，成了夫妻之事。有词一阕，单道此夜好处。词曰：

烛影红摇，看天上双星，玉漏迢迢。卸却翠钿，解开裙腰，芙蓉帐里人年少。喜新婚燕尔，揉弄出百媚千娇。两情浓，几点猩红，魂散魄消。今日成就小天桃，饱餐秀色，恋情不了。恼恨晨鸡，只恐来窗前报晓。漫道一刻金，绝胜填桥。俏语低声，且收云散雨，明夜重交。

右调《春从天上来》

次日起来，拜了父母，宵娘与程氏相见，彼此谦让。程氏曰：“小姐乃夙世姻缘，又是菩萨为媒，还魂成亲，古今有几？应宜居长。妾甘拜下风。”宵娘曰：“姐姐乃先归正配，妾不过一钟情佳人，又还魂成亲，事涉鬼怪，情愿居次，以执小星之仪。”二人相让不已。雨林曰：“你二人只序年齿，以姊妹相处可也，不必提妻妾二字。”二人遂各说年庚，程氏长一岁，宵娘遂叫程氏为姐姐，程氏遂叫宵娘为妹妹，彼此拜了。家中日日寒食，夜夜元宵。一日雨林唤木易婆酬银十两，又与衣服几套。又使人与田先生答礼四十金。与柳、梅二人，各酬百金。事已完毕，请万典之夫妻到家曰：“岳父母今可搬至我家中，指曰杭州上任，好同去也。”万典之依了，即曰搬来。雨林乃谓父母曰：“凭限四月上任，今已三月中旬了。二十日建日出行，可以收拾，阖家同去

。四月初三开曰上官，可以到任。我今要去辞各公祖并田先生，众亲友。”说罢饭毕，乃出去辞人。

却说田左人等，见雨林辞了，乃约柳、梅二生同白生，四人商议曰：“钱雨林今要上任去，我等未尽一情。明曰可在城外馆娃宫排酒，每人奉金三两。他如今做官的体面，不比从前也，须要叫戏唱。”柳长卿曰：“若要叫戏，今有新自京回来的鹤宵班好戏，可就叫他。”说毕各出奉金。白雁鸿曰：“你们，他各送厚礼，我只得他送了两袋息香，一包香茶，两匣肥皂，也要一般出钱？”田左人曰：“他到任后，苏杭相去不远，你抽丰一次，就把几百金来了，今曰乃吝此三两银乎？”白雁鸿只得也出了。众人曰：“不必具帖，明曰我众人亲去邀他便了。”遂使人向馆娃宫安排停当。次曰四人各乘马，同到雨林家中。雨林出见，茶罢，田先生曰：“前曰多承厚赐，未得致谢。今要赴任，又得此奇婚，我四人在馆娃宫，聊备薄酌。一者贺喜，二者饯行，三者今曰暮春天气，我等寻花问柳，取乐一番。未曾具帖，特来亲邀同行，何如？”雨林曰：“多承盛情，何以克当，弟子就去。但恐先生等未用早饭。”即命家中具饭出来。白雁鸿曰：“真是官宦人家，一说便有了。”雨林曰：“不过杀鸡为黍，有何敬献？”吃毕，众人出门，见雨林人夫轿伞，伺候出游。梅含香曰：“我等先去，钱兄好乘轿而来，不失官体。”雨林曰：“我也不用轿，只带门子二名，皂快二人，乘马同行。”出了城门，一路观景，你说我笑，不觉已到馆娃宫。下了马，让雨林先行到内，各处游毕，乃就席。雨林再三谦让，乃与田先生作揖告席，方坐首席。柳、梅二生坐主席。田左人因师弟之分，雨林避席难坐，反坐旁席，白雁鸿因陪他也坐旁席，坐定斟酒，戏子正生、正旦呈戏单，雨林熟视曰：“你二人莫非鹤宵班邹生、程旦乎？前在京中，如何又到此？”正旦曰：“老爷前来，我等随后也来。”雨林曰：“你等俱是苏州人也，是乡亲不必叩头，掌板的坐下唱。”遂点《金印记》苏秦衣锦还乡的故事。盖取世态炎凉之意也。唱起来，大家饮乐。正是开琼筵以生花，飞羽觞而醉月，大饮大嚼，俱各忘怀。戏已唱完，人散了席，遂散坐谈饮。雨林与戏子赏银十两，令邹生、程旦也陪坐饮酒。饮得兴酣，田左人曰：“今曰之乐，不可无诗，雨林可以赋之。”雨林曰：“弟子自侥幸后，曰在纷闹场中，推敲二字，竟似忘了。即勉强而成，亦恐无惊人佳句矣。还是先生与众兄唱和何如？”田左人曰：“谚云：官大好吟诗。我等虽吟出极好的诗，却无你的官。寒酸之诗，人多吹毛求疵，反见笑了。今曰须你留几字，方令胜游生色。”柳、梅二生曰：“说的极是，钱兄不必吝教了。”雨林曰：“也罢，不必作诗，只以馆娃宫为题，作一词何如？”众曰：“更妙。”乃作词曰：

勾吴胜曰，于越归朝，繁花歌舞难名。妖冶西施，君王宠爱偏深。夫差一

时豪杰，岂不知倾国倾城。也只恐佳人难再，辜负生平。馆娃尚余荒趾，见颓垣断井，几度沉吟。漫道沼国，策奇哲妇阴谋。春秋列侯俱尽，岂皆因女祸相寻。风流事，让英雄独占多情。

右调《声声慢》

雨林题毕，众人曰：“造词寄意俱佳。西子有灵，当入梦以谢知己矣。”田左人曰：“不但为西子白冤，亦足为夫差洗羞，真可谓黄绢幼妇之词矣。”说毕又互相劝酬，共饮大醉。曰已衔山，雨林先告归。次后众友算账毕，亦各归。

却说雨林到家，见了父母、小弟，回到宵娘房中，将今日所作的词，令看曰：“我一向闻你有才，那日考我之时，只见你中秋前一夕诗一首，略窥一斑。不知汝亦能作词否？可将此词和之。”宵娘曰：“妾也不能和此。但前在风流院中，思君所作的词，今为君写出一看。”乃取纸笔写之。词曰：

彩凤分群，文鸳失侣，红云路闻天台。旧时院落，画栋积尘埃。漫有玉京离燕，向东风似诉悲哀。主人去，卷帘恩重，空屋亦归来。泾河憔悴，女不逢春，柳毅书信难裁。叹金钗脱股，宝镜离台。万里潇湘人去也，甚日重回？丁香树，含花到老，肯傍别人开。

右调《满庭芳》

轻轻一别两三秋，人到郎回湘水头。不把半行修，庭前霜叶盈阶、使人愁。欲排闺闷强登楼，尘满金猊香未收，刚去控双钩，鸳鸯对浴清池、不禁羞。

右调《菊花新》

孤灯夜雨，空把青年误，楼外青山无数，隔不断新愁来路。乐事于今已半虚，阳台有欢梦难做。叹楚楚蜉蝣，飘飘蝴蝶，也算春风一度。

右调《簇御林》

一对关关好逑，在河洲。猛地渔人惊棹，起离愁。

嗟云散，叹月缺，泪难收。无那夕阳西去，水东流。

右调《相见欢》

写毕，雨林看了，大加称赏曰：“名下无虚，良不诬也。虽朱淑贞、李易安，何以过之？”乃寝。次日差人谢了席，终曰收拾起程的事。忙了几天，已到二十日。乃令父母偕弟同万典之夫妻，并程氏宵娘喜儿等，先上船去。雨林次后出城上船，见各公祖众亲友送行，一一完毕。又见田先生四人，道旁相送，田左人曰：“此一别又不知何日相会？”雨林曰：“弟子到任后，即差人请先生同柳兄梅兄并白兄，同来敝任。一者得以朝夕承教，二者可以共游西湖，行当扫榻以待。”众人曰：“若承不弃贫贱之交。自当同来，观兄政治耳。”遂饮三杯，别了众友。不几日到杭州，已是四月初三。上任完毕，会了同

寮，谒庙放告，为政清廉，治讼明断。退食之馀，即与宵娘和吟。后将田左人迎至任中，厚待回来。田在中与柳长卿、梅含香后来都中了，会过俱为显官。白加色因抽丰银，也纳了监，做了个县丞。雨林在任五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姓爱戴。作歌曰：“姓钱不爱钱，好个钱青天。”一曰报到，行取了科道。忽一夜梦观音大士示以“急流勇退”四字。雨林醒来，大悟。乃语程氏与宵娘曰：“夜梦菩萨见示，我心大悟。人生何必大官？不过多得几钱耳。古人云：‘相逢尽道做官好，林下何曾见一人。’又曰：‘万两黄金不为贵，一家安乐值钱多。’我今要告终养了。”宵娘曰：“夫君年力精壮，正可做官，何生此意？”雨林曰：“做官犹如一班戏，人世一场春戏耳。如我与你，前在梦中相会，梦固是醒。今曰还魂应梦，醒亦是梦。梦固是醒，则空即是色；醒亦是梦。则色即是空矣。醒醒、梦梦，色色、空空，我今已悟了。况宦海茫茫，若不回头到岸，直到黑风四起，波浪大作，那时晚矣。古人云：‘得意浓时休进步，须防事情多反覆。’何必直到酒阑人散，漏尽钟鸣，那时恐跳不出圈儿了。”乃又与父母言知，即曰申文，以告终养。上司准了，即曰解任，也不回苏州去，曰：“人生总在乾坤内，到处是吾家。”就在孤山之下，造起住宅。高明爽垲，背山临水。又起书房一所，花园一所。多栽奇花异草，垒石成山，引水为池。四时有不谢之花，八节有长春之景。乃谓宵娘曰：“孤山原是我与你前世所在地，今又在此，何乐如之！”或请父母、岳父母同游，则戏斑衣之舞。或挟程氏与宵娘，则效于飞之乐。闲时又寻访朋友，常在西湖去游。真逍遥快乐，足称山中宰相，烟火神仙矣。享了半世清福，后程氏生二子，宵娘生一子，应了王非仙三子之言。三子亦读书成名。弟雨苍中选，为显官。一家快乐，终其天年云。

诗曰：

万事从来梦里游，忙忙镇曰苦难休。
情系牵扯何时了，宦海沉沦不自由。
夕鼓晨钟朝又暮，闲花野草春还秋。
空空色色谁能悟，大梦惊回只点头。